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四十二第

上海
圖書館

說小會社

史 賊

下 卷

海 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洋裝
一册

通 俗 新 尺 牘

定價
八角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七精印小本一厚册并附郵政

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訂 新 撰 普 通 尺 牘

二册 附詳解一册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訂 新 撰 商 業 尺 牘

二册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訂 新 撰 學 生 尺 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訂 新 撰 女 子 尺 牘

二册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為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賊史卷下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

千禧年中國史一

閩縣林 紆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二十八章

路中沙克司狂奔。回頭斥追狗曰。惡物敢爾。吾苟得汝者。將立折爾項。語時尙背倭利物。遂置此孺子於膝少休。則回首顧追者。然天色沈黑。亦不之辨。但聞追者狂呼於後。而村狗亦四應而噪。而託貝已先行而去。沙克司曰。汝無膽。胡不待我。託貝聞呼立止。防其出槍狙擊。沙克司曰。汝歸爲我助鼻孺子。託貝不悅。則徐步就沙克司。沙克司曰。汝胡不前。即寘倭利物於澗溝之內。出手槍言曰。汝敢戲我。我將贈爾以此。然追者已近。沙克司迴首已見有人越籬落而進。兩大狗爲道。託貝曰。沙克司已矣。且置此子自全其命。語已復奔。自計受沙克司不必命中之槍。勝於爲追騎所得。沙克司倉皇以領巾覆倭利物。縱身出籬而逃。時追者之後勁。有人呼狗曰。歸矣。

勿迹窮寇。此狗亦憚行。聞呼卽返。追者可三人聚而商議。三者皆肥。其最肥者言曰。我之命令不如歸也。其次肥者言曰。旣密司忒極而司爲是律令。吾當力贊其美。喘息中極鞠躬示敬。蓋天下懾服於人之人。匪不恭也。其第三人曰。我亦不敢自豎一議。次肥者曰。然吾輩自宜聽命密司忒極而司之言。烏敢不承語時。齒震震有聲。極而司曰。白立忒而汝恐乎。白立忒而曰。吾何敢恐。極而司曰。汝恐無疑。白立忒而曰。密司忒極而司妄矣。極而司曰。汝言不恐卽亦妄語。此二人之爭。挑釁者實爲極而司。極而司之挑釁者。蓋出令而不自承。恨二人委責其身。故怒而挑釁。惟此第三人忽發一語。爭端遂釋。言曰。二君勿爭。實則三人均恐也。然三人中極而司之顏色最慘。白及聞第三人言。則曰。汝言殆自文其過。第三人曰。我固恐。凡人當此身與盜格。惡能不懾。我直自承不諱。白立忒而亦曰。我今亦自承。第不能衝口而發耳。自此二人咸自檢舉。極而司亦曰。吾亦良肖。二君於是三人前。愴盡釋。緩步而歸。道中極而司曰。吾初起時。胡以膽力翹壯。殆血熱也。當時吾幾欲得盜而致之死。二人同聲曰。

吾亦云然。今茲熱血靜矣。故怯。三人復議曰。胡以膽力之猝起。猝落。乃不知其故。極而司曰。或近籬。次熱血始退。吾但覺一近籬。扉熱血已猝然而冷。此二人亦曰。此語正同。吾二人亦咸如是。三人既議爲籬所沮。心同意合。外史氏曰。三人之言當也。其始未見盜。故雄近籬。知盜所在。故怯。常理也。此三人中。前二人爲開門縱槍之人。第三人則爲補缸之匠。依其宇下。聞呼起助捉賊。極而司爲此巨室老命婦紀綱之僕。白立忒而則爲下走之傭。自少已至命婦之家。舉家至今仍以爲穉實則白立忒而爲年三十矣。此時三人堅聚而行。故揚其聲以警盜。每遇風撼林葉。則必狼顧。既至大樹之下。取燈以執燈而行。防此劇盜循燈影而縱其槍。故置燈以免禍。及既獲燈。遂卽趣步而歸。時夜將垂。明寒威逾重。霧氣出諸地中。厚如厨煙。草上皆涵宿雨。道中窪地積水盈尺。倭利物臥溝中。知覺盡泯。如死。東方旣明。夜中黑積。至是已開明。辨其爲植物。而雨脚尙淋漓不止。爭落此創兒之身。仍瞑然無覺。已而發聲而呻。左腕爲一領巾所裹。其重如鉛。而血漬已透裏巾以外。顧體羸乃不能起坐。旣坐則四

圍空曠。不期而覺其痛。既冷且疲。骨節無處不顫。思欲起立。則又僵仆。仆時復昏。心中尙微覺計。非自力而行。必死。於是決無人知。乃極力自支而起。首暈如洪。醉方顛。跌間不辨所嚮。而前幸雨盛。平其腦熱。遂不更暈。張目一望。有夏屋巋然在其前。思徑前陳請。或得主人垂憐。卽死弗懟。然死於有人之地。或不飽狗腹。遂努力前。既近此屋。又似曾相識者。尙能憶其大略。更觀其門。及其草地。即宵來行竊之地。則大驚。竟忘其痛。思遯。顧立且莫穩。矧乃逃耶。遂推花園之門而入。行經草場上。其臺階以指微叩其扉。身力已盡。遂暈於階上。尙以背倚柱未仆。正於此時。極而司及白立忒。而與補缸者。以昨夕勞瘁。方以酒自勞於厨次。極而司貴重。初不飲。此厨間然蒙槍火。而追強盜生死。同之。則不能不降格。而從衆。於是獨踞一榻。專饗鑪火於鑪前。一手指揮盜狀。以饜衆目聽者之中。厨娘小婢尤爲注意。極而司曰。爲時可二句半。近三句鐘間。吾醒而欠伸。忽聞有異聲。語至此。厨娘色變。命侍婢閉關。婢卽呼白立忒。而白立忒而則轉命補缸。補缸者僞爲不聞。極而司曰。吾乍聞其聲。以爲幻想。方欲

更寐厥聲。又作至清晰。廚娘曰：其聲何若極而司四顧曰：似有物炸裂。白立忒而曰：非也。似杵臼相觸。作搗物聲。極而司曰：汝所聞尙後。我初聞之直炸裂聲。此聲旣聞。吾遂揭被而靜聽。廚娘及侍婢咸失色。呼上帝。遂移榻相擠而坐。極而司曰：吾聞聲後。遂往醒白立忒。而此蓋吾之天良防白立忒而睡中爲盜所戕。刀下自左及右。咽喉斷矣。語至此。衆皆引目視白立忒。而顏色盡變。極而司語時。卽迴手揭其案。羃曰：吾力掀吾被。微步下榻。趣穿一句語。忽突止。兩手作納袴狀。白立忒而曰：汝留意。是間有女人。極而司曰：吾著靴耳。張目怒視曰：著靴何害之。有於是。吾執槍。至於儲酒之室。且語白立忒而曰：汝勿懼。爲盜所殺。正自難言。然此心宜有把握。廚娘曰：白立忒而恐耶。極而司曰：彼堅定之力。良如我侍婢。曰：吾於此時。但有震怖而死。白立忒而曰：爾爲女流。又當別論。極而司曰：女子安有膽。吾輩丈夫。即復奚畏。立時取黑燈。摸索而前。語至此。作摸索形。示廚娘及侍婢等。方作勢行數步。卽突然歸坐。衆皆失色。廚娘及侍婢幾失聲而號。極而司神定。言曰：外間有人敲門。孰往啟者。一時乃無。

一應極而司四顧人人皆失色則沈吟言曰奇哉侵晨安有敲吾門者然此門必當往啟汝輩曾否遵我命令語時以目視白立忒而欲令之行白立忒而本極謙恭以爲必不勝此大任乃僞爲無聞不卽答極而司轉眼觀補缸者補缸者立時鼾睡其下厨娘侍婢尤戰慄無人色極而司言曰以我決之白立忒而爲前鋒以我威望爲之後勁補缸者立醒曰我願爲殿大事議定而白立忒而在義莫逃然猶先啟厨房之窗知爲光天之下非強盜出沒之時衆心大定則列隊出地窖嗾二狗爲前敵厨娘侍婢以衆行無伴亦隨行極而司忽出兵謀言曰吾輩當抗聲而言使衆聲雜動令門外聞之知此中有人在尙有疑兵之計則力搯狗尾令狗狂噪以助勢防務已周極而司則堅握補缸之臂在極而司自解則防補缸者潛逃始發開門之令白立忒而遵令啟關人人爭舉目出白立忒而肩外覩盜蹤渺然但見一瘦童似病似餒倚柱欲暈張口乞哀極而司曰童子也立奮其勇氣推翻白立忒而闖然排衆人而出一見卽曰白立忒而試進觀此童子亦識之否白立忒而本伏於扉後此時

亦出見而大呼。於是爭執。此童入門，臥於地上。極而司登樓呼曰：「馬丹奴子已得一賊實我。」以槍中其臂，白立忒而繼言曰：「提燈者我也。」厨娘侍婢已先行言極而司已獲一巨盜補缸者，方以水漿灌此受創之賊，防其未伏法而已。就死正於紛撓間，聞樓頭有嬌柔之聲，呼曰：「極而司，極而司，卽曰：老奴在此。」密斯何事者？幸勿懼奴子未被創也。吾力且足以捍盜，聞樓上女子曰：「汝勿叫囂，乃令吾叔母聞聲若遇盜矣。究竟所獲盜被創如何？」白立忒而曰：「防其垂死。」密斯能下樓一觀其狀否？密斯曰：「汝仍勿囂。」我將告老人。但聞小蠻靴聲入樓心。少須仍近樓闌，傳語曰：「主母命汝扶盜入極而司室，善將護其人。」白立忒而趣以馬赴吉德西延醫生，並挾一巡捕至此。白立忒而曰：「密斯得一臨觀亦佳。」密斯曰：「吾不欲觀其創。」極而司汝必善視其人。極而司應諾。遂扶倭利物登樓入其室。

第二十九章

此夏屋頗精潔。惟陳設咸近古致。其中兩女人同飯。餚核頗精。極而司衣純黑之衣。

侍側一手納諸衣囊。挺然特立。蓋自命爲綱紀之首領。風概凜然。二女人中一已年老。坐於直背之榻。此榻背之勁直。似未必能逾老命婦之腰脊。衣服周整。在舊式中。少參以時世之服。眼光四照。則專注此對坐之女郎。此女郎之貌。正交初春以後。去穉齒而趨妙年。凡女子當如此芳齡。苟安琪兒。臨凡則必附神於此。等人之軀殼。年甫十七。想上帝手造此人。時定以細膩溫柔之模用而範之。旣媚且美。雅麗無匹。此世界中或不足以容其人。卽世界中人亦不足爲彼伴侶。目中靈光。腦中靈氣。直越恆人萬倍。旣非妙年所應有之聰明。尤無濁世所偶同之比。並而眉稜眼角。絕世丰神。恆示人以親愛之狀。則又似足以宜人室家者。今在老人之前。料量食品。偶爾凝眸。見老人凝神盼注。則掀其覆額螺旋之髮。被之背上。微笑向老人。此一微頓。苟非人世福人。則萬萬不能寓目矣。老人曰。白立忒而去。逾一旬鐘外矣。極而司出表言曰。已一點十二分矣。老人曰。彼行類如此。極而司曰。此孺子良儒。緩不及事。老人曰。較彼雛年。尤極紆徐。無復精神。女郎微笑言曰。此子苟遇其伴相將而談笑。大足誤。

主家事。令人生憎。極而司方欲更言。已聞門外有雙輪之車。停於牆西。車停後。有胖人下車。一入門。卽已登樓。極而司方欲啟關。而胖人已入。扉斗。啟觸極。而司幾仰。翻於後。一進門。卽曰。密昔司麥烈。此事胡來。乃從黑夜中捉賊。殊覺駭人。聽聞語已。方與二人引手爲禮。卽移榻踞坐。始問晨安。且曰。馬丹輩聞賊。必震恐失次矣。胡以得賊時。不先延我。我家有臧獲。卽可赴援。此事原足以取助於鄉里者。此乃出人所料。賊來。乃未聞在夜午之時。外史氏曰。此醫生乃大不以大盜以黑夜入人家爲然。在醫生之意。盜當先數日。以柬告主人。定以日中行劫耳。此時醫生謂女郎曰。密斯羅斯。汝曾被驚恐乎。羅斯曰。此意中事。惟吾叔母意欲延先生爲治。一被創之賊。今尙在吾樓中也。醫生愕曰。得賊矣。願極而司曰。此綱紀之功也。極而司方收食具。卽謙讓曰。此特徵勞。意醫生必有獎勵之言。願乃寂然。極而司不悅。醫生曰。極而司賊安在。引我視之。告老人曰。密昔司麥烈。吾視創者。後當更來。且行。且言曰。賊乃從窗間入耶。是又安料。其至此。遂從極而司入室。外史氏曰。吾宜告讀者。此醫生洛司朋。其

肥也。殆中心喜悅而肥。非謂得利多。心廣而體胖。然尙長厚。惟有奇癖。爲此間五英里中徧覓。皆不得其偶者也。此時入室理創。自車中出藥箱而掣鈴之聲。續續不絕。奴厮亦無停趾。足令人見之。凡治人之道。其事甚煩瑣。非復易易。已而醫生進。老人及女郎問狀。醫生未卽答。少須言曰。事奇。創者亦奇。老人曰。得毋有性命之虞。醫生曰。言死者亦足以死。以我觀之。亦足以不死。實則密昔司曾見賊乎。麥烈曰。未也。醫生曰。綱紀曾語密昔司以賊之狀態。及年鬢乎。麥烈曰。未也。極而司曰。馬丹奴子剛欲言賊狀。先生適來。故未之言。讀吾書。當知極而司之焦灼。固自有由。以初敍戰功。不言得一孺子。妨言之於一身之勇名。有礙。故少停其消息。不於露布中宣之。借此小時。爲英雄伸眉之地。麥烈曰。羅斯欲觀大盜之獍狀。老身不聽之往。妨駭此嬌弱之質。醫生曰。盜焉足震。果欲觀者。鄙人引密昔司往觀之。老人曰。若非觀不可者。吾膽力亦弱。不若面此兇人。醫生曰。鄙人敢力任密昔斯之不恐。因曰。密斯羅斯。吾挾汝行。永永無怖也。

第三十章

醫生挾羅斯赴盜所。口中尙時時慰羅斯以勿恐。既至啟關言曰。彼雖亂髮鬚鬢。然爲狀不足恐人也。今且少立。吾先入觀其睡醒。勿令彼驚怖。遂入掀其幔。招手引女郎入。羅斯既入。則是中不見有黑鬚獠牙之人。但見臥一總角之兒。細審其狀。似痛似疲。則已昏憊如醉。受創之臂。裹而置之胸口。其一臂則曲而代枕。髮四散。似久未就理者。醫生少遠立。羅斯坐其榻前。以手分其髮。不期淚濕倭利物。頰上倭利物。頰中爲淚沾濕。微動而笑。似夢中遇安琪兒爲之消災去障。驀然而喜者。老人曰。此又何故。詎此可憐之兒。亦大盜儔侶耶。醫生太息曰。醜類蓄螫心。當不能以壯弱定其善否。羅斯曰。固有是理。惟此兒似非醜類。以年事不及也。醫生復太息曰。姑娘聽之。犯罪猶之就死。無別壽夭。往往趣尋孱弱之人。羅斯曰。先生之言。據理言也。惟此孺子之狀。先生即信出之中心。甘爲挾篋之盜乎。醫生搖首曰。正自難言。今勿在是間。遂延二人入複室坐。羅斯曰。即使其人不善。吾觀其人必無父母。且無教育。爲僉壬

所迫而然。非復中心之所樂。謂老人曰。請叔母體上帝之心。勿令官中人得之。入官必決無生理。且吾之幸依叔母。竟不自知爲無怙無恃之人。果非叔母仁慈。安知我之不至於落溷。今請叔母以愛我之心。憐此衰弱。勿令官中人得之。語已而哭。老人則直抱之懷中。言曰。孺子。汝乃以老身忍傷此人。一毫髮耶。羅斯曰。我何嘗謂叔母之有是心。老人曰。老身年鬢已高。去死爲近。但求天主之賜仁慈於我。亦猶我今日之賜仁慈於人。惟救之當用何術。醫生曰。容我思之。納手囊中。前後趨步。忽閉目曰。得之既而又曰。不可。既乃言曰。密昔司能容我。嚴斥此兩綱紀。令其遲疑。則孺子免罪矣。吾亦知極而司多年之僕。御不忍指斥其短。然事後言之。亦足消釋。密昔司其允我耶。密昔司麥烈曰。能救此兒。吾亦允汝。惟有他法者。尙以他法爲良。醫生曰。無之。羅斯曰。吾叔母許爾矣。惟先生勿太凌暴。此二舊僕。醫生曰。密斯殆謂世人。舍密斯外。皆險暴之人矣。吾思他日有求婚之人。密斯或亦不忍以仁慈之心。謝絕之。恨我年老。不爾亦或幸乞密斯之憐。羅斯色頰即曰。先生亦類孺子之言。如白。

立忒而者。醫生大笑。笑已言曰。今當更論孺子事。大抵不久當醒。醒時當仔細詰其生平。惟吾細詰時。密昔司當即而聽之。果惡心出之於己。則老夫亦決聽之不筭。令其赴鞠。羅斯曰。此着請叔母勿許。先生醫生亦曰。叔母必許。不許者我即不承。羅斯曰。吾意決信其不爲惡。醫生曰。旣信其不爲惡。則老夫之言何謬。於是如醫生言。靜待其醒。衆以爲去醒無幾時。顧乃延候四句鐘。仍弗醒。至於黃昏。醫生始告老人。可以臨質。且言孺子流血多似弱。然此孺子似欲有言。不如竟聽之言。或蘇其鬱。於是倭利物述前後之事。或斷或續。以痛楚問之。不能徑直而竟。其語三人聞。倭利物微聲訴。枉爲之哀憫。無已。於是力勸其息。不令更語。是夕。倭利物濃睡極穩。貼醫生聞倭利物言。拭淚不已。止彼母女勿悲。遂下樓入厨次。尋極而司。見男女雜坐。巡捕亦在其內。巡捕偉碩而被酒。男女集談。仍述昨夕之事。極而司方得意間。醫生已入。衆起迎。醫生令坐。極而司曰。吾主母賜酒旌功。吾亦不願獨飲。乃與彼輩共坐。此創盜何如矣。醫生曰。幸無恙。惟此事汝輩乃大誤。極而司曰。彼死耶。果知其死。吾何爲縱。

槍以槍斃一兒童於中心滋歎。醫生曰：匪爲是也。吾問汝曾否爲基督教人。極而司失色。言曰：是也。醫生顧白立忒而曰：汝何爲者。白立忒而聳然曰：上帝振我靈魂。我與極而司宗教同也。醫生曰：旣爲教門中人。請爾立誓。此孺子果否爲昨宵越窗之賊。二人相顧無言。醫生曰：巡捕靜聽綱紀之言。此事乃大有關係。巡捕點首倚行杖。傾耳以聽。醫生曰：世界面目之同者多矣。巡捕曰：然。語後大噎且嗽。以酒入氣。筦肺不能容。故大嗽不止。醫生曰：此間爲夜中遇盜。二人在燈光中見一孺子之影。心荒意亂。益以槍煙如何了了。乃今晨卽有一童至此門外。臂上有創。此二人卽指爲宵來之賊。吾今試問此事。能必其卽爲人耶。巡捕點首曰：於律意未合。醫生又語二人曰：汝輩能立誓以指實其人乎。白立忒而視極而司。極而司視白立忒而衆皆傾耳聽。其答詞而門外車聲復至。白立忒而卽亂以他語曰：車至矣。醫生曰：誰耶。白立忒而曰：今晨密司忒極而司命我延官中人至也。醫生曰：確耶。白立忒而曰：確。晨來延彼。迨晚始來。醫生曰：汝輩爲之耶。已矣。已矣。遂出。

第三十一章

白立忒而以手護燭開門外盼。發問爲誰。門外人曰。吾爲官中人。府中以人延我。茲我來矣。白立忒而知爲官人。則大關其扉。見一胖人衣外衣。瞻視非凡。而進。既進。卽拭其靴。令淨。意態蕭閒。少須問白立忒。而曰。孺子。若家有廐。否。且先息吾車。秣吾馬。白立忒而曰。有。示之以廐。其人外出。合二人之力。引車入廐。白立忒而以燭佐其行。事既而引入客堂。二人去外衣。置其冠。第一人可五十歲。中材之軀。圓面而短髯。二目耿耿有光。其同伴則赤髮而瘦。着高筩之靴。鷹鼻而貌醜。可怖。胖人謂白立忒而曰。汝告主人。白拉德司及德夫。咸戾此矣。語已。出其錄。寘諸几上。此時醫生引麥烈及羅斯入。欸客。麾白立忒而令出。語二公人曰。此爲屋之主婦。白拉德司與麥烈。鞠躬麥烈延坐。胖人既坐。示意亦令德夫同坐。德夫者。似出下流。一蒞故家。則坐立咸不知所可。卽以行杖納諸口中。吮之不已。胖人語醫生曰。請先生述宵來行劫之原委。醫生則故延宕其時。語甚紆緩。曲折。此二官人傾耳以聽。咸作色各自詡其聽斷。

之長。彼此點首作領悟狀。醫生語已。胖人曰。尙須容我一觀。方可窮賊所至。但聞爾言。足知此賊非村間之人。德夫以爲何如。德夫亦曰。決非村人。胖人曰。先生所知。僅如是他不之知矣。醫生曰。然。胖人曰。尊紀來言。尙有一童子。亦涉於此案。確乎。醫生曰。此間幹僕。誤以病兒爲賊。實則非是。德夫曰。即使爲賊。一童子亦易爲力。胖人手弄鐵鐐曰。然。但此童子何名。曾自言來歷否。可爲鄙人言之。醫生曰。彼之事實。我乃了了。惟與此案無涉。徐更言之。今當先觀大盜入門之處。胖人曰。先觀賊之來路。然後更詰家人。此吾官中人步驟也。於是家人執燈。胖人德夫合村中巡捕。同入簡閱。先觀門中。然後出諸門外。入首窗中。一一相度。又取蠟細辨百葉窗破處。更以燈照地上。足迹。更取鐵杵分草徑而辨。百事都已。復詳叩極。而司諸人追賊情迹。第二人敘述賊蹤。彼此齟齬。初不符合。問已二人同入空屋。彼此互商。方商酌時。醫生頗焦悚。若不自聊。麥烈及羅斯亦頗憂煩。醫生忽謂此二人曰。吾不能以術出此兒。羅斯曰。果此二官人。知此子爲迫脅而來。而亦不能加以重咎。醫生搖首曰。此胡敢定。官

中知執法而已。胡能曲徇。況前此爲徒時。曾逃避於外。即使能言。而官人亦弗之信。又將如何。羅斯曰。先生當信其言。醫生曰。此亦奇事。我固信之。或我老悖使然。惟此二官人。何由得信。羅斯曰。旣足取信於我。胡不見信於人。醫生笑曰。女公子。汝詰我酷矣。試思官中人。聞孺子言。旣得確據。則凡其可原者。悉屏勿問。適倭利物所言。謂居賊中久。又言曾爲巡捕所得。而賊窠所在。又不辨其名。此非讐言耶。至最後始來吾家。謂與二人同來。偪之入戶。啟關自承。將大呼起事。主顧未發聲。已中鎗彈。綜觀前後。竟無可毫髮解免者。女公子尙不審其可危耶。羅斯曰。先生言當然。以我私意料之。謂此子夙心爲盜。我決不忍。醫生曰。後來命婦及閨秀。決事但決一偏。不曾統籌全局。語後納手囊中。自行屋中。較前尤有憂色。已而曰。吾愈思愈不當。令此童子自陳。陳之亦決不信。即使見執官中。後此縱獲。自辯然已陷入科網。外間已呼之爲小賊。則與我輩救護之初。心不其戾耶。羅斯曰。此如何了。此蠢奴胡得遽鳴官府。二公人若不來。吾輩之事。何至遽梗。醫生曰。我亦不解。我意亦決不赴愬官中。今僅能

決計謂此子方病熱。不能與人交言。此事吾醫生固有權力。且緩此獄。後乃更圖。若終不能救護。僅能付之造化。此時有叩扉聲。醫生曰。入之。胖人及德夫進。迴閉其扉。言曰。此案殊無內應。君家綱紀均忠篤人。麥烈曰。吾初未嘗疑及臧獲。胖人曰。內應之事。常見於公牘。不能以主人崇信。遂舍弗問。德夫曰。正惟過信。廝走而弊竇卽萌。於是問胖人曰。吾細審此賊。必自城中來。爲技甚高。德夫曰。行事甚工。胖人曰。來時必二人。佐以一童子。但觀窗竇已知。汝云樓上有一童子。能否容我一觀。麥烈及羅斯甚遲疑。醫生曰。公人自遠道來。禮宜供釀。羅斯曰。然當卽陳杯。胖人曰。甚擾。女公子因以手自拭其唇。口天氣甚乾。而吾之爲此役。又至疲。今勿煩擾。何酒均可。羅斯自至儲酒之櫥。醫生卽隨其後。醫生問胖人曰。公差所嗜何品。胖人曰。稍冽。爲佳。自倫敦到此。冒奇寒。得酒當解酒杯。旣陳。胖人把酒自言曰。主婦聽之。吾自供役以來。似今日之事。所經夥矣。德夫曰。白拉德司。昔者愛德孟被盜。不與此同耶。胖人曰。然。彼事卽康格爲之。德夫曰。汝終疑彼。此事與彼決無牽涉。胖人曰。汝何知。吾較爾

閱歷深矣。羅斯聞言卽曰：康格者何人也？德夫曰：康格酒家也。遂歷言康格事，辨其無罪。於是飲酒至夥。醫生曰：請登樓視此童子。胖人曰：可。於是二人隨醫生登樓。極而司執燈高照。倭利物尙懵騰，觀之果似熱病。極而司醒之，醫生扶之起。倭利物視此公人，不審何作。狀尙昏沈，醫生曰：卽爲此兒。彼在近處爲遊人汽槍所中，吾家臧獲得之，以爲卽宵人之徒。此卽彼人所爲者，則以手指極而司。二公人同視極而司。極而司媿不可仰，醫生卽曰：此非汝所爲乎？極而司格格言曰：吾初以爲卽此人耳。不爾，胡必自門外擒之？以入。胖人曰：汝以此子爲何種人？極而司曰：吾直以爲賊。徒以是夜確見有一童子入室。胖人曰：今汝意如何？尙以爲賊否？極而司曰：吾不敢立誓。決其爲賊。胖人曰：汝自籌度其狀類否？極而司曰：吾亦不能更思。大致似非此兒。胖人曰：此人得毋洪醉前後，乃相齟齬？德夫曰：汝胡憤憤？乃爾此時，醫生僞爲倭利物切脈，忽起言曰：二君果更有所問，請入複室。更令白立忒而詰之。二人遂出，呼白立忒而入。問白立忒而尤顛倒錯謬，滔滔不絕。乃一無機緒可尋。且曰：密司忒極而

司言然我亦云然。今澄心思之，亦弗似也。胖人復問極而司縱槍時，曾中此入室小盜否？更驗前槍，則但有火藥，無有彈子。於是衆皆曰：此槍有藥，無彈，何由中人遂譁然？不以爲實。實則膛中之彈，預爲醫生所取，極而司愕然，莫解其故。既而思之，此亦佳事。吾未嘗以槍死人，上帝或不見誅，遂亦自承其謬。此二公人知不涉童子事，乃不問倭利物興辭而去。明日二人聞金司登獲二人，並一童，大類此間事。遂清晨赴金司登更詢，則但盜村間之草，初非大盜。以律言之，但得小監禁，證之以盜蹤，都無實證，亦不能以大盜目之。久之，仍不得盜。官中乃令麥烈及醫生具牘，保此童子非盜。事遂寢。倭利物自是日起長住麥烈家，主人待之至厚，病亦日愈矣。

第三十二章

倭利物之病，初亦甚劇。旣受彈，就醫少晚，流血逾常度。且夜臥雨中，積而成瘡。寒熱可數禮拜不退，瘦乃骨立。又更數禮拜，漸能起立。見麥烈及羅斯，則涕泣鳴謝。且言病，軀少，自請效奴。斯之役，用酬高天厚地之德。且自慶爲莫大之福。一日以此語

語羅斯羅斯曰。傷哉。汝且勿急。報我之日方長。吾叔母將赴別墅。欲以爾偕行。今方春初。村間風物殊美。野花亂開。爾以新愈之身。當日有起色。俟汝能任勞時。我將以事託爾。倭利物曰。何名爲勞。幸能爲女公子澆花飼鳥。及趨走之役。卽短吾年。吾亦甘之。女曰。汝胡作此語。汝但蓄此心。已足悅我。倭利物曰。仁哉。女公子也。女曰。吾叔母能救汝出險。以爲生平稱意之事。爲樂已極。胡求報爲。若被救者。能爲感謝之言。則尤樂。汝亦省吾言乎。倭利物曰。吾甚感夫人盛德。惟尙有不能自安者。女曰。不安者。云何。曰。卽所云白龍路先生家之老媪。媪愛我。我乃背之。滋非祥也。女曰。汝且勿憂。醫生言待爾愈時。將攜爾赴舊恩家。面此媪。倭利物樂極而駭。曰。確耶。果孺子能更面舊恩之人。則生平倖福。甯可言者。逾數時。倭利物病愈。一日。醫生卽引倭利物以小車往見白龍路。車及吉德西橋次。倭利物變色。醫生曰。汝何見者。倭利物自車箱中。指曰。卽此屋中。醫生曰。此屋何爲。御者停車。向此屋。又問倭利物曰。屋中何事。倭利物曰。賊卽在中。醫生曰。確耶。我出視之。車尙未停。則已飛躍而下。以足蹴門。門

中。有。駝。背。者。啟。關。言。曰。何。事。醫。生。卽。禽。其。領。曰。行。刼。耳。尙。云。何。事。駝。背。怒。曰。豈。但。行。
 刼。直。謀。殺。矣。如。汝。之。洵。洵。何。爲。又。何。爲。禽。我。弗。釋。醫。生。曰。沙。克。司。安。在。汝。非。同。類。耶。
 駝。背。者。大。異。且。怒。力。脫。醫。生。之。手。向。內。而。趨。肆。罵。不。已。方。欲。閉。關。醫。生。已。跨。門。而。入。
 引。目。四。矚。其。中。乃。一。空。屋。倭。利。物。言。尙。有。櫥。今。乃。並。櫥。而。無。之。駝。背。自。旁。凝。視。言。曰。
 汝。突。如。其。來。其。意。爲。何。刼。耶。謀。殺。耶。趣。言。之。醫。生。曰。汝。曾。聞。天。下。有。人。欲。謀。殺。人。乃。
 白。日。以。車。來。耶。駝。背。曰。然。則。何。爲。洵。洵。汝。不。行。者。我。將。開。罪。於。爾。矣。醫。生。曰。我。欲。行。
 則。行。復。入。夾。室。周。視。仍。與。倭。利。物。所。言。一。無。所。似。遂。出。言。曰。吾。今。日。雖。不。得。據。必。有。
 一。日。得。爾。實。迹。駝。背。曰。待。爾。所。爲。以。何。時。至。我。請。恭。候。我。獨。居。二。十。五。年。有。風。人。之。
 名。焉。懼。汝。者。然。我。亦。不。能。聽。汝。游。行。自。在。語。已。進。擒。醫。生。醫。生。自。思。得。毋。孺。子。誤。耶。
 因。出。一。金。錢。擲。與。駝。背。者。曰。汝。勿。聲。汝。得。酒。資。矣。遂。出。駝。背。仍。逐。出。門。外。咒。醫。生。不。
 已。醫。生。登。車。駝。背。且。至。車。旁。視。倭。利。物。眼。中。恨。恨。直。欲。甘。心。於。倭。利。物。倭。利。物。後。此。
 乃。永。永。不。忘。此。駝。背。者。之。眼。光。駝。背。仍。肆。詈。至。於。車。行。醫。生。迴。顧。尙。見。指。天。咒。地。頓。

足不已。醫生自知冒昧。則亦無言。久乃曰。倭利物汝在屋中時。曾見有是人否。倭利物曰。無之。醫生無言。旋曰。我終愚騃。縱使賊在我無寸鐵。進且無繼。何能取賊。卽有助力之人。得沙克司。則前此愚人之事。又暴之於衆。彼此印證。則余爲賊包荒之事。不發覺。而呈露耶。此真余冒昧之報矣。外史氏曰。此醫生平生感冒。乃不逢非幸。轉無人不稱爲善人。今日爲駝背者所辱。頗怏怏。頗恨倭利物無實。亦疑倭利物妄言。後乃見倭利物坦然如恆。則又悔其冒昧。謂賊已滅迹。與此童子無尤也。白龍路居址。倭利物所知。車遂直抵其處。車至街上時。倭利物心躍躍而動。醫生曰。白氏所居安在。倭利物自車中指曰。願車趣前。吾手顫矣。醫生拊其肩曰。汝勿促促。少須面。恩人矣。彼苟見爾。亦且大喜。倭利物曰。主人之見待。詎可言宣。迨車旣至。則柴扉雙闔。再覓終不得。白氏居。倭利物哭。然見門上有賃條。醫生曰。問之鄰家。或得之。乃叩鄰家。問白龍路遷徙之地。門者曰。弗知。當問之主人。少須。出曰。白龍路於前六禮拜。赴西印度矣。倭利物噤然灰心。至於極地。醫生曰。彼家人亦行乎。曰。然。彼舉家皆出。

卽其平日過從之朋友亦與偕行。醫生趣御者曰：歸歸。倭利物曰：旣不得主人白龍路。彼書肆主人亦有舊恩。先生能容我一往否？醫生曰：孺子遇失意事，乃猶銳進乎？吾生平每遇失意事，一之謂甚，不欲更覩。大凡人交蹇運而所訪之人，或死，或屋燼於火，正未定，不如歸也。倭利物無言，遂同醫生歸。倭利物雖在極樂之中，然不遇白龍路，意趣都泯，心怏怏不已。以此事在病中，冀望甚深，旣至復失中心之痛，痛乃逾恆。且今日之行，不獲直面，恩人卽欲明心迹，亦有不得。滄波人遠，情愫如何得達？而主人心鏡中，不仍映一賊形而去耶？果使此生莫遇，則蓋棺之後，此恥仍不得滌。然新主之恩較之舊恩，如一更半月。天氣已暄，濃花蓓蕾，綠陰漸成。麥烈遂攜家人及倭利物赴別墅，舉家中重寶寄之銀行，命極而司合一人司家。麥烈羅斯攜倭利物赴別墅，夫以倭利物生，不見天日之人，今日乃置諸水木明瑟，花竹便娟，晴風朗旭之中，其樂又何極者？目之所接，身之所宅，均平安在。春氣沖融，間倭利物至此，似別生一世界。別墅牆上亂綠交織，多金銀花薔薇之屬，香氣鬱勃，動人園中空氣。至

清。蔦。蘿。搖。綠。於。野。樹。之。上。近。處。有。墳。初。無。華。表。碑。碣。之。屬。土。饅。頭。羅。列。於。芳。草。之。上。苔。紋。滿。矣。倭。利。物。常。至。是。間。思。其。母。則。伏。地。而。哭。弗。令。人。知。哭。已。仰。天。則。又。謂。其。母。居。於。穹。昊。哀。亦。立。止。於。是。沿。日。尋。樂。似。風。日。亦。爲。此。人。晴。美。迨。晚。主。人。歡。聚。初。無。空。屋。中。之。戒。心。地。非。犴。獄。入。聲。人。耳。亦。非。盜。剽。之。言。咸。有。迎。人。之。善。氣。每。晨。必。至。一。老。人。家。讀。書。老。人。居。禮。拜。堂。之。次。循。循。善。誘。師。弟。乃。親。如。骨。肉。既。得。假。則。隨。主。母。及。女。郎。閒。行。於。村。間。迨。晚。則。備。明。日。之。功。課。別。墅。亦。有。小。室。以。居。倭。利。物。開。窗。繁。花。如。繡。飯。罷。羅。斯。必。調。琴。或。歌。雅。調。倭。利。物。生。平。不。聞。仙。樂。之。音。神。魂。飄。飄。幾。隨。繞。梁。之。音。而。逝。至。禮。拜。日。則。同。至。禮。拜。堂。堂。亦。未。廣。窗。外。一。派。綠。陰。風。過。皆。含。香。氣。村。人。至。而。行。禮。者。衣。雖。弗。華。而。皆。嚴。潔。其。對。越。上。帝。亦。極。誠。切。異。於。城。人。之。疏。縱。夜。中。倭。利。物。必。朗。誦。聖。經。俾。主。母。聞。之。以。示。其。精。進。六。句。鐘。已。起。至。草。地。上。采。花。結。爲。花。球。獻。之。羅。斯。或。陳。諸。餐。席。之。上。尤。有。他。事。則。爲。羅。斯。浴。雀。日。以。爲。常。匆。匆。遂。逾。三。月。此。三。閱。月。中。倭。利。物。匪。特。復。原。而。貌。益。加。豐。實。爲。前。此。所。未。經。之。腴。健。主。婦。女。郎。亦。愛。之。如。

命。蓋此兩善人。本極悱惻。而倭利物報恩之心。尤忠。蓋不遺餘力。一家之人。遂團結無間矣。

第三十三章

春花既闌。夏令遂屆。初來時。村間新綠。尙未排衙。今則荒青老翠。彌望無極。前此枝葉尙覺扶疏。今則繁陰交織。不辨間隙。卽倭利物亦復改觀。如草木之萌長。一日薄暮。倭利物散步自外而歸。月輪初上。夜風吹衣。飄飄然。羅斯出時。以乘輿所行漸遠。後此麥烈少倦。遂徐徐歸墅。羅斯既歸。脫冠調琴如常狀。先猶淡遠。少須漸沈。漸澀似有歛歔之聲。麥烈曰。羅斯汝何爲者。羅斯不答。按琴愈趣。似欲備琴以滌其悲。麥烈見狀。卽就琴牀視之。曰。汝哭耶。究有何憂。羅斯曰。叔母我乃不明其所以然。麥烈曰。病乎。女曰。非病。寒也。又言曰。少斯或愈。幸閉其窗。倭利物如言閉窗。而羅斯尙欲強爲佳調。兩腕已懈。遂以兩手掩其面。就榻僵臥。始大哭。麥烈力抱其身。言曰。吾兒。吾乃未見若如是之窘。女曰。吾始猶力忍。今乃不能以狀卜之。吾似病矣。方女調琴。

時。尙。未。上。燈。及。火。至。則。女。之。顏。色。冷。同。白。石。丰。度。雖。存。而。一。種。嬌。弱。不。勝。之。狀。似。已。慊。慊。不。可。自。支。倭。利物。觀。麥。烈。變。色。知。事。在。危。迫。然。尙。鎮。定。則。亦。勉。強。無。敢。失。次。已。而。麥。烈。勸。女。歸。寢。女。曰。明。日。晨。興。病。當。立。愈。麥。烈。扶。之。登。榻。後。出。視。倭。利物。倭。利物。曰。女。公。子。如。何。或。不。沈。頓。是。或。爲。夜。風。所。侵。吾。見。日。中。尙。如。恆。狀。麥。烈。搖。手。止。之。遂。移。榻。就。隅。陬。黑。影。中。默。坐。可。半。小。時。少。須。顫。聲。言。曰。倭。利物。我。甚。願。無。意。外。之。事。且。我。與。羅。斯。相。處。數。年。爲。狀。至。樂。或。天。厭。吾。福。故。生。此。皆。然。吾。意。甚。願。不。至。大。怫。倭。利物。曰。老。夫。人。何。患。之。深。麥。烈。曰。我。患。彩。雲。易。散。則。老。身。胡。以。自。容。倭。利物。赫。然。曰。安。有。其。事。此。上。帝。萬。不。忍。爲。麥。烈。曰。亞。孟。然。尙。扼。腕。不。已。倭。利物。曰。兩。句。鐘。前。女。公。子。言。笑。如。恆。胡。至。於。是。麥。烈。曰。以。狀。觀。之。爲。病。至。重。明。日。或。至。增。劇。嗟。夫。吾。親。愛。之。羅。斯。汝。行。者。吾。將。如。何。語。至。此。始。大。哭。倭。利物。忍。悲。而。前。力。勸。老。夫。人。勿。悲。言。曰。卽。爲。密。斯。羅。斯。者。太。夫。人。亦。不。應。苦。其。萬。全。之。體。以。重。密。斯。之。憂。孺。子。意。密。斯。盛。年。而。有。陰。德。老。夫。人。又。誠。可。格。天。則。上。帝。必。不。遽。召。密。斯。而。去。說。時。淚。亦。簌。簌。而。落。萬。不。能。

忍。麥。烈。撫。摩。倭。利。物。之。頂。曰。孺。子。所。言。固。是。穉。語。然。亦。醒。我。依。託。上。帝。之。心。媪。年。高。傷。心。逾。度。故。每。遇。是。事。神。志。輒。昏。且。以。吾。年。之。高。每。見。嫩。蕊。柔。條。迎。風。先。萎。想。上。帝。至。公。必。取。其。良。善。者。升。諸。清。虛。之。府。較。諸。塵。間。爲。樂。故。上。帝。之。旨。務。在。必。遵。語。後。拭。哭。復。如。前。之。靜。致。倭。利。物。大。異。其。尤。異。者。則。部。署。侍。病。之。事。咸。從。容。若。無。事。焉。曰。畏。塵。部。署。非。非。紆。二。十。一。歲。嘔。血。傾。盆。家。人。皆。哭。先。孺。人。撫。慰。紆。身。令。定。則。指。磨。臧。獲。執。役。

如。平。時。延。醫。處。方。咸。如。常。度。迨。紆。病。起。先。孺。人。始。告。人。曰。吾。若。手。足。無。措。者。甯。不。增。病。人。之。恐。耶。恐。之。卽。益。其。病。矣。紆。聞。之。泣。不。可。仰。今。譯。是。書。不。期。感。念。亡。親。不。已。蓋

倭。利。物。年。幼。烏。知。大。人。長。德。有。堅。定。不。搖。之。力。者。是。夜。衆。皆。無。聊。明。日。果。如。老。人。所。料。羅。斯。熱。度。大。煽。麥。烈。語。倭。利。物。曰。此。非。憂。慮。之。時。宜。鎮。靜。以。部。署。病。中。事。此。間。有。書。汝。付。之。郵。局。延。醫。生。洛。斯。朋。至。汝。但。至。村。間。爲。路。可。四。英。里。付。公。車。所。住。之。逆。旅。汝。命。郵。人。以。馬。至。吉。德。西。倭。利。物。無。言。得。書。將。飛。越。而。出。麥。烈。沈。吟。曰。尙。有。一。書。吾。今。宜。發。耶。或。待。羅。斯。病。勢。何。若。乃。更。發。殊。不。能。自。決。倭。利。物。曰。此。書。得。毋。亦。赴。吉。德。西。者。吾。將。挾。之。同。行。麥。烈。無。意。中。竟。付。倭。利。物。倭。利。物。觀。封。面。所。書。則。海。雷。麥。烈。也。

下署某爵帥府中。倭利物亦不審其地。但曰。此書亦付郵政乎。麥烈曰。歸我。俟明日更發。語後出錢付倭利物。償驛馬之費。倭利物得錢。大奔。越小陸行。有時行入麥穗之中。其高可三尺許。繞出隴上。則田人方刈麥。倭利物大奔。及於鎮中。汗出如濯。塵土滿身矣。既至訪逆旅。但見白牆之銀行。紅牆之酒坊。黃牆則市廳也。尋在轉折處。有厦屋以綠漆寫喬治皇帝御容。知爲逆旅。遂入。遇一小子。方假寐於門次。卽一與之語。小子則告之御人。御人轉述之肆主。肆主長身而高冠。著長靴。方倚柱剔牙。聞言卽向櫃中覈馬值。倭利物予之。卽命一人轡馬。著號衣。遲可十分鐘。倭利物幾欲以身上馬。賈書而往。已而馬備。肆主以小囊予之。令趣行。馬遂奔騰出村而去。倭利物本卽歸。出門時卽與一人相觸。其人視倭利物曰。汝遇鬼耶。倭利物謝過不遑。以爲心急於歸。不期奉觸。其人仍怒視。則自言曰。此人何爲在是。非有人者。吾立死之矣。倭利物見其眼光四射。則仍鞠躬曰。吾乃無禮。不省先生曾受傷否。其人曰。死孺子。早宜爛矣。胡在此。言已將。掙擊之前。趣竟仆。然尙摩拳作欲擊狀。倭利物大驚。

入肆求主人緩頰。主人出而引起其人。麾倭利物趣行。倭利物逃而自思。今日胡乃
 接此兇人。既至遂忘其事。而羅斯之病益重。未及半夜。人已垂暈。村醫已前至。侍之
 牀前。未嘗遽離。見羅斯病狀。亟稱危險。言苟得愈者。爲幸乃萬狀。是夜倭利物每寢
 輒醒。既醒必近樓。次竊聽動靜。卽於榻中一聞足音。亦恐噩耗。蓋時之難忍。如囚待
 決。明知事之無濟。乃坐視不能爲力。卽欲分其痛苦。而亦無益。時已遲明。家人均無
 聲。竊竊作小語。鄰居知狀。亦恆悵望於門外。婦孺咸搵淚而去。倭利物不敢居家。恆
 盤旋門外。時望樓窗不止。至於夜深。醫生洛司朋始至。既見病狀。言曰。如此妙年
 如此仙姿。如此善人。竟至於此。希望殊少。可悲也。於是又一夜。陽光復上。此陽光之
 明燦。若不審此人家之有病女者。卽野花村樹。仍欣欣向榮。一無所涉。蟲鳥之聲。樂
 不自禁。而少年之羅斯。正似懨懨待斃。倭利物淚痕滿面。奔至亂墳之中。席地大哭。
 顧倭利物所履地。鶯聲滑滑。雜以鴉聲。倭利物引領仰觀。自念如是韶光。亦死人時
 候。乎羅斯安得死。卽此三尺斷墳。豈爲藏嬌之地。童子之心。謂死者必老人。若少年

人初無死者。既聞禮拜堂鐘聲。聲聲不斷。似爲送殯之鐘。少須見一羣人至墓。咸非凶服。則以死者爲歿逝之人。棺後有母隨之而哭。然而陽光如故。鳥聲之樂如故。而死者已矣。倭利物不忍視而歸。道中但思羅斯之恩意。則自咎報恩之未盡。力盼其生。自盡悃。顧此來自審初無辜恩之心。而終以爲未盡。讀吾書者。當知吾輩平日之待人。尙須留意。設此一人爲吾至契。吾無狀。忽與失歡。其人不幸歸諸重陰。則何從更起。九原與之謝罪。計惟先事預防。勿爲孟浪可也。倭利物既歸。則見麥烈坐於客堂之上。倭利物見狀大震。謂夫人長日不去病榻。今忽在此。必有凶耗。卽進問病狀。麥烈曰。羅斯睡矣。更醒之時。非立瘳者。卽爲淹忽之期。於是媪及倭利物皇皇然靜坐以俟。餐陳一不之御。盡徹而去。二人但觀日影。積漸移。易至於光力自黃而紅。知將西落耳。中忽聞革靴之聲。似醫生下。二人狂起迎之。醫生入矣。媪作顫聲曰。趣見告羅斯如何。厥聲如呻。醫生曰。馬丹少靜。麥烈曰。嗟夫。吾親愛之孺子。決然無望矣。容老身觀之。醫生曰。不死。上帝仁慈。密斯羅斯尙能延齡。爲吾輩之福。麥烈陡踞。

於地立暈。

第三十四章

此消息至佳。當者不復能受。立有此暈。倭利物喜極。亦如受巨棒。立如木偶。不哭不笑。莫知所爲。聞醫生言。幾不知所謂。立奔門外。迎受空氣。腦氣立清。始縱聲哭。哭後心中抑塞。立爲釋然。歸時已暮。博采羣花。編爲花球。備明日陳之。病人樓中正行道間。忽聞有車逐人而至。路狹馬迅。倭利物少避而過車。車中人加睡帽。似曾相識。然車迅。乃不辨其爲何人。少須此睡帽者。自車窗中外盼。令御者停車。大呼曰。倭利物。密斯羅斯如何者。倭利物立奔車次。曰。極而司汝耶。忽見有人推極而司。自伸首於外。問曰。密斯羅斯如何。汝但作簡語爲愈爲否。趣告我。倭利物呼曰。愈多矣。此少年曰。謝上帝。汝言確乎。倭利物曰。確愈尙未久。前數點鐘。洛司朋先生言。可以無虞。車中少年立下。以手捉倭利物於道旁。曰。汝至確不謬耶。幸勿愚我。倭利物曰。決不奉欺。先生言。密斯羅斯尙能延齡爲吾輩之福。此吾親聆其語者。此少年以首他顧。作

嗚咽聲。倭利物不敢更言。則僞爲看花。此時極而司亦以素巾拭眼淚。而二目已少腫。少年語極而司曰。極而司汝先行。告吾母。言吾已歸。吾當徐行。勿猝驚老母。極而司曰。密司忒海雷尙以車人先行。老僕亦欲徐行。以老僕眼腫爲小奴所見。則後此無有權力。足以制伏其人。海雷笑曰。如此亦佳事。今先命車人以行裝歸。汝隨我行可也。惟爾戴睡帽。宜一易。不爾令人觀之。不以爲狂易乎。極而司悲極。忘其爲睡帽。聞言則亟取冠易之。車已先行。三人遂緩步歸。行時倭利物竊觀此少年。可二十五歲。身爲中材。狀至坦白。英挺舉動安詳。而嚴重。雖與老夫人年歲迥殊。然亦有酷似者。倭利物見狀。決知其爲密昔司。麥烈佳兒矣。迨既至家。麥烈卽而與語。母子久別相見。皆感動。麥烈曰。海雷。海雷卽小語曰。母何爲不趣。以書示兒。麥烈曰。吾書固就。又思少待醫生決言。始發。海雷曰。如是重事。胡待醫生決言。果羅斯句又曰。此字。吾殊不忍出諸口。卽母親旣多後悔。兒亦無復終身行樂之日。麥烈曰。果羅斯如爾所言。樂趣已無。卽早至一日。亦有何益。海雷曰。誠然。惟兒所言者。果爾非謂羅斯果能。

至此也。麥烈曰：羅斯之善必得一鍾情之人爲之偶，始可不爾。殊屈其人，故吾之飭爾，歷練於外，俾學成足以自立。然後始無愧爲之儷。故老身始操心，至是令爾勵學。海雷曰：母責望太重，詎兒邇來尙鹵莽，足以貽母之憂耶？麥烈拊肩言曰：孺子，吾謂少年氣盛之人，萬不能脫於鹵莽。果我如爾意之所出，則汝必謂天下事固易。凡人輕諾者必寡信，敗約正復難料。況羅斯之母頗不直於人口，汝慨然論娶其人，一中於人言，汝必不堪。而羅斯經爾詈辱，又焉堪者？海雷頗不懌，誓曰：兒果有是心，則直爲己之小人，且下儕於畜類，豈足匹此玉人？麥烈曰：然則孺子自信堅矣。海雷曰：然。二年以來，無日不籌維此事，覺愈思愈心契其人。且兒之決言爲行，思之非復一日。母今茲果不見許者，則直棄擲孺子之生趣。麥烈曰：阿母正防爾年少，故加意防維。正爲孺子後來倡隨之地，今不復詞費矣。海雷曰：兒之得選與否，聽羅斯決之。願母勿嚴拒兒之請。麥烈曰：可。惟當仔細更思。海雷曰：兒思之數年，胡待更思？且亦未中輟。今茲待羅斯病可，卽直慮其胸臆。麥烈又曰：可。語次甚不著意。海雷曰：觀母意。

嚮似卽求婚亦將不直於羅斯羅斯詎有他意耶麥烈曰初不在是海雷曰非是母胡爲夷猶或且羅斯意別有屬麥烈曰非也羅斯意中亦必屬汝惟吾願爾將羅斯出身渺茫處思之羅斯非麥烈之姪女其呼叔母者從俗也吾恐羅斯亦將以母節不足示人將以此拒爾海雷曰母言兒乃弗悟麥烈曰後當自明吾亦弗宣將入病榻中省羅斯矣海雷曰今夕更當與母言母許我乎麥烈曰一出病所卽到是間海雷曰請母示羅斯言兒歸矣麥烈曰可海雷曰尙欲煩母告羅斯言吾聞病焦煩幸使羅斯聞之麥烈曰如爾所囑方二人語時醫生及倭利物卽在複室海雷送母登樓卽入複室與醫生語海雷詢問先後病勢醫生一一揭示醫生語時極而司方啟行篋亦側耳聽醫生述狀是日午後衆聚談極樂海雷雖罷而醫生議論風生海雷亦頓忘其罷倭利物生平初未聞上人議論聞之深以爲雅趣殆旣睡則安樂無極於是每日晨起倭利物仍如前狀矣海雷亦晨起與倭利物偕出授以花所且教之編花之技海雷每成一花圓及球必令倭利物饋之樓上而瓶中之花開窗受光自樓下觀之愈形鮮

豔倭利物。每日進花。見羅斯。雖易新花。而舊花尙不忍撤。則拾而藏之。而病態亦日
 有起色。倭利物無伴。則專意讀書。覺進境。乃亦不知其所以然。然於此時。竟有所最
 震恐。及最不及料之事。驀然相值。則魂魄幾爲之震。倭利物所居處。在最下之一層。
 居諸屋後。倭利物歸時。所溫習舊書地也。室精而陳設亦雅。窗爲方格形。四圍蒼藤。
 下垂。奇馨滿室。窗外爲小園。圍以短籬。籬扉雙闔。籬外細草如氈。一望無極。一日下
 午。夕陽將落。倭利物臨窗讀書。久之。而天氣蒸炎。倭利物讀倦。欲寐。然心中猶有知
 覺。而花香時。仍觸鼻。觀微風動葉。亦似見之。忽覺空氣中似有所塞。似又至。猶太
 人賊窟之中。似法金以手指己身。另與一人語。又似聞法金言。此非其人乎。其人曰。
 然是間人。雜此孺子於萬鬼中。吾咸能辨之。語極惡劣。倭利物陡醒。面窗一望。大震。
 幾於不言不動。此窗口則法金及一生人。其人兇狡無倫。且怒。顧一見。猝如電撤。逝
 矣。然彼此皆覲面。倭利物如逢鬼物。少須跳窗而出。大呼求助。

家人聞聲爭集。見倭利物顏色頓變。以手指門外。但曰。猶太人。猶太人。極而司初不了。海雷夙聞其母言。則已悟及。取木棒言曰。彼何適。倭利物指其所嚮。言曰。吾跳窗稍緩。彼已遠逃。乃不省潛伏何處。海雷曰。必伏溝中。爾輩趣從我。遂縱出短籬。極而司既胖碩。則亦力追。醫生閒行。亦跳越而出。且跌且追。追時問所由來。海雷前望已不見賊。則於溝中覓之。方其覓時。三人皆逐及之。卽以狀語醫生。顧乃不之見。並地上足印無之。憑高四望。人蹤渺然。左嚮有小村落。計不能奔迅。卽赴是間。右邊有叢樹。然以時計之。亦必無及。海雷曰。倭利物誤耶。倭利物曰。吾目矚其人。同與公子相對一致也。醫生曰。又一人者爲誰。倭利物曰。此人卽在逆旅中。與之相觸者。海雷曰。汝確見其趨彼間耶。倭利物曰。吾在窗間。見此兇人跳籬而出。猶太人則出自籬扉。及追時已渺。海雷及醫生咸愕然。謂孺子所言。初乃非夢。胡以匿跡如是之速。海雷曰。奇哉。醫生曰。勿論吾輩。卽巡捕至此。亦且無術。顧此四人。尙覓至傍晚始止。海雷尙令極而司至酒肆偵伺。且示肆人以狀。懸賞購此二人。及極而司歸。言不得兆。

明日更以人往。仍言不見。海雷尙引倭利物至鎮上詢訪。終不獲。逾數日。即亦忘懷。不念。正於此時。羅斯已愈。能與家人爲歡談。吐甚樂然。倭利物恆見。母子作耳語。羅斯則微有淚痕。深以爲異。及愈後。醫生告歸。而母子及羅斯狀。乃愈劇。倭利物知有重事故。家人戚戚至此。一日。羅斯居餐房中。飯罷尙枯坐。海雷入移榻近之。曰。羅斯。吾尙有言奉白。想吾所言。汝當知之。卽吾心事。汝亦或知。第吾未敢明示之。爾海雷入時。羅斯色立變。倭利物以爲病後恆有之事。羅斯則側身以手弄盆間花朵。似待海雷發問。海雷曰。吾早欲行。羅斯曰。早行當也。惟此語當恕我。我非不欲。公子甯家者。然以私意言。仍以早行爲當理。海雷曰。汝曾否知我此來。蓋爲惡消息來也。心中蓋有一人。惟恐失之。失此則終身之希望墮矣。羅斯汝知此遭之病。在存亡呼吸間乎。語至此。羅斯珠淚已滴於花心。花心受淚。晶瑩如轉明珠。蓋美人之淚。不宜委諸塵埃。故以名花承之。海雷曰。此一人爲安琪兒之化。身上帝正在此欲召不召之時。嗟夫。羅斯吾以爲汝將歸其所。臨凡之原處。詎知仍留紅塵之中。與我且逐日漸有。

起色而我之驚魂走越亦漸漸凝結歸諸吾身且汝病態復蘇凡少愈一寸而吾之眼光卽寸寸隨汝而移汝幸勿以今日之言一如前日之不予以希望令予輾轉不能自遂羅斯仍哭曰我初不言此但願爾趣別此間用遂爾前路之功名海雷卽引其手曰羅斯汝乃望我以飛騰我若不得汝心者尙何飛騰之望嗟夫吾親愛之羅斯我之愛爾非一年矣但望遂我微名歸時與卿分之今茲名譽未立宦亦未成但掬此一心貢諸吾之愛矐用爲孤注蓋此心本來屬爾我亦不能不獻羅斯拭淚言曰君平日操行高潔待我以誠又復以愛今旣不見棄當聽我之微言海雷曰大抵欲鼓勵我以上達足以爲卿之偶乎羅斯曰否甚欲令公子忘我且非但忘朋友之情且立斬夫婦之愛天下之大多美婦人何所不得吾今願以至忠至誠爲朋友之交情奉報公子語至此掩面復哭海雷曰羅斯之不見答能否告我以狀羅斯曰知之可也欲移易吾意則萬不能得須知吾之不答正關名義匪特關君門望亦以表我真操海雷大驚曰我乃弗解羅斯曰汝尙不自明耶我旣無父母又無期功之親

卽受姓亦不審所從來安能冒昧遂我私圖使凡素之女郎縛繫君身使功名弗利且令社會鄙君我自問非辜恩之人何爲使公子淪於不復伸眉之地海雷曰或汝意初不屬我姑以名義句語未已羅斯色頰卽低聲止海雷曰吾無其事並無其心海雷曰旣不爲此我貢君以心曲胡乃無一詞見報羅斯曰我自問此事果後此不足累君者我決句海雷曰此決字謂決許我耶趣盡言令我心舒泰羅斯亦欲竟言卽復止曰胡必論此傷心之事在我固屬傷心然後此足用以自慰者亦正在今日謂系出寒微竟有公子見愛甯非幸耶海雷出矣更圖相見相見但存友誼今日之聚可云愛之盡期且吾一日無不私祝公子騰達海雷曰更有一言吾心蓋不了了但乞爾以簡明了徹之言報我羅斯曰公子當知爾之前程不至廣大耶君家戚畹咸躋通顯足以爲公子之輔者比比而是吾果自安於貧賤則人亦不舉吾名果欲存攀附之心則吾轉以惡名貢諸吾生身之母令舉世宣暴其短今但一言爲決曰吾姓上有絕大之污吾今但留污於一人之身萬不願令愛我之人亦蒙其辱海雷

長。踞。於。地。言。曰。吾。親。愛。之。羅。斯。吾。至。不。幸。爲。世。右。族。果。吾。爲。無。名。之。人。則。爾。之。視。我。亦。當。不。峻。拒。如。是。矣。請。更。見。告。羅。斯。曰。爾。何。爲。見。迫。至。是。殊。有。乖。於。公。道。海。雷。曰。我。知。爾。答。詞。如。是。然。固。欲。聞。之。汝。不。觀。他。事。但。觀。我。心。之。戀。爾。何。妨。破。格。爲。我。一。言。羅。斯。曰。然。則。告。爾。矣。但。得。爾。門。地。不。如。是。之。高。者。不。至。貽。君。家。以。惡。名。則。亦。甘。爲。公。子。之。助。今。蒙。公。子。青。垂。至。是。吾。心。已。足。若。勢。分。更。可。以。嫁。者。則。何。嘗。不。樂。樂。且。無。藝。語。時。亦。歎。歎。不。止。卽。伸。手。言。曰。吾。淚。禁。之。不。能。今。當。以。別。爲。上。着。吾。行。矣。海。雷。曰。尙。有。一。事。幸。勿。爲。最。後。之。語。更。待。一。年。或。事。勢。變。易。更。與。汝。提。此。議。又。不。果。則。爲。最。後。之。決。不。可。耶。羅。斯。曰。欲。力。變。吾。堅。貞。之。志。又。何。能。者。語。已。而。笑。顏。色。至。慘。厲。海。雷。曰。但。願。一。年。以。後。宗。旨。如。舊。吾。亦。決。不。再。犯。矣。羅。斯。曰。可。惟。傷。心。之。局。又。延。宕。一。年。矣。於。是。二。人。復。接。手。海。雷。納。之。懷。中。復。親。其。額。立。奔。而。出。

第三十六章

明日侵晨海雷就餐時。醫生知海雷欲行。卽曰。半句鐘間。汝宗旨變耶。忽而孝子。忽

而變爲吾伴。用盡朋友之情。昨夕告我。不待太夫人及密斯起時。即欲外出。致倭利物不敢采花。乃急圖送行。此事非爾肇之耶。倭利物汝觀之。彼焉對汝者。倭利物曰。先生行。且同密司忒麥烈同行。童子胡敢不送。醫生曰。佳孺子。異日至吉德西時。必枉我。又語海雷曰。汝行趣。得毋尊叔以手諭來。速若行。海雷曰。季父初未有事。且此時尙無事。可以勿行。醫生曰。旣不爲此奔波。何爲令人莫測。想今年耶穌誕前。汝可至議院矣。海雷曰。未定也。少須車至。極而司進取行篋。醫生亦出。海雷引倭利物曰。有言告汝。同至窗下。言曰。倭利物。汝能書矣。倭利物曰。然。惟文字不能自達其意。海雷曰。我此去歸期尙遠。願爾以書予我。半月必一次。書但寄倫敦郵政總局。我自往取。汝能允否。倭利物曰。此寵我之事。胡敢不承。海雷曰。書中必言吾母及密斯麥烈如何。書中必無事不言。讀書何許。家人所言何事。彼指羅起居飲食樂趣如何。必無遺漏。始可。倭利物曰。諾。海雷曰。汝作書時。勿令彼人知之。知之亦無礙。但不欲其勞擾耳。倭利物大悅。海雷尤再三慰勉。倭利物而行。時醫生已登車。極而司啟車門待。

海雷。海雷。仰首望樓窗。卽慨然登車而去。旣登。囑御者曰。汝必趣行。鞭聲動而車已飛越。送者但延踰。以目至於不見。始止。尙有一人凝盼此車。車已渺然而眼光尙注。蓋羅斯之隱於紅樓簾影間。當海雷仰首時。羅斯倩影已伏其內。因自言曰。此人尙勃勃有生氣。吾始以爲其人。去時必怏怏。今如是。吾心慰矣。天下人之淚。有爲悲而流。亦有爲樂而流者。今羅斯粉頰上之啼痕。固悲多樂少也。

第三十七章

密司忒本特而。一日坐於卑田院客堂之中。二目凝注不爇之爐。以時在夏中。罍不爇。且無炭。空空如也。蒼蠅之籠。懸於高處。蠅聲喧鬧。籠中本特而顧之而歎不已。似心有所思。一聞蠅聲。卽勾起其愁懷不少。旁觀者不但自其太息之聲揣之。知有殷憂。卽以其服飾言之。亦有今昔之異。當日之號衣。及其高冠。今又安在者。但見所衣者。爲寬博之衣。非復公服。卽頂上之冠。亦尋常百姓所御者。噫。本特而今日非復公差矣。天下人衣服之炫人。足以助人儀表。斯言乃正不妄。如大將也。主教也。若彼貴。

人。但觀衣冠已足。生人景仰。脫去大將之肩章。下主教之道帔。則人矣。非大將及主教矣。此二種人。一爲國家勳爵。一爲上帝聖徒。其所重者。亦託諸衣服而已。且二種人。實爲小民所百思不到者。自密司忒本特而娶密昔斯考尼。其人爲貧婦院中主婦。而公差之爵位旋替。故其頂上之冠。及金絲之袖飾。一時並脫。本特而太息曰。明日者爲吾完娶之。二月期滿。然以時考之。類數年矣。且以吾身售諸彼婦。其值特銀羹匙六。糖鐏二。牛乳壺一。尤有一半新半舊之竹榻。二十鎊之金錢。如是而已。不幾賤售耶。於是連呼賤售不已。卽聞其後有人作鄙聲曰。賤售耶。卽以一文買汝。尙稱爲貴。吾以何價買汝者。貴矣。貴矣。此恨上帝知之。本特而迴首而眼光正射注其賢助之面。考尼自屋中出。僅聞賤售二字。卽疑度其自艾自怨。以辭試之。顧已中矣。本特而作色言曰。密昔斯本特而。婦人亦作色曰。何也。本特而二目兇露。言曰。請爾視我目光。以爲平。日用此目光射窮人。窮人皆俯。今日卽以此試其妻。若仍弗懾者。則生平伎倆盡矣。外史氏謂窮人之畏彼眼光。必胃中無蓄。故壯氣不伸。見光而懼。若

考尼者。腦滿腸肥。精神威猛。胡能見屈。則笑之。以鼻此笑。直出本特而意料之外。先則自疑。既乃生懾。即復仰視蒼蠅之籠。無敢正視。已而考尼之聲動。似醒其大夢。言曰。本特而汝。今日即以假寐過時光耶。本特而曰。我坐是。即如吾意。吾雖不假寐。然噫也。伸也。哭也。均我主之爲吾之特權。考尼曰。汝安得有權。本特而曰。然吾權爲丈夫之權。可以發命令而驅駕人。而密司忒考尼之未亡人。即答曰。女人特權。又安在本特而曰。女子何權。但有聽令爾前夫能如吾所行其人。或尙生也。然考尼見本特而。倔強如是。知交鋒之時至矣。惟先發者始制勝。迎擊。即在此時。則立據巨榻。號眺大哭。咒誓本特而爲負義之畜生。顧欲以眼淚漬本特而之心。於計良左。蓋本特而之心。堅如金石。水沃弗入者也。如戴皮冠。經雨愈勁。況眼淚者。敗人之所爲。本特而自以爲戰勝。其妻爲意甚得。視考尼作恭慎之言曰。汝欲恣哭者。不拘汝以時。此亦體操一類。足以增人體力爲功。非鮮既開。肺氣且足。洗面降其無名之火。哭亦有益於身。本特而既授其妻以良方。則取冠。冠之其狀甚偏。此爲得意人之舉。動將徐徐。

出。門。而。去。行。時。高。視。闊。步。無。復。拘。檢。然。考。尼。之。技。勇。尚。不。止。此。特。以。淚。者。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制。人。至。便。而。速。既。見。此。技。不。售。則。易。之。以。拳。勇。拳。勇。之。下。手。處。但。聞。腔。然。作。聲。本。特。而。之。冠。騰。上。空。際。飛。舞。而。下。第。一。擊。既。去。其。冠。第。二。著。即。扼。其。吭。以。巨。靈。之。掌。連。批。本。特。而。老。頰。疾。如。風。雨。更。參。以。他。技。抓。其。臉。擗。其。髮。旋。知。足。矣。極。力。推。之。立。跌。於。巨。榻。之。上。指。而。斥。之。曰。汝。後。此。更。敢。據。丈。夫。特。權。否。耶。本。特。而。此。時。無。聲。無。臭。考。尼。忽。作。赦。書。曰。起。之。汝。以。身。向。外。不。爾。更。有。嚴。刑。加。汝。本。特。而。俯。而。拾。冠。以。目。視。大。門。尙。夷。猶。未。行。考。尼。曰。汝。不。行。耶。本。特。而。取。冠。斜。施。而。行。尙。言。曰。吾。何。嘗。不。行。吾。親。愛。之。人。汝。胡。爲。嬌。嗔。如。是。我。幾。句。時。見。考。尼。俯。身。理。地。氈。防。更。起。擊。則。立。奔。而。出。本。特。而。此。舉。乃。不。自。料。既。出。則。思。復。仇。先。徼。巡。貧。婦。之。院。一。周。忽。至。一。澣。衣。之。所。未。入。時。聞。言。語。甚。囂。雜。即。怒。曰。此。等。婦。人。禮。宜。敬。我。乃。推。門。入。曰。汝。輩。胡。叫。囂。無。禮。至。是。岸。然。直。入。顧。一。入。門。立。霽。其。威。則。所。謂。丈。夫。之。目。光。又。適。射。考。尼。之。面。本。特。而。曰。吾。親。愛。之。人。乃。不。審。汝。先。在。是。考。尼。曰。汝。不。知。耶。且。汝。至。是。何。爲。本。特。而。曰。吾。經。

門。次。聞。此。中。詈。聲。喧。騰。殊。悖。規。律。語。時。見。二。澣。婦。方。竊。議。似。指。已。短。考。尼。曰。彼。卽。喧。騰。與。汝。胡。涉。本。特。而。愕。然。曰。我。句。我。句。考。尼。不。及。待。卽。曰。言。我。何。也。本。特。而。曰。汝。長。是。間。防。爾。無。暇。我。代。爾。勞。考。尼。曰。實。告。汝。吾。所。行。事。爾。莫。能。干。汝。行。矣。本。特。而。欲。行。忽。見。二。澣。婦。附。耳。竊。笑。則。大。怒。以。爲。揭。舉。已。過。仍。挺。立。未。動。考。尼。大。怒。卽。舉。巨。杓。之。皂。莢。水。罵。曰。汝。仍。不。行。此。水。淋。爾。額。矣。讀。吾。書。者。須。知。本。特。而。此。時。胡。能。不。行。旣。出。而。此。中。笑。聲。大。作。矣。本。特。而。自。歎。生。平。已。矣。身。爲。國。家。公。差。乃。一。鐫。級。卽。爲。怕。婦。之。人。變。化。氣。質。胡。以。如。是。之。速。爲。時。僅。二。月。耳。若。在。此。二。月。以。前。不。特。可。以。自。主。並。足。爲。他。人。之。主。今。何。言。者。盛。氣。欲。出。而。侍。門。之。童。子。竟。爲。本。特。而。力。批。其。頰。始。出。游。行。半。日。氣。乃。盡。平。遂。至。一。酒。肆。中。小。飲。肆。空。但。有。一。人。知。不。爲。人。所。遇。卽。徜徉。而。入。旣。入。索。酒。室。中。已。有。人。獨。酌。體。甚。偉。碩。衣。寬。綽。之。外。衣。汗。泥。點。點。似。從。遠。道。而。前。本。特。而。入。而。略。視。不。與。爲。禮。獨。坐。自。酌。且。披。讀。報。章。狀。甚。從。容。顧。天。下。有。一。定。之。理。二。人。共。處。雖。不。交。言。必。互。相。竊。視。本。特。而。視。此。人。時。而。此。人。亦。竊。視。本。特。而。二。目。相。觸。本。

特而則力避之。迨彼此互視。其人言曰。足下張望於門外。得毋尋我耶。本特而曰。我乃不審。足下在此。足下得毋爲密司忒。句本特而語至此少停。意欲得此人之姓氏。令其自言。其人即答曰。足下乃非覓我。不爾。則我之姓氏必能知之。今旣弗知。則可勿問。本特而曰。我亦不必求索。語後寂然。久之。其人言曰。鄙人曾見足下。足下前此服飾。初不如是。殆變服矣。足下前不嘗奉役於官中耶。本特而愕然答曰。然。其人曰。前此固爾。今改業何作。本特而曰。我今爲貧婦院院長。其人曰。院長耶。今使有益於足下者。足下當能以坦然相示否。本特而曰。人旣娶婦。則有家矣。利益之事。較未娶者。嗜之逾酷。似我官司。亦正清苦。果有金資。得諸正路者。固亦不辭。其人微哂似許。可。卽掣鈴。傭保旣入。其人卽以本特而空杯授之。曰。取冽酒。復謂本特而曰。足下於酒性好冽耶。本特而作咳聲。曰。可。句又咳曰。第不可過冽。其人曰。傭保汝識之。少須傭保出熱酒。本特而試嘗。辣性穿眼。淚簌簌落。門閉。其人曰。足下聽吾道。悃悃。吾今日下鄉。本欲訪足下。似有鬼神所詔。無心中。足下竟來。吾意欲訪君以事。事出細微。

然亦非枉足下者。此物且先晒納。語時推兩金鏹於本特而前。本特而取而視之。辨其真僞。遂納諸衣囊。其人曰。此時意請足下追憶。十二年前事。本特而曰。爲時久矣。第足下試言之。吾當領會。其人曰。地爲卑田院。本特而曰。更言之。曰。時爲薄暮。其事又爲收養私誕小兒之地。有一小兒。即生於是間。本特而曰。是中育小兒匪少。其人曰。我所問者。卽一瘦小之兒。曾在市樁肆學藝。復從彼中逃向倫敦。本特而曰。然則爾所言者。卽倭利物小忒威司忒耳。此人我殊了了。其惡稔矣。其人曰。我非究此子之蹤跡。所問者爲一老嫗。卽彼母生產時爲看護之婦。今其人又安在本特而已。醉則笑言曰。今實不審其人安在。似世間無是人矣。其人曰。汝究何言。本特而曰。去冬物故矣。其人聞耗。則二目凝注。不知其爲樂爲憂。片時無語。久始曰。初無他事。卽此已得。語時立起且行。本特而者。狡獪無倫。知所問者必祕事。然吾妻知之。今當就是人生財。以沙雷死。日卽彼夫婦定情之日。故憶之。至悉。雖其妻未發其祕。而心中固知沙雷之死。必有祕事。爲妻所知。及見其人將行。卽曰。尙有一婦人於死媪未逝之。

前有長篇之語。果足下欲聞。尙可一見。聽其敘述。此人聞言。卽張皇問曰。此人安從得之。本特而曰。但有鄙人知之。其人曰。以何時見。本特而曰。明日。其人曰。以明晚中九句鐘。卽出鉛筆書地名。手顫不已。付本特而曰。明日九句鐘。汝以婦人至。吾所書示汝之地。我亦勿待言其祕密。此事自關爾之利益。語後付酒值遽行。出時初不爲禮。但曰。明日九句鐘。勿忘勿忘。本特而待其去後。出紙視之。則不書其名。卽復出門詢之。其人曰。迹我何爲。本特而曰。明日奉謁。何由問君姓氏。其人曰。孟克司。語畢竟去。

第三十八章

明日九句鐘。爲炎蒸之天氣。雲片四集。雨點厯落至巨。以狀卜之。且大雷雨。此時正本特而夫婦行經陋巷之中。地近太姆斯河次。去本特而家已一英里有半。夫婦均著舊外衣。一以蔽雨。一以高領壅蔽其面。不聽路人見之。本特而先行。手一不然之燈前引。時時回顧其妻。所蒞地。爲宵人攢聚之區。名爲小賈。實則狗偷。屋小如籠。或

以土擊堆疊而成。或補以破舟之板。開門卽見河水。尙有破船臥之岸次。年久亦垂爛矣。並有斷槩腐繩。積疊無數。初見似尙可用。實則陳腐已久。弗適於人。在羣房中。有一巨室。門亦臨水。似當時爲工廠之類。今亦頽廢。蠹朽欲傾。其尙未仆者。似留待機會乘勢而委。夫婦至此而立。雷聲已震。雨且大至。本特而取紙觀之。言曰。此間當未甚遠。忽聞危樓之上有人呼曰。至耶。本特而循聲上仰。則見有人居第二層樓。俯身下視曰。汝少須。吾卽啟關。考尼曰。吾所定者。其卽是人乎。本特而點首。考尼下令曰。汝見彼人。切勿嘵嘵。一發。吻彼人探吾祕。吾利喪矣。本特而未答。孟克司卽招手令入。考尼先行。本特而隨之。旣入。孟克司曰。汝胡爲遲留不入。本特而曰。門次少乘涼風。孟克司曰。汝生平。宜在地獄受焚。詎此一二點雨。足沃汝耶。語後目視考尼。考尼固有膽力。然亦無敢正視。則注目下視。孟克司曰。此婦人卽爾所言者乎。本特而遵婦言。但曰。然。考尼視孟克司曰。汝意謂婦人心中不能堅守祕密。卽生疑乎。亦以目報之。孟克司曰。婦人固能守祕。然取之亦易。考尼曰。安見其然。孟克司曰。婦人之

祕事。果與其性命名譽有關屬者。始不敢傾囊而出。考尼曰。是奚不然。孟克司曰。以此觀之。汝自弗言。遂招手入一廣大之室。更引登樓。及於梯次。則電光瞥過。巨霆作聲。屋爲之震。孟克司掩耳曰。雷聲良足震人。半日無言。力掩其面。久之顏色慘變。言曰。我病怔忡。聞雷輒悸。今愈矣。遂登。既登。則力閉其百葉窗。屋上有燈。以轆轤引繩。用以上下其燈。遂縱繩。燈光頗微隱隱。中見有敗榻數事。圍一圓案。孟克司曰。茲事以早了爲上。且事爲此婦人所與聞。語時固嚮本特而。考尼則疾答曰。知之。孟克司問考尼曰。此男子言當時有病。臨命時曾有語告汝。是乎。考尼曰。然。病嫗所言。卽孺子母之軼事也。孟克司曰。我之所言。第一語。卽問爾病。臨終遺囑。究爲何言。考尼曰。此語。迨爲吾之第二語。吾之第一語。蓋云。傳此消息。應值何價。孟克司曰。我尙未知此消息。曾否有利於我。胡乃遽授若價。考尼曰。君不定價。則我又向何人取價。耶。況其中。固有宜得重酬之物。孟克司曰。是中果有重值之物。耶。考尼微語曰。語後更品其低昂。此事可虛可實。孟克司尙欲以語詰之。曰。病嫗死時。曾否有物佩諸身。

次考尼曰。趣定價。吾早知此消息。必有以重價相市者。今主人其卽市我之人矣。蓋考尼之祕。本特而一不之知。故聽者殊不止。孟克司卽本特而亦駭爲未聞。孟克司作色問曰。汝究索價何若。考尼曰。吾所欲者。示所值如何。請自裁決。孟克司曰。或且不值一錢。或且可至二十鎊。趣言之。以定可否。考尼曰。適所言者。必於二十鎊上。更加五鎊。予我。我言之矣。惟先與以金。而後發言。不得錢。吾不汝告也。孟克司向後而退。言曰。乃二十五金鎊耶。考尼曰。吾言汝乃弗聞。爲數實非鉅。孟克司曰。數言乃取重值。果不值一錢者。奈何。況事隔十餘年。何復如是之貴祕。考尼曰。此事如沽酒。愈陳者。則索值愈夥。汝言其人死乎。然尙有生人在。卽更隔十餘年。亦必有人索其底蘊。孟克司曰。果先予錢。而言者。乃不能如值。又將奈何。考尼曰。不值者。尙可索歸。我爲女子。無人保護。汝得之不易易耶。本特而曰。吾親愛之人。有我在。安言無護。我料密司忒孟克司亦文人。必不爲此暴烈之事。尤當知我亦非無力之人。當日在公執法。甚厲。果使吾性猝發。烏能當者。語時。引手握掛燈之繩。以示武力。考尼大怒曰。愚

駭。趣。閉。汝。口。孟。克。司。曰。此。間。安。能。獮。語。汝。果。審。進。退。卽。割。舌。亦。不。願。爲。是。狂。妄。矣。噫。汝。二。人。爲。夫。婦。耶。汝。二。人。來。時。吾。固。料。及。於。是。納。手。衣。中。出。布。囊。數。二。十。五。金。鎊。授。考。尼。言。曰。汝。收。此。金。茲。方。有。巨。霆。霆。聲。止。後。汝。更。爲。我。言。之。而。雷。聲。果。在。屋。頂。已。而。漸。動。漸。沈。孟。克。司。始。引。首。聽。考。尼。語。此。時。三。人。聚。首。一。處。發。語。甚。微。一。燈。如。豆。然。尙。作。光。射。此。三。人。之。面。四。周。皆。黑。但。見。此。三。人。顏。色。慘。白。厥。狀。殆。類。鬼。矣。考。尼。曰。方。老。沙。雷。死。時。屋。中。卽。我。與。彼。二。人。而。已。孟。克。司。曰。其。旁。果。無。人。耶。考。尼。曰。無。之。其。人。似。死。我。手。中。者。孟。克。司。曰。可。可。更。言。之。考。尼。曰。彼。言。昔。有。少。婦。卽。在。此。榻。上。生。兒。因。面。本。特。而。曰。兒。卽。爾。昨。日。所。述。者。病。母。之。身。有。物。爲。沙。雷。所。竊。而。去。孟。克。司。曰。所。得。物。售。耶。考。尼。曰。彼。語。時。已。將。就。死。蓋。言。質。矣。孟。克。司。曰。此。外。無。他。語。耶。是。必。更。有。所。言。若。不。言。者。則。吾。仍。無。所。得。考。尼。從。容。曰。彼。果。無。第。二。言。立。時。淹。逝。然。死。時。手。中。則。堅。握。一。物。吾。劈。而。視。之。則。中。有。陳。污。之。紙。孟。克。司。曰。中。作。何。語。考。尼。曰。質。券。也。孟。克。司。曰。所。質。何。物。考。尼。曰。吾。自。能。明。其。底。蘊。以。理。度。之。嫗。先。藏。此。物。後。以。不。得。錢。始。付。之。

質庫。惟逐年付息。不令期滿歸諸鳥。有意或得錢時。則贖之。迨死。仍無錢。故臨命。尙執此質券。吾得此。知後此。或且有用。因贖諸庫中。孟克司曰。物又安在。考尼出一羊皮小囊。擲諸几上。孟克司抓得之手。顫如冒寒。啟之。則小金匣。其中髮一小束。及戒指一。考尼曰。戒指上有安尼司三字。尙有年月。卽倭利物。生之前一年。孟克司曰。此外無一物。耶考尼曰。無之本特。而知妻語已畢。此二十五鎊之金錢。必不更落人手。於是長呻。拭其額汗。考尼曰。此事前後。吾猶弗詳。今欲轉叩爾。以二語。其許我耶。孟克司曰。問固許。汝惟能答與否。則又當別論。考尼曰。我但問爾所求之物。是否卽此。孟克司曰。然。第二語如何。考尼曰。汝得此何用。汝得毋以此物嫁禍於我。孟克司曰。不特無以害爾。卽我亦脫然無害。汝勿前前時。防有性命之憂。且靜觀吾作用也。語後移。其榻起。地板中鐵環。其下似有祕處。本特而立退。孟克司曰。汝試下觀。因挽燈置穴上。且曰。汝勿憂。果我欲置爾輩於死者。則入門時。卽可了爾性命。今且臨觀。惟勿怪駭。考尼先前本特而躡步觀之。穴中卽河水所滲處。屋蓋木樁之上。水作旋渦。

而逝。厥聲至巨。孟克司曰。設有人墜落於此。明日尸身將不知其處。本特而曰。當在數十里以外。尸身碎矣。孟克司點首。取小囊擲之。微聞有聲。旋止。孟克司蓋穴板。言曰。物歸是問。永無見天之日。今無他言。請賢夫婦出此陋室。本特而大驚。言曰。行也。孟克司曰。汝此後尤當祕之。至爾妻。我則無復計慮。遂窺目視本特而。本特而退行。且行且言曰。少年人。汝自勿憂此事。我夫婦亦有係屬也。孟克司曰。汝頗知旨。試燃燈歸矣。本特而聞孟克司言。立然其燈。若更退數武者。立仰翻而下樓矣。本特而卽於微燈中。然已燈。靜聽無行人。始出。孟克司送之於門次。本特而驚水穴。以爲一觸腐板。且立陷。遂趨趨而前。至門外。與孟克司少爲禮。卽冒雨歸。

第三十九章

一日之下午。沙克司在巢穴中睡醒。惺忪中問曰。何時矣。今沙克司所居地。非復前此之所居。然尙在此陋巷中。其陋較前爲甚。但有一窗。窗臨一小街。匪但於住居觀之。知沙克司將敗。卽證以他事。亦復非佳。屋中陳設旣無。衣服亦尠。沙克司則憔悴。

臥病。仰偃於榻。裹以寬博之外衣。冠垢膩之睡帽。髻長如馬鬣。犬卽臥其榻下。時時舉目觀主人。又或聳耳聽門外足音。臨窗有女人。方補綴半臂。其狀亦瘦無人色。觀之。幾不類南施。惟聲音尙能分別。答曰。逾七點矣。爾今日如何者。沙克司罵曰。吾弱乃同水性。汝來扶我。我不欲更臥矣。沙克司雖病。而性仍烈。則斥南施爲遲緩。批之。南施哭。沙克司曰。汝嚶嚶何爲。果不吾助者。分手矣。汝聞之乎。南施強笑曰。汝又妄有所度。我何嘗不聞若語。胡必苦苦與我作冤對。沙克司曰。我固欲與爾爲難。南施歎曰。吾侍病。恆累夜不睡。如侍嬰兒。今略閒。乃又責我。果能迴思。或不暴厲。乃爾。沙克司天良微動。卽曰。我固不苦汝。汝何哭爲。南施拭淚曰。汝勿憂。我少須止矣。沙克司以爲咒其死也。復怒曰。我何事而止。汝趣出。吾不欲聞慘毒之言。此在平時。南施亦出。然此時累夜不睡。熱血上冒。立時而暈。沙克司以爲罵之卽醒。已乃無驗。則呼人臨助。時法金方至。卽曰。何事爾爾。沙克司曰。汝不前助。遠立何爲。趣前令之醒。法金立前救護。雅克隨入。入時背囊。卽委囊於地。迴身自卻。立身取酒罌。立齧其塞。以

酒傾入南施口中。語卻立曰。爾取風箱吹氣於病者口中。法金擦其掌。沙克司啓其襟。於是三四人左右圍拯。南施微微蘇其知覺。奔至長橈中偃臥。沙克司問法金曰。乘何惡風。吹爾至此。法金曰。我非見煽於惡風。特以食物饋爾。雅克汝前。出其佳品。上沙克司。我今日固費錢購此耳。雅克啓囊。逐物檢出。付卻立。卻立每出一物。卽極贊其美。最後則冽酒一巨罌。雅克滿斟上沙克司。沙克司立乾之。法金搓手言曰。以飲酒之狀言之。汝愈矣。沙克司罵曰。汝果早至者。吾不早愈耶。如是大病三禮拜之久。汝胡不來。可云蠢物。法金聳肩笑曰。孺子。汝爲我聽彼言。我以物至。乃報我以惡聲。沙克司此時見食物羅列。卽曰。物固佳品。惟汝何以不來。直視我如狗。今日之來。尙何言。想爾必不爲視病而來。法金曰。我以事至倫敦。可一禮拜。沙克司曰。一禮拜在客。尤有二禮拜者。又胡不前。法金曰。語不復盡。吾敢以名譽爲誓。必不無心於爾。沙克司曰。以何物爲證。耶孺子。趣切餅飼我。汝安有名譽。吾已格格欲吐。非以餅遏之。濁穢且上行。法金曰。汝胡負氣。吾乃無一日忘汝。沙克司乾笑曰。汝亦念我耶。汝

迨於暗中策我。我愈者必派我以事。尤知我方在困。隨爾所恤。儘可爲爾效命。今果無此女子者。我死久矣。汝胡名友誼。法金曰。汝安得有此女。非我貢汝。汝亦安得南施。此應吾功。南施起曰。沙克司。法金之言非謬。可勿促促而較。恕之可也。南施旣前。室中衆情立變。法金以色示二童子。二童子爭斟酒上南施。南施不能多飲。法金進以諛語。沙克司怒少解。以沙克司累斥法金。法金不報。則亦無言。與酒杯近。沙克司曰。汝輩言纍纍。甚有術智。惟吾今日必欲得錢。法金曰。腰橐乃無一文。沙克司曰。爾家有之。歸拾卽是。法金揚手言曰。安得多錢。沙克司曰。汝惟金多。不能悉數。故不之知。顧無論如何。今日以必得爲度。不恤其他。法金曰。我命雅克往取。沙克司曰。否。雅克凶狡已極。汝遣彼行。彼必言迷路。或言遇捕潛返。種種讒言。孰能信之。欲去者令南施隨爾行。吾假寐以待。於是法金與沙克司商酌久之。所索五鎊之巨。則降抑至於三鎊四先零。六辨士。法金尙言曰。我爲汝得。則吾家所留僅有十八辨士度日矣。沙克司沈吟曰。旣不得當。我僅能如約而已。南施少易衣履。待法金同行。法金鞠躬

與南施諸人同出。既去。沙克司遂寐。已而數人至法金家。託貝及吉忒林方爲葉子之戲。吉忒林仍敗績。出十五辨士。償託貝。諸人既歸。託貝亦微愧。則取冠言曰。沙克司如何。徑出。法金曰。有人見訪。未。託貝曰。未也。吾爲爾司家。幽閤極矣。理當有以償我。語後。拾所得之辨士。作不屑狀。從容而去。吉忒林見託貝行。即私念曰。我縱屢敗。然終服其能。法金曰。孺子時至矣。汝輩當更爲貿易於外。時已十句鐘。今日乃無一物。語後。三童子取冠外行。既去。法金語南施曰。南施少坐。吾將授汝以錢。出鑰匙曰。此匙殊無用。惟櫥中所儲。均彼所竊之物。試思。我有何物。加鑰者。此貿易無味。但餽口耳。吾生最喜童子。既得數童子矣。不能不加以資養。吾勉力支持久矣。已忽納匙於襟間。曰。誰耶。南施踞榻坐。初不斂避。聞聲。知爲男子。即立去其冠。及領巾。納之。下。法金駭視。南施徐曰。熱也。法金亦不之疑。言曰。此人我蓋約之使至者。南施聽之。彼入。汝可勿言索錢。幸彼無多言。言後。我即付爾。遂以燈啟關。少須人入。則孟克司也。孟克司見南施。即卻退。法金曰。爲是間女徒。即曰。南施。汝且勿避。而南施亦不之

視。迨孟克司語法金時。則又竊視其面。法金曰。孟克司何所聞而來。孟克司曰。新聞至鉅。法金曰。佳耶。孟克司一笑。應曰。似未壞。此著吾行事。乃祕同鬼神。今將有言告爾。遂以目視南施。欲令之行。南施以首他顧。如不之見。法金上指樓級。二人乃同出。南施聞孟克司曰。吾不更至前此可怖之地。聞法金笑。答言則不了了。已聞樓板憂憂有聲。知登樓矣。南施遂去其履。以外衣裹其首及肩。側聞履聲。息似已歸坐。卽以赤足登樓。藏於暗陬。二人均莫見。南施上可一刻鐘。卽歸座。著衣履。訖。二人已下。孟克司出。法金復登樓取金。旣下。以燭置几。曰。南施。汝胡變色。乃爾。南施曰。我乃未覺。法金曰。胡以面無人色。得毋病乎。南施曰。或道中冒寒耳。汝趣出錢。我行矣。法金每出一錢。輒太息一次。二人無言遽別。南施旣出。欲暈。坐於鄰家門外。幾昏昏不能辨道而行。忽爾思及病人。則力馳而返。旣歸。尙帶惶怖之容。幸不爲沙克司所見。但問曰。金鏘得乎。曰。得矣。沙克司聞已得錢。則仍扶頭而睡。明日則更以錢購甘脆。食之。凡強盜旣得食飲。而兇頑之氣。已略爲平。亦不深辨南施之恐狀。但圖醉飽而已。脫

令法金見之者。則南施必且無幸。若沙克司者。但有獷暴詈人之習。胡能辨析入微。是日薄暮。南施之心愈憂。迨沙克司既寢。南施坐俟其睡熟。顧沙克司尙據牀飲酒。杯盡復索。見南施顏色頓異。心中亦疑駭不止。言曰。汝今日顏色大類死人。何也。南施曰。無之。汝病後眼光視人。安能得人正色。沙克司執其手力搖之曰。汝必有故。不爾必不變異至此。南施僞笑。然身顫不已。沙克司曰。汝豈傳染吾病耶。或心懷異圖。將舉發吾隱。然而必不至。是南施曰。汝策我何圖。沙克司曰。此特我之妄意。若汝圖我者。三禮拜前。足以致我於死。言已。自慰力盡。其杯復索。藥於南施。南施起。傾藥水雜以安眠之藥。沙克司飲藥後。言曰。汝坐此侍吾睡。勿更爲此慘戚之容。若不力改。吾將爲汝改之。惟改後。汝求復本。來面目難矣。南施旁坐。沙克司堅執其手。以目注其面。少閉復開。如是者再。狀似懵騰。復又驚醒。張目四矚。後立睡甚酣。手亦漸釋。厥狀如暈。南施起立曰。此嗎啡之性靈哉。惟此行不審。能救之否。於是著衣取冠。時時迴顧沙克司。防其猝起。整衣後。復至榻前。與沙克司親吻。啟扉下樓。甫出廣衢之上。

卽聞叫旦之人呼曰。九點半鐘矣。南施進問。近十點乎。其人曰。吾更轉一彎。卽呼十點矣。語後以燈照南施之面。南施卽行。自言曰。吾至彼不審能逾一點鐘否耶。且行且見沿街店肆皆閉其扉。遂縱步行而趨。有時所經處。幾欲俯身馬頸之下而過。左右之人趨避馬車。見南施犯險。皆爲慄然。及至廣衢。夜已近午。人蹤愈稀。路人見南施疾行。咸動疑駭。至有人力趨其前。視其面。南施不顧。極力而趨。垂至時。道上已無行人。南施所嚮地爲海德巴克逆旅。門外有巨燈。及時鐘動十一點。先猶遲疑不敢進。及聞鐘動十一點。遂決然而進。見司閤者無人。則張皇四顧。將直赴樓上。忽身後有人啟關。則一衣履整潔之婦人。問曰。客欲尋誰。如此忽遽。南施曰。是間有一貴婦。吾將訪之。此婦人鄙其衣履之敝。作不屑語曰。汝乃欲訪貴婦人耶。貴婦人爲誰。南施曰。有密斯麥烈者。吾將與言。此婦人恥不與言。卽別呼一傭保曰。汝與是人言。吾無暇與語。南施卽語傭保以欲見麥烈意。傭保曰。吾告樓上人。述汝爲誰者。南施曰。事屬重要。不必通名。傭保曰。卽云事也。究爲何事。南施曰。事可勿言。但言有重事求。

見傭保力推之曰。此何能。汝趣出此門。南施大怒曰。我決不能出。非重被瘕傷。決不出。此若與吾鬪者。如汝輩二人者。吾亦無懼。語已。四顧言曰。此逆旅中。尊客有能以公道待我者乎。我無他圖。特爲人傳語。以窮故。格不能入。傷哉。方南施與傭保爭時。有數人聚觀。及聞是言。即有厨人出。與其事。言曰。周汝胡不登樓爲彼一言。傭保曰。此等人者。謂貴人能款接之耶。尙有女使數人。咸曰。似此無禮之人。直足辱及我輩。胡不驅之門外。南施曰。待我傳語後。遂我出門。甘之。今茲必爲我傳語。當仰體上帝仁心也。此時善心之厨人復出。爲南施緩頰。而傭保不得已。爲之傳語於樓上。方以足著梯級。即言曰。令我將作何語。南施曰。汝但言一年少貧婦。欲獨對密斯麥烈。果言之不衷。但第一發聲。即可驅我下樓。無悔無悔。其人趣登。南施候於樓下。顏色慘白。身顫不已。女侍則羣嗤其貧。喋喋作私詈。及傭保下樓傳語請面。則女侍又譁然議論。謂世道凌夷。薰蕕無別。善惡乃一加禮待矣。又有人曰。銅也。金視之矣。其第三人曰。名爲貴婦。肯見此人。尙何名其爲尊貴。南施如不之聞。隨傭保上。至於外舍。中

懸一燈。備保遂出。

第四十章

南施一生純於市廛上行。所行處。又爲倫敦中澀濁之地。顧雖如此。而女人之天性。尙未淪沒垂盡也。及聞有纖步之聲。自內而出。自慚形穢。羞不自容。及此女啟扉入。南施視之。則嬌娜莊麗一女郎也。南施觀已。卽俯首視地。言曰。吾冒見女公子。乃大不易易。果使貧婦負氣而歸。則女公子必有一日之懊悔。羅斯曰。店人無禮。吾心亦至內慚。幸勿介介。今尊客見貺。究何教者。南施聞羅斯溫雅而慈柔。無一隙自高之氣。其事乃出南施所弗料。則感極而涕。以手掩目。稱曰。女公子果世界上如公子者。能增多數人。則我輩亦可以銳減數人之數。羅斯曰。客坐果貧。不自聊者。吾力能至。必以以奉助。今客坐矣。南施尙哭。言曰。女公子聽貧婦立。且請勿以溫語見加。果女公子知我生平。則萬萬不至加禮如是。今爲時迫矣。吾當簡質言之。此扉先宜嚴閉。羅斯大駭。退立曰。客何爲言。掩扉。南施曰。我所言事。旣係吾身。尙係屬數人之性命。

此事安可令旁觀聞之。女公子亦聞倭利物自本東徼耳。一善人家外出爲一婦人。冒爲姊氏捉之而去。其人卽我也。羅斯大驚曰。汝耶。南施曰。然。我自有知覺而來。直與兇人同居。生平初未聞善類之言。此亦不辰所致。或託上帝之憐耳。羅斯大驚曰。此何如事。乃令我親見而親聞之言。已卻退。南施曰。女公子宜跽謝上。蒼少時有人管汝。不至淪落。小人之窟宅。忍此飢寒。失其本性。羅斯曰。聞言殊心恫不已。南施曰。女公子固愷惻人也。今日我來果使吾同居之兇人知吾命決無生理。女公子曾亦聞有人曰。孟克司耶。羅斯曰。吾安知之。南施曰。彼尙知汝故貧婦始迹。女公子至此。羅斯曰。吾何由見知於其人。南施曰。然則此孟克司者必爲僞名矣。自倭利物入室行竊時卽爲君家所留。吾已心疑此人行狀。一日彼與猶太人法金私議爲吾所得。據彼言則倭利物者似爲孟克司所欲得之人。吾亦不審其何故。但與劇賊法金熟商。能得此童子者將餌賊以重金。尤將教此童子爲賊者。則所售尤廣。羅斯曰。童子爲賊於彼。何利。南施曰。語至此。似吾影爲彼所得。吾力逃。直至於昨晚始更見其人。

羅斯曰。昨夕見時。又何語。南施曰。彼昨夕復來。復密語於樓心。吾防人影爲彼所得。則以大帔蒙頭。即門外聽之。前半之語。吾不之聞。但聞孟克司言此童子生平證據。已沈之水中。至其母榻前。之看護。嫗亦已成爲朽骨。於是二人大笑。法金慶賀其能。以爲通變。趨捷。後此孟克司復言此童子應得之產。已爲所得。尙囑法金。陷彼以罪。令之流配。邊遠。則無慮矣。且許法金。以事成。必加重酬。羅斯曰。其中事。吾深不明。南施曰。其尤奇者。臨去語法金曰。法金。汝雖爲猶太人。行事至細。然皆不能如我。以術死我季弟。倭利物之爲。細羅斯曰。然此人爲倭利物之兄矣。南施曰。彼言如此。後來復語及女公子。及一婦人。孟克司大笑。謂天下乃有奇事。倭利物竟落女公子之手。彼尙對法金言曰。汝果知此二人之生世。則爲事尤奇。羅斯驚曰。汝言實耶。南施曰。我但述彼言。一不涉。以己意作妄語。時已非早。吾實潛出。必乘兇人未醒之前。而歸。始不爲所覺。羅斯曰。汝言固如此。我實何術。足以處此。況爾所處者。均兇人。何爲尙歸。賊窟。果不欲歸。我家尙有人。足以護汝。汲引爲善。亦復非晚。南施曰。否。吾必欲。

歸以此兇人中有一人爲極惡毒而吾良不能忍舍其人。以去。羅斯曰。吾見汝冒險而來。所言均真實無妄。且知自疚。吾觀汝尙足爲善。因亦嗚咽言曰。吾與客均爲女子之身。乞見鑒鄙言。自拔其身於泥滓。南施長跽曰。女公子眞爲仁慈。隱惻之安。琪兒此言直爲我生平第一次入耳者。最前此早聞是言尙足自救。今晚矣。晚矣。羅斯曰。改過胡晚之有。南施曰。吾已不忍割舍是人。我若得免。彼將不免。安能以我之故殺彼。羅斯曰。汝生彼胡死。南施曰。吾更宣之。第二人則此人亦必在誅。數羅斯曰。如是兇人。汝亦終身委之甯。非狂易。南施曰。此亦何顧。吾決欲歸。此事不審。上天行罰。耶而吾之心。乃繫戀是人。不復能去。即明知後來死於其人之手。勢亦不能不親。羅斯曰。吾安能縱爾復歸。故巢於己心。又安平貼。南施曰。乞女公子必遣吾歸。吾之來時。固知女公子之仁愛。必能諒我。故我發言之始。亦未嘗加以要約。羅斯曰。汝旣告我。以此汝行。我何取證。果使有益於倭利物。勢當密偵此人。得人安能無證。失證又焉得產。則汝此來不其虛乎。南施曰。女公子一時無策。必有男子蓄謀略者。商之。但

得元凶則其事自明何須於我羅斯曰果擒得孟克司必須求計於汝又當於何地得汝南施曰有之惟須女公子許我以事公子欲見我則別訂以地相見但爾我二人幸勿攀引多人以令事洩羅斯曰此決許不復夷猶南施曰每逢禮拜之晚自十點至十二點吾必在倫敦橋之左右游行待與女公子接談語後欲行羅斯曰少安勿遽汝幸再思吾力實足救汝汝即輕撇而去耶吾苦勸弗動不審汝心中何絃足以循我挑動作響者南施曰似女公子之爲人既有朋友復有親屬試思苟寄情於一人之身卽冒險亦必保全情愛如我者上無片瓦之庇下無瓜葛之親惟情愛則有之苟已寄之於人雖失足無復可救女公子聽之吾於婦人應有之德行廉恥一一都蠲惟此情愛不移尙爲生人所同具卽以身殉萬無所悔羅斯少停言曰吾尙欲奉汝以金庶少存活不至爲人所獲南施曰卽一辨士亦無敢拜嘉羅斯曰我欲助爾爾必拒我甚力此却何故南施曰果女公子助我者以殺我爲助我此莫妙之法以今夕之談立生我無窮之恥心果女公子殺我者我尙謂死於善地爲幸滋

多。今。無。他。語。願。上。帝。賜。福。於。善。人。之。身。語。已。號。咷。而。別。羅。斯。於。南。施。去。後。木。然。不。能。動。如。夢。如。癡。不。知。所。爲。

第四十一章

今茲爲羅斯計者。艱屯極矣。既欲爲倭利物計。求得其利益。又將迴護南施。俾勿殺其夫。此勢所莫至。且欲振拔南施。爲力尤窘。本擬住倫敦三日。始更至海邊消遣。今第一日已盡。但餘二日。似此重鉅之事。胡卽能了。欲更延緩數日。則必吐實。以示所親。時洛司朋醫生。實與同寓。甚知此人暴烈。苟一語及。則立鼓其壯氣。萬萬不復顧惜南施。又不能遽語老人。果見知者。又必謀及醫生。苟問之律師。而又一無相識。顧卽相識。亦斷不能冒昧徑語以南施之約言。計惟覓得海雷。問計於彼。又念旣與決別。復又與言。則已投身情網。一夜中思極無策。乃不能寐。遲明又思。必問計於海雷爲當。但以書答。亦奚不可。卽使允我設謀。或不見我。於我事亦復無梗。計定而淚落。則力回其面。防此寸箋。適所以寓海雷者。對箋落淚。卽如對海雷而悲。甯非食言而

滋愧。少須執筆欲書。凝思不審。所以著筆處。躊躇間。倭利物突入氣結。色頰如被奇嚇。羅斯擱筆問故。倭利物曰。我乃不能言。喉間似有所塞。言曰。我今日又見彼矣。惟密斯與之質證。方知吾言非妄。羅斯曰。汝自與我語。我初不以爾爲妄言。何斤斤自明。至此今日所遇者。果爲何人。倭利物曰。所遇卽遇我厚之恩人。密司忒白龍路也。羅斯曰。汝於何處見是翁。倭利物淚盈於睫。言曰。我見其自車中出入一人家。吾乃不能進而與言。翁亦瞥不見我。我顫不已。胡敢自呈其身。極而司爲我詢問。果居是間否。則果遷居於此矣。因卽襟底出片紙。曰。翁卽居是。今將赴彼謁翁。惟見翁時。不知將作何語也。羅斯觀其所署處。則司忒蘭忒街也。羅斯因決計與之同行。語倭利物曰。趣呼車。我與汝同行。我今告老人。以一句鐘歸。且不語老人。以安適。倭利物卽出呼車。剛五分鐘。車至。遂同行。旣至。羅斯令倭利物待於車中。先進通名。遂以名片付之。閱者言有重事。將謁主人。少須侍者。延客登樓。羅斯入一精室中。坐一和藹溫雅之老翁。與之同坐。尤有一老人。則蘊怒欲發。淡漠如不爲禮。兩手按行杖。以頰抵。

此杖端先覩之。老翁恭敬起立。言曰：寒舍不廣，非所以禮佳客。幸見恕。羅斯方視此。蘊怒之。老人聞聲，始迴顧爲禮。曰：翁殆密司忒。白龍路耶。翁躬身曰：然。指按杖之。老人曰：此爲友人格林威格。因曰：格林威格。吾方有事，請問羅斯。曰：今日之來，所陳事。或此先生亦夙知之，似可勿行。白龍路點首。格林威格方欲起，聞言復坐。羅斯曰：今日所談，或出二丈所不料。我聞丈人前此曾以厚恩待我一小友。今茲其人事蹟，或爲丈人所欲聞。白龍路曰：吾老多遺忘，或不記憶爲何事矣。羅斯曰：亦憶及倭利物忒威司忒乎。姓名甫出口，而格林威格方僞觀書。聞言即下其卷帙。二目凝視羅斯。卽白龍路亦至，駭異特不如格林威格之墮突。此時移榻近羅斯，曰：請客勿敍吾之恩意。吾初以爲此兒之去，已自墮。其行今客見，賜或且此兒尙非惡爲吾所誤。駭亦未可知。客今趣爲我言之。格林威格曰：必趨下流。此子果克自立者，吾將自噉吾頭。羅斯色赧而言曰：此兒天性至佳，惟穉年經種種磨折，入下流社會，乃未嘗移易其天性。以狀觀之，卽年長於孺子十倍者，尙未必有其操守。格林威格曰：老夫六十有

一矣。汝言倭利物。剛十一。然則是言指老夫耶。白龍路急止之曰。密斯麥烈。幸勿怪吾老友。此友心口不相符合。心善而口直也。格林威格曰。我語確由心肺。而出白龍路怒曰。此語斷非心出。格林威格曰。我言不由衷者。請自噉其頭。白龍路曰。果如是者。則爾之頭。願宜斬。勿待汝食。格林威格頓其行杖曰。我靜觀何人敢斬吾頭。語至此。二老各出鼻煙之壺。吸之已。而二人復接手道歉。此二老夙狀如此。非一日矣。白龍路復曰。密斯麥烈。我二老以負氣。故幾開罪於尊客。究此孺子。近日何如者。老夫思力俱窮。百覓莫得。既又遠客。此事亦寢先。猶謂此子欺我。後乃積漸。思其品行。亦頗知誤。羅斯遂一一舉倭利物爲賊所得。情狀語白龍路。且言自到我家。日夜思見丈人。欲自明其心迹。白龍路拱手曰。謝上帝。此真佳消息也。惟尙未語我。以此人尙居何所。胡以不攜之。同至羅斯曰。尙在門外車中候。丈令旨。白龍路曰。卽在門外耶。乃大奔而下。白龍路去後。格林威格則以面上仰翹其榻。足僅留一足。四轉已而四行。室中久之。則與羅斯親額爲禮。謝曰。吾老狂汝勿懾。以年論之。爲爾祖父之列。汝

爲佳品。我至愛爾。已而言曰：彼來矣。遂歸。故榻而坐。此時白龍路引倭利物入格林。威格亦甚加禮意。白龍路既入，卽掣鈴言曰：尙有一人，不能不令之見。已而侍者入。白龍路曰：汝呼貝德溫入。貝德溫既至門外，不卽入，待主人號令。白龍路曰：貝德溫。汝目邇來尤翳，屋中人汝都無所見。耶貝德溫曰：嫗目幾盲，惟如我之年，不能謂餘生不死。而目力轉形而精。白龍路曰：汝加以眼鏡觀屋中，尙有何人？貝德溫出鏡時，而倭利物已迫不及待，奔出門外。抱持貝德溫。貝德溫曰：上帝究待我厚，此非吾孺子耶？抱而親之，不已。倭利物曰：吾親愛之，媪貝德溫以兩手扶其頭曰：我固知汝必歸而就我。今儀容尤佳，衣服亦華，好聲音，笑貌如昔，悲梗之容融化都盡矣。既觀復抱，旣抱復觀，且哭且笑，厥狀如狂。白龍路聽二人敘別，遂引羅斯入別室，問倭利物祕事。羅斯遂舉南施所言，告白龍路。白龍路大駭。羅斯又言：吾不敢告醫生洛司朋，防其獷暴轉梗。吾事白龍路曰：汝謀亦沈遠，惟此事不能不告洛司朋。吾自有術，平其暴戾之氣。決今夕八句鐘至爾寓商略。今且將此事告爾叔母知之，爲得於是議。

定羅斯以倭利物行。羅斯防醫生發怒。果乃不出所料。醫生既聞南施語。卽取冠出。將擒南施。付之有司。此時非白龍路力止之。幾致潰決。迨旣不能出。卽曰。汝意如何者。詎吾輩尙須作公函謝此人。頭畜鳴之男女。耶。否則送彼百鎊之金。爲倭利物鳴謝。白龍路大笑曰。何必出此。惟吾輩行事。須沈靜。弗洩。方可得賊。醫生曰。何名沈靜。我意將一網打盡此輩。送之。白龍路曰。汝勿激烈。今當先籌。旣得此人。於我輩事。曾否有利。醫生曰。於我輩何益之有。白龍路曰。今宜先探取倭利物遺產所在。醫生自拭其汗曰。我忘此事矣。白龍路曰。卽我力能擒此一輩人。究於倭利物何補。醫生曰。縊彼數人。餘人悉加流配足矣。白龍路曰。汝胡必急急謀此。此輩惡狀已彰。終受天誅。若吾黨力發。其覆轉於倭利物。一無所得。今雖知孟克司之奸。乃莫能得其要領。但誅羣小。孟克司聞而遠颺。官中又何術足了茲事。醫生不服曰。在理羅斯所許南施之言。不必遽守此信。縱惡弗鋤。羅斯欲辯。白龍路曰。女郎勿怒。此事吾足了。語醫生曰。信誓必守。卽偵探此事。亦毋須背誓而毀信。第一節卽當密訪南施。令指孟

克司行藏。又必預語以既得孟克司。亦不鳴官。但自加詢問。以釋南施之疑。苟南施不可者。則當問以孟克司之狀。及所居地。亦可。惟南施言禮拜一。始能相見。今茲爲禮拜二。爲期尙在五。日。此五日。當慎密。亦不必猝告倭利物。醫生聞須五日。則暴怒無已。及見麥烈及羅斯咸。以白言爲然。則亦莫敢更肆意氣。白龍路曰。吾尙欲延格林威格來助。其人精於律者也。以二十年中。僅赴公堂二次。因亦罷業。然其業固律師也。醫生曰。汝固有友。我亦有之。白龍路曰。君友爲誰。醫生曰。卽爲密昔司麥烈公子。我老友也。語後視羅斯。羅斯色赧然。亦未言其不可。於是格林威格及海雷亦同爲謀主。密昔司麥烈曰。此事當留倫敦。果諸公仗義。能了茲事者。吾雖經年居此。亦非所憚。白龍路曰。茲佳絕矣。我於此事中。亦甚有係屬。今且勿問。日後我當自明。吾之所以不卽明者。防此事弗濟。又增爾許。悵悵。故必俟。事有端倪。更一一語之。爲諸君破睡。今茲宜飯時矣。倭利物候我久。且出親杯。此時衆赴餐房。議院遂閉。

自南施潛出漏消息於羅斯之夜中有北方二客至倫敦客爲一男一女男爲蠢蠢之僮人。乃不能測之以年髯。謂爲成人。則又弗及。指爲孺穉。則又微壯。惟此婦人則健旺無倫。氣力之巨。但觀其負大囊而趨。卽足以見之矣。此男子則於行杖之端。繫一小囊。荷之而行。股長而囊輕。故行道甚迅。時時迴首。斥此婦人。令其趣行。此二人追逐塵埃之中。遂及倫敦高門之下。男子遂止。語此婦人曰。加洛德。汝果勝脚力耶。汝骨髓皆腐朽。不勝長行。婦人曰。汝亦知吾負荷之重乎。男子曰。此淺淺者。何名爲重。吾爲汝恆怒死矣。婦人以巨囊抵牆。汗盈其面。言曰。路之修短如何。男子曰。非遠。試觀燈火如星者。卽倫敦也。婦望倫敦言曰。得毋再兩英里耶。男子曰。勿論如何。汝但前行。不行者。我將蹴汝。勿言我不預詔。語後以手摩鼻。勢且用武。婦人立負囊行。又行數百武。婦人曰。哪亞。今夕宿於何地。哪亞曰。我何知者。加洛德曰。以理卜之。或非遠。哪亞曰。遠也。彼間遙遙是耳。加洛德曰。胡不宿於近處。哪亞曰。我言遠者。卽遠。他語吾不之聽。加洛德曰。汝勿怒。我特閒語而已。哪亞曰。果尋近處而宿。詎非坐待。

蘇阿白雷以鑠械來繫汝耶。我今必求偏僻之逆旅居之。令追者莫跡。汝此遭當謝。我能脫此扁。我故繞他道。始合官道。若猝登官道者。卽爲彼所得。加洛德曰。爾乃聰慧於我。然我一受禽。汝亦無幸。哪亞曰。金爲爾盜。初不關我。加洛德曰。我盜金。卽以予汝。哪亞曰。我未嘗留金於己身。加洛德曰。汝非令我藏耶。汝惟愛我。故託我以金。語時以手託哪亞之頷。實則哪亞盜金。付之加洛德。意爲追騎所得。則委過於加洛德。於己無與。惟此節則蓄之於心。不語。加洛德嘿然。竟前。已而至乙斯林登。見車馬輻輳。知己近倫敦。二人乃背人而行。取僻徑。轉聖約翰街。至於倫敦中最澀濁之地。於是哪亞引加洛德行。經酒肆逆旅之前。無敢遽入。防爲人得。已而至一家。爲狀至穢污。遂止。面內而望。言曰。是處佳也。遂取巨囊自荷而入。謂加洛德曰。汝勿多言。非人問汝。汝切勿答。因觀逆旅所書曰。此何名。蓋三。句又曰。三下又何物者。加洛德曰。店名三蹙子。哪亞曰。然名乃奇駭。遂推門入。加洛德隨之。櫃上但一猶太人。方讀新報。見哪亞入。則引目視之。哪亞曰。此爲三蹙子逆旅耶。猶太人曰。然。哪亞曰。吾自村

間來道中遇一故人。薦我入此。語後以手摺加洛德令勿聲。又問猶太人曰。今夕寓此。有牀榻否。猶太人曰。當徐問之。哪亞曰。汝問時。先以冷肉餉我。猶太人卽巴尼也。引入小房。出冷肉供此二客。少須言曰。是間固有下榻處。客二人卽居此間可爾。此房卽在櫃房之後。爲勢稍低。櫃中人欲窺此室中。但啟小幕下視卽了。而室中人初不之覺。且傾耳近窗。而室中人言亦一一都審。此二客來可五分鐘。而法金已至。問巴尼曰。二豎子。今日至未。巴尼曰。勿聲。隔窗有二生客在。法金卽曰。生客何來。巴尼曰。二人縱跡至可怪。以狀觀之。似亦爾之流亞。惟新自村間來。不盡可辨。法金聞言甚喜。則啟小幕下窺。見哪亞方飲酒食肉。意氣甚得。加洛德旁坐。非哪亞予之。卽不敢食。如狗之伺主人焉。法金觀已。迴語巴尼曰。此人風貌甚愜我心。此人足爲吾用。試觀此女爲彼所馴。其人才幹乃非小。語後復以耳傾聽。其意甚專。此時哪亞張其二足於案上曰。我今將爲有名之人。必不更爲死人治事。實告汝。吾苟得名於時。汝爲貴婦矣。汝甘之乎。吾惟能久久行此。取富貴初亦無難。加洛德曰。貴婦亦佳。惟

吾偷胙主人之篋。此安可據爲常業。日日爲之。卽爲亦且莫遁。哪亞曰。何必胙篋。生財之路實多。加洛德曰。何也。哪亞曰。衣囊亦可探取。卽婦人行道之手篋。及夜中入人之家。至於郵車銀行。在在均足生財。加洛德曰。此等事至重要。汝一人胡能勝任。哪亞曰。是間豈無朋友。一投賊中。卽得羽翼。輔我而行。汝亦足行此。苟以假面爲之。無往弗利。加洛德大悅。與哪亞親吻曰。觀爾所言。令人神往。哪亞曰。止。愛情勿過。過將責汝。我後此苟交佳運。必爲賊中魁渠。以我才幹威儀。均足任此。今但覓得吾黨。立可發軔。汝所偷二十鎊之鈔。究胡濟者。且此二十鎊。往取見金。能否卽爲吾有。未可知也。語後以手力搖其鬢。仰之令盡。精神勃發。正欲更飲。忽見門闢。有生人入門。來人卽法金也。入時狀至謙和。鞠躬甚敬。近案旁而坐。令巴尼曰。汝更以名酒至。飲此先生。謂哪亞曰。夜色良佳。惟奇冷中人。足下從村間來耶。哪亞曰。尊客何由知之。法金指其履。並案上巨囊曰。果在倫敦。無此灰土。哪亞曰。尊客殊明眼人。顧加洛德曰。汝聽之。城中之人。聰明乃復。至是法金微語曰。惟居城中。故宜事事留意。語已。

以食指力刮其鼻作聲。哪亞欲學其狀。顧鼻梁深陷。不如法金高鼻。試之。乃不能聲。法金見之。思此孺子。乃學我所爲。殊可教也。時巴尼已以酒入。法金斟滿。授哪亞。哪亞嘗之。唇吻作聲。言曰。佳哉。酒也。法金曰。此物良貴。須知恆人欲常飲。此酒必當常。法人篋探人囊。取婦人手中持包。及郵車銀行中。以夜入之。哪亞聞言。大震。顏色頓變。視加洛德。忙然無主。法金移榻近之。曰。汝勿憂怖。然有佳運。所言乃入吾耳。哪亞曰。此物非我所竊。指加洛德曰。彼偷之於主人。今物事不在彼衣底耶。法金曰。勿論何人所攫。何人所藏。惟對我不妨。質言我亦是中人也。正以同氣之故。故來相就。哪亞色定曰。客言是中者。何事。法金曰。卽爲貿易。此屋中人亦均業。是爾遠來覓業。爰得爾所矣。此三盤子。旅店凡爲梁上君子者。悉聚是間。無他窟宅矣。爾夫婦眞我同志。第安就我。勿怖。勿怖。哪亞心固定矣。而手足殊不自由。以眼視法金。頗滋疑慮。法金曰。吾聞爾欲卽是間入夥。今余有至友。薦之。彼間足以位置爾之夫婦。得噉飯地。彼所部人多。凡行竊之事。皆有分司。恣爾所擇。卽不習者。亦自有名師。詔汝。哪亞驚。

曰此語確耶。戲耶。法金曰。苟進僞言於我。胡益。今且至外間。有秘語。奉白。哪亞曰。爾我仍在是間。吾遣彼外出。卽曰。加洛德。汝以包囊登樓。加洛德得命令。卽行。哪亞自起掩扉。語法金曰。此婦人受令如嚮也。今且談心。法金拊其肩曰。汝乃大能。非天才。胡能調良婦人至此。哪亞意得言曰。彼且下。勿更言此。果尊客有事見屬。請卽言之。法金曰。吾若薦爾至吾友家。果意氣符合。能否如其號令。哪亞曰。亦觀彼貿易如何。法金揚其拇指曰。高矣。高矣。凡國中名手。均在所屬。哪亞曰。然則多城中人矣。法金曰。彼間固不取村人。今以需才之故。不爾。卽用吾薦。亦或未允。哪亞曰。吾入股時。能否以所攜家具。付之主人。法金曰。以勢度之。當盡貢其所有。哪亞曰。此中尙有二十金鎊之鈔。貢之甯非自苦。法金曰。此鈔汝或不能得錢。脫失。主至銀行中。述其遺失之故。因鈔而窮。盜汝轉不獲其益。卽吾友得此。亦須用之外間。且津貼以賞。亦不能收其全數。哪亞無言。但曰。以何時晤君友。法金曰。明日侵晨。哪亞曰。以何地相見。法金曰。卽在此間。哪亞曰。我入其間。所得如何。法金曰。待汝以上賓。膳宿菸酒。均出公

家。至所有攪得之物。變鈔以後。主客均分。卽爾妻亦然。哪亞志趣至大。初不甘此小就。既而又思暗室中所語。盡爲彼得。脫不之許。將生變故。沈吟久之。言曰。卽如此行可也。少須又言曰。吾妻能任重。吾則但取其輕便者爲良。法金曰。我知之矣。爾之所爲。或鄰於雅趣。不爲其笨俗者。哪亞曰。然是吾心也。究竟何職爲稱。不勞力。不觸險。於是二者。擇一見授。法金曰。吾聞爾言。似良於探訪。吾友正需是人。哪亞曰。是中爲我所長。惟執是役者。毫無所得。利於何分。法金曰。然。哪亞曰。路竊探囊之事。亦復輕逸。事既輕逸。則與家居之蕭閒無異矣。法金曰。得之矣。凡遇老嫗。行步踽旅無力者。汝奪其手篋。一轉已不之見。是役輕也。哪亞曰。此事滋險。設爲老嫗所得。不能毆我。而但爪我者。且聲高而援集。吾胡能逃。此着請更酌之。法金曰。伏雞雛爲可。哪亞曰。何事名爲伏雞雛。法金曰。凡母氏令童子以數辨士購物。童子必把之手中。汝進奪其辨士。推之溝中。然後從容而行。人將不疑爾奪。此着何如。語已大笑不已。哪亞亦頓足大笑曰。此足爲吾業。法金曰。在打戰橋之左近。此類人絕多。汝日在其中獵取。

爲利必廣。語至是。以手抵其腰。於是二人爭笑不已。此時加洛德下。哪亞遂一一允。法金訂以明日相見之時刻。法金曰。十句鐘可。惟吾面吾友時。以何名呼汝。哪亞已夙備假名。卽曰。布爾忒可也。指加洛德曰。此爲密昔司布爾忒。法金卽鞠躬問加洛德曰。密昔司布爾忒。吾爲爾僕御。後此相聚如家人。無復拘閔矣。加洛德不審。哪亞怒曰。主人行禮。汝不知耶。加洛德驚曰。哪亞。吾知之矣。卽伸手與法金爲禮。哪亞曰。彼呼我爲哪亞。特夫婦戲呼外號。非真姓名也。法金大笑曰。吾知之至詳。毋須諱也。遂同二人。丁甯爲虛禮而出。去後哪亞始一一述法金語。衍衍然欲大展經濟於倫敦。爲伏雞雛之商業矣。

第四十三章

明日。哪亞見法金。法金卽引之至己家。哪亞曰。爾所薦之友。卽自薦也。吾昨日固已料及矣。法金笑曰。吾昨日稱爲吾友者。以人人之心。咸以己身爲良友。且人之自待。安有遜於處友者。卽如爾入吾毅中。斷不能向人自鳴爲賊。此卽自愛之徵驗。亦斷

不能向人語我爲渠魁。其不稱渠魁。卽爲自愛。爾我後此將爲同舟共濟之人矣。後此汝主外而我主內。二人同心。利乃至溥。幸爾今日見臨。吾所部有名手者。今日敗矣。哪亞曰。死耶。曰。非也。曰。或且爲。法金曰。然突爲官中所得。哪亞曰。罪狀何如。法金曰。非重。人之控愬之者。爲竊人一鼻煙之壺。實則此壺爲彼自有。愬之。寃也。而官中弗信。尙待質。吾值得有證據之人矣。實則此人之值。可值五十鼻煙之壺。吾卽以五十壺贖之。亦甘。嗟夫。靈物之能。在理宜令爾晤面。哪亞曰。安知不足相見。法金曰。此正難言。果僅此一案。則六月後當釋而甯家。若更有他控者。則悠悠殊無了期。哪亞曰。收局如何。法金曰。防充配於外。終身不反。方欲更言。而卻立已入。納兩手於囊中。搖首太息曰。事敗矣。法金曰。何者。卻立曰。此次之讞已定。尙聞有數人爭集而確證。其人之屢竊。律當遠竄。明日法金須以淨衣假我。我將及其未行之先。與之把晤。汝輩試思以靈物雅克。乃爲此兩三辨士之打嚏壺。竟充軍耶。以我思之。似此人之長。必得金表。方許流配。今彼胡以不取富厚之老人。得其重寶。則大丈夫縱以罪出。

尙不失爲轟烈之男子。今茲鼠竊而已。胡由得名。語後太息不已。法金曰。汝安能斥彼無名。彼在爾輩之中。非第一人耶。卻立曰。誠然。惟在罪案之中。事狀良非巨也。此甯爲人所料。法金語哪亞曰。汝試觀之。吾所部之人。志趣不凡。咸欲造極而止。噫。此非我熱誠教育能至是乎。哪亞點首稱可。法金亦徐至。卻立之前。至再撫慰曰。汝勿焦煩。以雅克之長才。必有一日爲人所服。必不令老夫身爲師長。使爾輩沒世無稱。且雅克年事至輕。而事業如此。試問二十以內之人。卽能充軍。古今有幾人耶。卻立聞言少慰。曰。據此而言。吾心亦滋釋憾。法金曰。彼在禁中。吾必逐日勞之以酒。尤當延一律師爲辨護。卽彼口才亦非劣。異日公堂之中。必有一番雄辯。報中必且誦述其辭。卻立曰。果雅克辯時。卽問官亦難申斥。勢必爲彼揶揄。法金曰。然綜言之。法金以種種僞言愚卻立。卻立初尙爲雅克憂鬱。及聞法金語。轉以雅克爲才。亦蕭然不以爲慮。少須言曰。今日爲堂訊期。理須以人往探。我行如何者。法金曰。此安可行。汝豈非自投於網罟。我失一大將。中心悲不自勝。若汝更亡。吾何以自聊。卻立曰。汝必

不能自行。法金曰：老夫安可往。卻立曰：胡不令此新器具。法金曰：不審新客心中如何。卻立曰：茲何足憂。法金語哪亞曰：此亦恆事。哪亞曰：此事我殊不諳。卻立曰：法金彼不諳此，則所諳者又爲何事。大抵彼之所能，我盡知之。有事則居守得利，則分肥非歟。哪亞怒曰：孺子敢侮老成。汝恣睢竟及我耶。卻立聞言大笑，鄙夷不已。法金謂哪亞曰：汝新來，未有功，果改裝入公門中，決無人疑汝。天下安有宵人敢蒞公堂。能至公堂，人愈不疑爲賊。哪亞此時甚懼法金，不得已允行。法金遂出村人御車之飾，手中執鞭，冠以廣簷之冠。言曰：汝如是衣服，官中人將謂爾自村間來。至此觀鞭賊耳。哪亞面容固蠢蠢，一服輒肖。後此語以雅克之相貌，又令卻立引之行。出陋巷無數，至公堂左右，卻立不行。詔哪亞曰：汝一進門，徑行無滯，向右而轉，吾在此候爾。歸時同面法金。哪亞如言，徑至公堂，初無一人詰問。觀者至夥，以婦人爲多。堂上少高之處，卽坐問官。左手近牆有闌干，闌干之內，卽居對簿之人。居中有方場，爲見證人所立處。哪亞入時，方鞠他事，有兩婦在闌干之內，夷然無懼，尙與闌外人點首爲禮。

一獄卒卽立其次。用鑰獄之巨匙。時時近其鼻端爲戲。遇喧慄時卽發聲曰。少靜勿喧。或婦人抱乳兒入。兒呱呱哭。獄卒卽曰。逐此哺兒之婦外出。堂小而人衆。汗臭觸鼻。牆旣失修。顏色沈黑。其上懸巨鐘。哪亞四顧覓雅克。乃不之見。但見有數婦人之面目醜惡。大類雅克之母。妹。俟之旣久。此案已結。獄卒引之外出。更鞫一獄。入視其人。則決爲雅克無疑矣。雅克衣寬博之衣。卷袖及肘。左手入囊。右手執冠。昂然而入。旣入闌內。抗聲言曰。汝輩請我至。是何爲者。此詎爲上等人所居。獄卒怒曰。汝勿聲。雅克大呼曰。汝曾否知予爲英國百姓。百姓之公權。又安在者。獄卒曰。公權立卽歸爾。且加以胡椒。雅克曰。吾乃不審民政部。尙書胡以用此區官無事而讀報。留我在。此須知吾尙有顯者約。我言事也。實告汝。我生平未嘗作妄語。與長者期。胡敢爽約。且所約之人爲貿易事。果逾其期。則所損失正復非少。語已。謂獄卒曰。汝告我以區官之名。我記之。將來必與校理。語出衆皆聞之。不期哄堂而笑。獄卒怒曰。勿喧。此公堂也。區官問曰。此何事。何案。獄卒曰。此爲探囊之竊。區官曰。前此曾犯其事否。獄卒

曰。案多殊。未破此人。必爲積賊。雅克曰。此語大傷名譽。衆復大笑。官曰。有左證否。雅克曰。汝言吾竊。左證又安在。吾甚欲見之。時有一巡捕進曰。吾親見此人。在一處探人之囊。出一素巾。惟惡其舊。復納而入之。吾卽執而索其所藏者。但一鼻煙壺。其上有人姓名。時失主已至。言曰。壺上之姓名。卽我也。吾昨日爲盜所取。方其失時。但冇此人。近吾身次。已疑其爲是人矣。問官曰。彼二人證汝。汝尙何言以辯。雅克曰。我胡屑與此人言。官曰。然則爾無言自承矣。雅克如不之聞。獄卒曰。堂上問爾何言。雅克作鄙薄狀。向問官曰。噫。汝何言。獄卒向官曰。小人初未見如此之刁猾者。其年雖小。奸狡已至。問雅克曰。汝終有言否。雅克曰。我卽有言。亦不言之。是問安有王法。公道吾之律師。爲兵部大臣。延飲。故未來。必有一日。與爾輩辨駁。令爾輩無顏。自立書記。言曰。爾輩引此人出。彼罪已定。無可再問者。獄卒曰。行。雅克以袖拂冠曰。汝輩懼耶。吾終不汝恕。今我亦不遽出。忽曰。來。引我入禁。語已。獄卒直取其領。而雅克沿道大罵。謂將質之議院。旣下階。則迴首側其脣。吻與區官作勢而去。哪亞見其關

械而入。遂與觀審之人同出。至於卻立延候之地。力奔而歸。與法金語。

第四十四章

南施歸時。欲蓋其中心之憂怖。顧乃不能消融於無迹。亦知法金及沙克司萬不能疑。然二人之心迹。又皆了了於己心。惟不欲於己手中。盡此二人。既憐且懼。知沙克司之爲人。兇虐無極。一爲發覺。立即於死。惟既與羅斯立誓。舍孟克司外。必不嫁禍其夫。故羅斯婉勸其留。而心以戀夫之故。舍安卽危。自問此心。足以對沙克司矣。南施用此之故。力自慰勉。而皆不能自掩。連日以來。消瘦無似。有時人方聚談。己如無覺。若在平日者。則亦調詼雜出。笑聲沸騰。有時見人歡樂。亦爲破顏。顧內悲外愉。終欠自然之趣。尤欲用此自蓋。而觀者咸知南施之別有所思。一日爲禮拜之夕。堂中鐘聲已動。沙克司與法金方坐談。聞鐘聲而細數其點。南施方坐於榻上。以手自掩其目。聞鐘仰聽。已十一句鐘矣。沙克司開窗外望。曰。鐘動十一點。而夜色沈沈。此夕正吾輩當行之夕。法金歎曰。惜哉。吾所部一大將囚矣。餘人安得如彼之慧黠。沙

克司曰。然吾亦滋以爲憾。法金曰。雖去此美才。而吾業仍須一振。不能因而喪其資。沙克司曰。然法金曰。沙克司汝今日和平溫藹。不類前此之暴烈。滋可親也。語已撫其肩不已。沙克司推其手曰。爾收其爪。加爪於吾肩。吾爲之麻木。法金笑曰。吾以手按爾背。汝幾謂爲官中人所得耶。沙克司曰。汝冷如鬼手。馨來此弄人。吾胡能受。似爾風貌。他人所無。或若翁生時。良類爾也。果若父。非奇醜者。則爾必無父。大抵以理決之。汝必無父。法金得此足恭之詞。默然無答。但引沙克司之袖。以手指南施。以南施乘二人暢談時。竟加冠於首。作欲行狀。沙克司曰。南施此時安適。南施曰。非遠也。沙克司曰。此何如語。吾問爾所適。汝乃敢作模稜語耶。南施曰。吾言不遠。已答之矣。沙克司怒曰。我必究爾所往之地。汝聞之耶。南施曰。吾亦不自知其處。沙克司曰。汝不之知。我則知之。且知汝不能有所適也。汝坐勿動。沙克司之欲禁南施外出。非有疑也。以怒極。縱其所言。不聽前耳。南施曰。吾近多病。欲飲空氣。非有他也。沙克司曰。空氣耶。窗開引首外向。不其得乎。南施曰。是間不足。必自衛上領取空氣。中心始暢。

沙克司曰。空氣既不足供。不如無也。遂起鑰其扉。藏其匙。奪取南施之冠。擲之度閣之上。言曰。汝且靜坐於家。南施顏色頓變。言曰。卽無冠。不能出耶。沙克司汝究何意。曾亦自知爾之所行。開罪於我乎。沙克司曰。此何如語。敢觸乃公。法金汝聽之。此女子狂易發矣。不爾。恆未嘗如是。南施曰。汝果如是者。是直狂易我也。今茲必欲出。且須立時出我於外。沙克司曰。必不許爾。南施曰。法金。汝告沙克司。必讓吾出。尙以出我爲有利於彼。復頓足曰。汝聞之耶。沙克司迴顧曰。乃公聽之矣。汝敢喧慙。至半句鐘者。狗立至。齧爾喉。令斷。汝當無聲。汝今所着何魔。南施此時坐於門次地上。尙曰。必出我。汝關係滋大。尙不之知。我出以一句鐘卽歸矣。沙克司引其臂。言曰。此人獯極。似病。趣起。南施曰。不縱吾行。吾決弗起。沙克司四顧無策。力抱持之。女輾轉求脫。沙克司置之複室榻上。以手按其肩。女且喘且哀。沙克司不之理。至於十二句鐘。南施無力。偃息於榻上。沙克司指之曰。爾勿再動。遂出至法金坐處。自拭額汗曰。此物乃大奇。法金曰。爲狀似奇。沙克司曰。汝意云何。應知其蘊蓄。法金曰。僂健耳。沙克司

曰吾亦謂此妮子強初以爲野性爲我所伏今猶爾也法金曰尙有甚於此者此女今日之狀初未前覩沙克司曰吾亦云然大抵熱病蘊於腠理不能猝發然乎法金曰厥理或然沙克司曰病若更發吾當抉其毒血令淨法金點首深以此藥爲妙沙克司曰當時我病時汝乃遠颺彼則日夜居吾榻前想彼侍病時爲我傳染今又閉此樓中病發正未可料法金附耳欲言又止以此時南施出矣二目盡腫且赤身搖動不止忽而大笑沙克司曰彼先號咷而後笑耶厥狀誠狂以目視法金作懼狀法金微點其首請沙克司勿患少須南施靖矣法金微語曰彼必非病乃取冠啟戶欲行行次言曰誰以燈送我下樓者沙克司方納菸於斗顧南施曰汝以燭燭之下樓彼若碎其顛則世間醜人絕種矣南施果以燭送之出門時法金少立語南施曰南施汝究何事南施曰汝言吾乃無覺法金以指向樓上曰彼人爲畜生待汝酷否果酷者汝胡不句南施曰是又何語法金曰今且勿言容更言之汝當以我爲彼之朋友果欲仇復者當就我爾我交情在彼之前此人窮凶極惡汝何矚之深南施曰我

深知汝之爲人。容再相見。法金引手欲與爲禮。南施但點首閉其扉。自入。法金道中。尙思此事。初以爲南施厭沙克司。欲得新人而事之。且并其數事觀之。第一節情款。大不如前。恆一人獨出。第二節以一人獨出之故。力爭之於沙克司。則似外遇有人。將力決沙克司。一無疑議。尤知南施足爲已助。故極力牢絡其人。歸諸己用。第三節收歸南施。尙有他用。以平日沙克司唾罵無已。得南施歸己。即可揭其隱事。爲讐復地。即使不得南施。乘其不睦。令下毒死沙克司。爲事亦易。計去此殘人。則已禍亦足小。弭。又得一南施爲助。南施既毒其夫。則柄握在己手中。南施終身必不吾叛。法金此策已決之於沙克司家矣。臨行故以若斷若續之語。試探南施之心。乃不得其要領。意此人叛心固有而行。叛則非所忍。今究有何術能致南施者。已而曰。得之矣。彼逐日出行必有祕事。吾以探騎偵之。苟得朕兆。趣之歸降。易也。策定。遂行。乃以手指沙克司所居樓曰。此事終落吾手。語次握拳向空而伸。似與人爭毆者。

法金明日晨起。坐於屋中。俟其新受業之門人。已而哪亞夫婦見陳餚於案。則吞噉無數。法金以榻就之。相嚮而坐。呼曰。布爾忒。哪亞曰。何事者。吾方食。爾勿言。汝家縱肆。必乘人之食。而噉噉語不已。然則御飯亦莫得閒耶。法金心恨其人。則亦弗怒。卽曰。縱食胡得不言。哪亞曰。可遂張口吞麪包。且言曰。吾卽作言語。亦足藉之消食。加洛德又安在。法金曰。吾已遣之。以我二人。尙欲作密語。哪亞曰。汝應留彼。爲我作攤牛油之麪包。今且言。卽言亦不誤吾事實。則哪亞之遇食。世間尙有何物能抵其鋒。法金曰。汝昨日貿易佳。第一次成功如此之速。眞爲飛將。第一日出門。卽得六先零九辨士半。以我觀之。汝仗此伏雞之智。尙可生財。哪亞曰。尙有二牛乳壺。汝幸勿忘。法金曰。是胡敢忘。哪亞曰。以我思之。新進之徒。能如是。亦足矣。汝試思。吾過酒肆之前。而此二壺。乃踞門外。乘涼。吾防其感冒。故攜而歸。言已。大笑。法金亦僞笑。哪亞笑已。大嚼麪包一方。旣已。卽切第二方。法金伏身案上。曰。布爾忒。吾遣汝行事。此事非小。汝能慎密。爲我一偵乎。哪亞曰。汝令我冒險入公堂。茲事吾決不能任。法金曰。安

得有險。吾命爾尾一女子耳。哪亞曰。嫗耶。女郎耶。法金曰。女郎也。哪亞曰。吾在學堂時常爲是事。然尾之何爲。法金曰。無他奉屬。但隨其所往。卽得言語。亦必告我。且當記憶。彼在何街。卽居室。亦先辨其屋前之號數。語我。哪亞曰。應酬我以何值。法金曰。果得當者。予一鎊。且我初未嘗有此重酬。此爲特賜。哪亞曰。女人爲誰。法金曰。亦吾輩中人。哪亞曰。汝得毋疑他。句法金曰。汝勿誤會。我所言者。別有一人。其人將另有所擇。吾至欲得其所契之新交。哪亞曰。我知之矣。果彼新交富者。汝當於中取利。此事我能辦之。今其人安在。我於何地偵之。法金曰。少須之。吾偵得朕兆。卽以告汝。汝但結束以待。餘事我自爲之。於是哪亞僞爲御者。待之三日。更六日。初無迹兆。至第七日。法金早歸。歸時甚意得。言曰。彼今日夜中必出。彼所懼之人。須待天明始歸。汝今且隨吾行。哪亞不語。卽隨出。旣出。繞陋巷無數。至一逆旅門前。哪亞視之。卽三鑿子逆旅也。時逾十一點。肆扉已掩。哪亞微微噫氣。戶已大開。二人同入。法金旣入。與巴尼以手示勢。登櫃房。自玻璃中下指一人。哪亞亦微語曰。卽此人耶。法金點首。哪

亞曰彼低頭而燭居其後不可辨認奈何法金示巴尼以勢巴尼卽下少須巴尼入室僞剪燭花置燭於女前且與之談女人已仰其面哪亞曰得之矣卽在人叢之中吾亦能辨此女亦啟關出法金先藏哪亞於長案之下南施出時二人屏息不敢有言既見南施出戶巴尼歸告二人趣行哪亞視法金後遂出既出蛇行時見此女回頭如備追騎有時二人尾其身後則立俟之過始行迨二人少遠始迅步行然哪亞實隨之未嘗少止。

第四十六章

禮拜堂鐘動十一下三刻見有二人至倫敦橋上前行者爲女人張皇四顧作覓人狀其後一人爲男子恆隱暗中男之舉動惟此女是準女行亦行女止亦止既過橋女子似不得人怏怏如失望復自橋反男子卽隱於燈桿之下讓女先行然後尾之至於橋心女止男子亦止夜色深沈行人已鮮卽使行道之人見之亦不爲異以倫敦地大物博往往有窮人四覓宿處此爲貧戶恆狀水上霧脚下垂步上船燈照水

但留紅暈兩岸人家則全籠霧裏船上桅檣亦空無所見此時女子四顧徬徨聞聖保羅禮拜堂鐘動十二下見一馬車止於橋次車中盈盈一女郎又一白髮之翁既下卽屏其車徐徐登橋此橋上之女踴躍赴此二人之側此二人初亦張皇如有所覓忽見此女則微呼曰汝句復詘然而止以此時有村人行過其側遂無言此女卽南施言曰此間無可言試近石步中語南施語時指石步石步者備船客經此登岸者也此村人卽哪亞聞言已先伏於橋底旣至則思得伏身之所時水落橋洞中尙可藏人哪亞卽匿身其間側耳以待計此三人果亦入洞者則我向彼洞而出久之仍不聞足音以爲他向而去更欲外出偵之忽聞有人聲甚邇語了了可辨則屏氣以聽聞老人曰勿更下防潮生也卽此地而姑娘亦憚行老夫姑如汝意而下此汝究何言者卽橋上立語初亦非礙此間水氣中人可怖南施曰吾不言在橋心未敢遽言耶吾心似有所懾如有見尾之人語時噤不自持老人曰汝勿懼有三人在何怖又聞南施言曰今日似有死徵一閉目似周身皆帶血醒發寒熱可一日矣日中

欲以書自遺而書中所畫亦作帶血之尸聞老翁曰此特幻想南施曰非幻也彷彿中似見一樵卽書中亦彷彿見之夜中道行亦見有棺舁過吾側翁曰吾道行亦時時見此南施曰翁所見者眞也而我目所接則幻形輒見時橋下之哪亞聞之毛髮皆豎覺陰慘之氣中人欲僵及聞同來之女郎作嬌柔之聲撫慰南施則中心始釋然以爲聞人聲也又聞女郎語老翁曰丈與言宜加以慰藉勿傷其心翁於是語南施曰爾前禮拜時夜中胡以不至南施曰我爲人以強力挽抑之不聽出翁曰挽者爲何人南施曰此人我固告其名與女公子矣翁曰汝前日之不來事機會否爲彼人所得南施曰未也此人獷暴無情但喜怒不恆初非疑我者我第一次面女公子時得以鴉片霜飲之令睡故得脫身翁曰汝見女公子後歸時彼人醒耶南施曰否彼一輩人咸不以我爲疑翁曰如是佳矣汝今且聽吾發問汝前二禮拜曾告女公子以事公子轉以告我及吾輩數人余初聞時疑信尙參半今茲良以爲實吾今將以恫喝之法令孟克司自吐其實惟孟克司或不可得則猶太人法金汝當示我以

其家之所在南施曰法金安可首其人固非佳然欲我發覺其罪則心有弗忍翁曰是又何故南施曰中有兩節其一節已陳情於女公子公子允我矣其第二節首法金可也法金出則牽聯必多我亦賊中之一人也以我之罪彼不賣我我又何爲賣其同類然翁之始念似亦未注意於法金索法金者欲南施於倭利物之事能盡言耳因曰既不忍於法金則孟克司安在當爲我言之南施曰君輩得孟克司孟克司供及法金諸人又將奈何翁曰我得孟克司但究倭利物事餘事一不之問矧倭利物亦不欲與衆宣之爾何須憂南施曰孟克司弗承者又奈何翁曰孟克司弗承吾亦必得法金惟得法金後亦不訟之於官南施曰此言良弗敢信苟得女公子一言者蓋可信也女郎曰吾必允汝南施曰汝獲孟克司時切勿謂我賣之翁曰決如汝言吾出不意獲之令彼亦莫名其所以然南施思久言曰吾生平未嘗作誠語亦未嘗以誠語人今夕之言吾信汝矣於是翁及女再三慰勉南施令其揭舉倭利物事南施乃微示三鼈子逆旅處音吐甚細橋下伏偵者幾於不得聞其語然南施每言

輒止似此老人出筆記之記已復言南施所言且不止示三黷子逆旅且示以孟克司來去之時刻言孟克司人極高碩抗健行步多狼顧如有所防二目深陷異常人但此一節已足辨其風貌矣面微黑髮與目睛亦然年事不滿三十已漸有頽唐之態唇上恆破怒時恆齧其唇並齧其手甲以洩怒憤此時南施忽問老人曰丈人何爲惋愕翁曰汝第言之吾實無事南施曰此人第見兩面平時行路則以高領自蒙凡此狀態均聞諸三黷子逆旅人言所知者已盡於此然其人項間尙有物每當迴顧時卽見句翁曰得毋紅癍耶南施曰丈人何由知之但聞女郎亦微駭於是人皆無言但聞呼吸之聲尋老翁曰或且吾能知之卽不知亦可辨認而得實則余未必卽知其爲是人天下人之相肖者多矣語時似甚從容然語後翁則少離此兩女人所立處近哪亞所隱處背作小語曰決爲是人旣又聞足音似又行近南施言曰少年婦人汝今日所言助我乃非少吾甚欲助汝汝試自陳其所欲南施曰我何欲者老人曰人以德心待汝汝胡必痛拒其人請自激心思之以慰我南施哭曰君輩

必無術救我。我實無可援之勢。翁曰：汝失身在當時。然造化與爾以聰明及其愛情。用之都誤。或後來尙有補救之方。至於天良中之安逸。爾當自修。若外身衣食之事。旁人尙足助汝。或且英倫或居外國。吾輩必不令爾流離失所。此不特吾力所能。而亦吾心所屬。汝果有意於吾言。吾不待天明。即可拔出爾身。脫爾當時之社會。而尤不忍見我之後。聽爾自歸。呼吸灑濁之空氣。及承望兇人之顏色。此良善機。一失將不可復得。卽聞此女郎言曰：我觀南施此次必允我輩之言。彼已沈吟如有所思矣。南施曰：未也。我心如有鐵鎖。縶我於前。此所入之社會中。我固恨其非良。乃無術自脫。蓋已深陷其中。拔身良亦非易。今日尙以君輩爲良言。若在前此數年。直將以君言爲腐臆。吾戒心復起。當趣歸矣。聞女郎曰：汝有家耶？彼問胡得爲家。南施曰：我家固也。以我之流品。應歸是家別矣。正恐有人偵我爲禍。非鮮果君輩以我今日之來。爲有微勳者。縱我遄歸。卽爲酬庸之典。翁似對女郎曰：留之無益。遲且生禍。不如縱之。南施曰：然。女郎曰：此歸必無收局。南施曰：女公子防我不得。良死耶？汝不觀澌澌。

之。河。水。世。間。爾。許。類。我。之。人。恆。借。此。爲。包。羞。之。地。我。思。結。局。正。復。在。此。惟。日。月。則。未。知。耳。女。郎。聞。言。悲。曰。女。勿。更。言。此。南。施。曰。我。本。不。以。是。言。陳。之。閨。秀。以。女。公。子。生。平。未。嘗。聞。此。今。別。矣。更。圖。相。見。此。時。翁。無。言。迴。首。他。顧。勿。視。此。女。郎。言。曰。此。錢。囊。贈。君。爲。紀。念。後。此。有。匱。欠。之。處。尙。可。助。君。爲。理。南。施。曰。我。之。爲。此。不。爲。錢。也。惟。乞。惠。一。紀。念。之。物。女。郎。欲。脫。戒。指。南。施。不。可。但。曰。乞。手。套。一。或。素。巾。均。可。但。得。女。公。子。身。中。所。佩。者。予。我。可。爾。女。郎。卽。出。素。巾。南。施。鞠。躬。道。珍。重。而。行。此。時。老。翁。見。南。施。勇。決。亦。不。之。留。橋。下。之。哪。亞。聞。南。施。足。音。都。渺。後。而。白。龍。路。及。羅。斯。亦。同。至。橋。心。小。立。羅。斯。曰。似。彷彿。中。聞。南。施。呼。我。白。龍。路。曰。非。也。彼。必。見。我。遄。歸。始。行。於。是。引。羅。斯。同。下。南。施。待。其。行。後。伏。於。橋。闌。大。哭。少。須。亦。歸。橋。下。人。聞。萬。聲。都。靜。則。自。橋。彎。徐。徐。而。出。仍。沿。黑。影。中。蛇。行。而。去。至。於。街。心。四。顧。無。人。始。奔。迅。赴。猶。太。人。家。

第四十七章

秋。夜。雖。長。然。去。天。明。僅。二。句。鐘。矣。此。時。名。爲。夜。死。至。於。蟲。聲。及。醉。人。之。聲。亦。止。法。金。

則在彼巢穴之中守夜而坐面白而睛紅厥狀如大厲身中披破衲眼望几上殘燭
右手置諸唇次力齧其陳垢之指甲方其齧時忽露其零星數齒並見其齧狗耶獸
耶則莫之肖亦莫之辨矣其左草薦上睡哪亞極沈寂有時法金視哪亞並視殘燭
燭跋已見蠟淚成堆自是狀觀之法金之意似都不屬此此時心緒欲圖南施既不
可得而轉爲南施所賣雖南施不供己身而守信之事託之南施又復未必沙克司
大仇未復而此身又恐爲官中所獲就死於刑此等心緒起落盤旋心火上爇久坐
亦不知時候迨聞街上有行道之聲因曰至矣至矣語時門鈴已動則自地窖中出
啟其扉少須同一壯人下面目皆用高領蔽之手挾巨囊外帔旣脫則沙克司兇頑
之狀出矣置囊於几言曰汝爲我以術售去之今日得此非易果易者吾前三句鐘
歸矣法金取囊納之櫥中加以鎖復歸座以目注沙克司口動不已顏色如死人
沙克司望而卻退言曰汝今夕何事法金舉手而顫噤不能聲沙克司以爲有巨變
卽曰汝癩發耶果非癩而禍作者我當先避法金曰汝勿憂吾非謂汝之事所指蓋

別。有。一。人。此。時。沙。克。司。已。出。小。槍。於。衣。囊。言。曰。汝。不。謂。我。尙。有。佳。運。法。金。曰。吾。尙。有。事。語。汝。汝。聞。之。當。較。我。爲。狂。易。沙。克。司。弗。信。言。曰。確。耶。汝。速。以。告。我。不。爾。南。施。遲。我。不。歸。將。謂。爲。遇。險。法。金。曰。遇。險。之。事。彼。久。知。之。矣。沙。克。司。凝。視。不。能。自。解。而。法。金。又。不。卽。言。沙。克。司。力。抓。法。金。之。衣。袂。動。搖。之。曰。老。狗。汝。胡。不。嗥。吠。法。金。迴。視。哪。亞。曰。此。孺。子。沙。克。司。亦。下。視。曰。孺。子。如。何。法。金。曰。譬。如。此。子。在。外。對。人。語。以。吾。輩。之。聲。音。笑。貌。及。我。下。處。一。一。與。人。言。之。令。人。圍。而。縛。我。者。如。何。且。甘。爲。此。事。者。不。出。之。他。人。之。強。迫。乃。甘。自。貢。其。私。果。如。是。者。我。輩。將。何。以。處。置。其。人。沙。克。司。曰。彼。尙。有。餘。息。者。吾。將。以。其。頭。顱。置。我。足。下。踐。之。令。碎。法。金。曰。此。事。設。我。爲。之。者。又。如。何。沙。克。司。曰。汝。果。爲。是。事。公。堂。對。簿。時。吾。卽。堂。中。出。爾。肝。腦。令。之。塗。地。以。我。之。力。掙。汝。猶。之。置。爾。頭。於。車。軌。之。上。碾。之。無。堅。不。破。法。金。曰。汝。果。如。是。決。耶。沙。克。司。曰。汝。不。信。者。試。乃。公。之。手。段。法。金。曰。果。此。事。爲。卻。立。爲。雅。克。爲。貝。忒。抑。爲。沙。克。司。曰。無。論。何。人。必。不。置。之。地。上。法。金。視。沙。克。司。後。卽。哪。亞。臥。處。令。醒。沙。克。司。不。知。所。謂。但。有。愕。然。法。金。曰。布。爾。忒。

復曰。此兒乃大罷。沿道追隨。爲力已殫。沙克司曰。汝言何指。法金不答。力引哪亞起。坐連呼其名。哪亞始欠伸。張其眼。法金曰。汝適以所言者告彼。因以手指沙克司。哪亞曰。命我何言。法金曰。汝隨南施行。凡諸所見。悉告沙克司。哪亞仍欲睡。不能言。法金大聲曰。汝非隨南施行耶。哪亞曰。然。法金曰。得毋隨至倫敦橋。哪亞又曰。然。法金曰。彼間非遇兩人耶。哪亞曰。然。法金亦不之問。自言曰。彼所遇之一男一女。女郎曾爲南施所親覩者。二人叩南施。以吾輩之相貌第一。叩孟克司。南施卽歷歷告以容止及住處。又告以何時至三鑿子旅館。凡諸祕事。南施已一一洩之。無遺。且所言時。初無威嚇。均南施自吐其實。謂哪亞曰。吾所言者。確乎。哪亞自搔其髮曰。然。均南施自言。法金曰。此二人問南施。上禮拜胡以不至南施焉。對哪亞曰。已告汝矣。法金曰。汝再述之。哪亞此時已醒。言曰。二人問彼胡爲爽約。南施言不能至。法金曰。汝告沙克司。言其所以不去之故。哪亞曰。有一人強留不聽。出此人之名。亦揭告彼女矣。法金曰。尙有何事。涉於此。強留之人亦一一告沙克司。哪亞曰。南施言此人狂獷無情。

第一次逸出時。則以鴉片霜醉其人。令勿醒。當其言時。沙克司力欲奔歸。法金則強留之。勿釋。至此已不能忍。大呼地獄之火。焚此惡人。汝釋手。聽我。行力推法金於地。直上地窖。奪門而去。法金力追。言曰。沙克司。勿奔。我尚有言。此時沙克司已欲出。而門鑰膠不可開。乃大聲罵詈。此門始爲法金。追及沙克司。曰。聽我行。勿作呶呶語。吾事至可危。法金攀其鎖。曰。我但有一言。汝勿句。沙克司曰。何事。趣言之。法金曰。汝勿暴獷殺人。時已遲明。彼此互見。其面二人。眼光皆赤如火。法金曰。汝下手過辣。則己事亦不適。即欲死其人。法當秘密。沙克司不答。門啟。卽行。旣出。前後左右均不之顧。但望己家而趣。齧牙旣急。二腮之肉咸突起。自出。法金家及於己家。厥狀如一。旣啟關入。躡步登樓。入室。力閉其扉。且加鑰以案抵之。然後啟幔。南施尙睡。衣服咸弗整。夢中驚醒。見狀大駭。沙克司曰。起。南施曰。汝耶。沙克司曰。沙克司曰。我也。汝起時。屋中尙有殘燭。作微明。沙克司取而擲之。空罏之內。南施見窗外微明。將欲開。奄沙克司止之。曰。汝勿開。借此微光足了。吾事南施大驚。曰。沙克司。今日胡爲作。如是很態。沙

克。司。怒。視。氣。咻。咻。然。力。擗。其。髮。以。手。掩。南。施。口。南。施。尙。極。力。言。曰。吾。不。呼。號。汝。但。語。我。以。何。罪。沙。克。司。曰。汝。尙。弗。知。今。夕。有。人。尾。汝。凡。汝。所。言。悉。爲。人。偵。得。矣。南。施。曰。旣。如。此。請。爾。恕。我。汝。詎。有。心。殺。我。嗟。夫。親。愛。之。沙。克。司。且。我。爲。爾。一。人。已。力。祛。其。機。會。無。數。即。今。夕。之。事。亦。正。爲。汝。撇。去。生。路。非。鮮。請。爾。沈。思。勿。干。天。譴。卽。我。有。言。亦。決。不。賣。汝。沙。克。司。上。觀。上。帝。之。面。念。我。赤。心。於。未。流。血。之。前。仔。細。思。之。我。之。待。汝。初。無。一。星。之。罪。沙。克。司。拔。其。手。欲。出。南。施。握。中。乃。不。可。得。南。施。方。以。首。投。諸。沙。克。司。之。懷。言。曰。沙。克。司。今。夕。所。見。之。善。人。尙。爲。我。籌。安。樂。之。地。我。今。更。往。面。其。人。爾。我。同。求。其。保。護。改。行。爲。善。亦。未。不。可。我。今。亦。知。悔。過。尙。未。爲。晚。此。時。沙。克。司。右。手。已。脫。出。取。其。手。槍。忽。思。彈。發。將。驚。人。卽。以。槍。跌。用。其。精。力。打。其。面。部。南。施。受。槍。卻。退。立。仰。於。地。血。被。其。面。二。目。全。昏。尙。強。起。長。跪。於。地。出。羅。斯。所。遺。之。素。巾。二。手。高。舉。言。曰。願。上。帝。恕。我。禱。時。狀。至。可。怖。沙。克。司。退。於。牆。隅。取。木。椎。以。手。掩。面。力。搗。之。南。施。亦。立。殞。

倫敦一區一交夜中萬惡騰涌沙克司之殺南施亦卽萬惡中之一惡也南施死後
陽光已上城中士女及工商諸人咸紛攘來去如織矣然無論五色玻璃及破窗糊
紙太陽之光仍一都徧此爲人謀死之女尸屋中陽光亦不吝而入沙克司欲力
蔽之乃不能得此塞彼漏無可彌縫南施尸在曉色朦朧中已足怖人今陳諸白日
之中厥狀尤厲沙克司膽寒不敢遽出有時尸身時動或微息沙克司則尤懼復以
木椎搗之非防其生防尸變也尋以破甕蓋尸身眼雖弗見而腦中所印之尸狀歷
歷無纖毫之隔陽光已斜射入樓樓心凝血成團爲光所觸倒影向承塵上作圓紋
如水暈時時流動沙克司四顧木椎之上血液尙淋漓則然火於爐中納椎焚之椎
上黏血髮一叢遇火蚩蚩作聲沙克司聞之心顫直見木椎成灰乃自刷其衣上之
血痕然尙凝而不去則寸寸翦而焚之時南施受椎顛頓血花四濺至於狗足之上
亦皆血則尤不能掩滅令淨自思但有逃之一法然留狗屋中則狗饑而噪且足迹
印血四越尤動鄰右之疑不如引狗而扁鐮其扉策定如言而行旣出自對門仰盼

其樓窗曾否爲人所見。見窗奩下垂室中。若無事者。遂呼狗上道。直嚮乙司林。登行至高門。小山顧乃不知所居。下山復上。如是者再。至於下午。尙盤旋。是間疲極。遂覓小籬之下。扶頭而睡。未酣已醒。復奔竄向來路而行。既知其誤。則復尋去路。已至一田溝。思息。又思將爲人所得。復易一溝。如是者累。易數溝。顧所易地。恆防人見。時已饑餒。思食。因思去此非遠。有村曰亨。登地偏人遠。非孔道也。遂前時奔。時緩。有時凝立。則以行杖拂草。及旣至。覺是中婦人女子。皆若預知其殺人而屬目之者。因亦無敢淹久。復至荒隴之上。靜坐。莫得所嚮。時已向晚。尙盤旋不去。少須計定。趣哈得菲而近。九句鐘。人已憊極。卽狗亦羸。困行入小酒肆。中有數村人聚飲。見沙克司入。讓坐。沙克司不敢近人。伏於隅。陬與狗偕食。數村人聚談多田畝事。已而又言前此村間死人之年紀。其年少者。則言死者爲老宿。其年事多者。則爭辯爲少壯。有禿髮老人言曰。彼年乃近我。若能衛生者。尙可十餘稔。恨其不自調攝。遂淹忽化去。此事乃無奇。沙克司亦不之審。還酒值後。仍踞屋隅而假寐。方入夢時。似聞有人入酒座。喋

喋不已。竟爲之醒。來者爲貨郎。專於村間賣胰皂。薙髮刀。針線。及醫狗醫馬之藥。凡村婦所需。賤價之香水。及脂粉之類。旣入。與村人絕稔。相見道故。作調詼語。因亦就食。食已。啟貨篋。出貨求售。有人曰。海雷。此何物也。物狀似餅。其人曰。此可食否。貨郎曰。此吾自製之藥。可去衣上污垢。鐵鏽也。泥也。霉也。癩點也。或綢。或布。或麻。或呢。及地衣。檯布。其上污以酒痕。果汁。水墨之污。凡百之穢。一擦立淨。果女子名譽有污者。但用此一方之物。亦可湔滌。諸公果欲死者。但少嘗其一效。乃立見此物之死人。甚於槍彈。一辨士一方也。諸君思之。如是妙用。但一辨士而已。立時卽有兩人各購一方。尙有數人。則夷猶不自決。貨郎復衍衍言曰。此物成。其消亦速。成此者。用水機十。四。瀆機六。電機一。終年不止。尙不足供人之用。運機之工人。至於力疲而死。吾廠尙恤其嫠。有兒者人二十鎊。孿生則五十鎊。又言曰。一辨士一方。兩半辨士亦可。四法丁爲數如之。去酒痕。果汁。墨迹。泥污。血斑。因取沙克司之冠曰。衆不信者。此先生冠上有斑點。我且試之。如何。沙克司大驚與奪。貨郎曰。無傷。滌之片晌。卽淨潔如故狀。

諸君觀之。此斑點有一金鎊之厚。一先零之廣。吾尙不知其爲酒痕耶。果汁耶。墨及血癥耶。語至此。沙克司直起奪冠。衝門而出。旣出。悠悠無所之。見追者無人。則知座人必以己爲醉。行過一公車之側。車燈射入。沙克司避燈先行。不令人見。忽見有人付郵筒於車人。沙克司知郵車至。必有新聞。已事曾否。列諸報中。附而竊聽之。司車者受郵篋。言曰。昨夕不先爲備。令我久候。何也。郵人曰。汝自倫敦來。得何新消息者。車人戴手套言曰。無他事。惟米穀之價略高。又聞司必塔菲而有謀殺人事。我乃不知其詳。卽有座客言曰。確也。事滋可怖。車人曰。男耶。女耶。曰。女也。有人言。句未畢而廝養者曰。行矣。勿喋喋擾人。車人曰。可角聲動。車亦立行。沙克司聞言。明知爲已事。然竟如無聞。但不知以何嚮爲當。思定。遂趣哈得菲。而以獨身夜行。震恐乃入心肺。前望無窮。或動或靜。觸目皆成鬼魅。益以晨來腦中。印南施尸狀。若披髮浴血。踵諸其後。落葉作聲。卽類南施之衣袂。微颺略動。又類南施之呻吟。一止一行。皆含幻相。有時力壯。其膽向後。而顧果使見靈。亦將搏擊。顧一迴首。而幻相又落。其前已乃以。

背倚牆而立。意鬼或不能拊背而來。然凝立時。而鬼氣卽翔其頂。則竟仰臥於地。二目上視。似見一墓碑。碣以血書之。世上諸君子。識之不平之人。恆謂兇人幸逃。法網斥爲無天。實則不爾。此時之沙克司。一分鐘中之驚怖。甚於二十次之死矣。此時行經小團焦之次。見其中無人。遂謀止息。團焦之外。有大樹三株。迎風而嘯。咸作異聲。顧此時已憊極。不能不臥。臥時張眼。似見兩鬼。眼睜視其前一閉目。則又類臥於南。施尸次。復不卽睡。起而力奔。又似有人尾追其後。肢顫力掣。汗出如濯。無竅不蒸。忽聞人聲四起。挾夜風而來。沙克司處萬靜之中。得此頗足自壯。則向聲而趨。少須天色通紅。火星如亂花飛舞。光之所被。燭見數里。燠霧迷漫。蓬蓬而至。人聲愈雜。咸言火發。警鐘四撞。樑棟倒壞。萬聲雜動。近視狀乃極慘。男女雜沓。而過沙克司。闖入人羣。無論溝也。渠也。直跳越而前。狗亦狺狺隨之。旣至。見居人衣服不備。知爲夜中驚起者。有人自廄中引馬避火。亦有負篋劈火燄而出。巨梁中斷而墜。地火花爲之四濺。而窗洞火舌外舐。至烈婦孺咸呼救援。厥聲震天。救火者亦交喊。振動水龍引水。

直。射。火。海。中。蚩。蚩。作。聲。沙。克。司。與。之。同。喊。聲。音。至。猛。往。往。跳。躍。幾。欲。逃。出。其。軀。殼。而。去。或。前。助。水。龍。之。人。或。冒。入。火。中。終。不。令。一。身。有。俄。頃。之。暇。遇。梯。即。登。危。立。於。壞。牆。之。上。擇。其。最。危。最。險。之。地。奔。越。顧。乃。無。傷。果。似。有。鬼。物。陰。附。之。者。不。疲。亦。不。他。想。直。待。天。明。百。物。皆。空。但。有。焦。土。及。沙。克。司。而。已。沙。克。司。夜。中。以。火。力。自。助。及。火。熄。則。百。慮。復。集。怖。乃。十。倍。於。夜。中。及。見。有。人。聚。談。則。大。震。以。爲。所。談。者。即。已。謀。殺。之。事。微。聲。呼。狗。潛。蹤。而。去。行。經。水。龍。之。側。人。方。聚。飲。見。沙。克。司。夜。來。助。力。則。招。與。同。飲。談。時。即。述。南。施。兒。殺。事。有。人。言。兇。手。逃。向。百。明。罕。然。亦。易。得。明。日。下。午。舉。國。皆。知。以。必。得。其。人。爲。快。沙。克。司。聞。言。立。逃。顧。憊。甚。則。擇。靜。處。而。息。夢。中。駭。不。可。狀。天。色。未。晚。即。畏。鬼。物。又。思。不。如。竟。歸。倫。敦。彼。人。謂。將。捉。我。於。村。間。必。不。期。吾。身。之。尙。在。倫。敦。矧。尙。有。法。金。可。倚。果。避。其。家。數。禮。拜。則。以。力。覷。取。其。財。奔。避。巴。黎。可。也。與。其。前。後。皆。死。路。不。如。冒。險。仍。歸。倫。敦。謀。定。即。行。行。諸。偏。僻。之。地。迨。近。倫。敦。則。以。夜。中。覷。取。法。金。忽。迴。頭。視。狗。則。又。躊。躇。謂。鄰。右。皆。知。吾。飼。狗。狗。匿。不。見。必。與。我。同。行。吾。尙。足。變。服。狗。則。不。能。與。

之。同。行。足。以。自。趣。其。死。意。欲。斷。送。此。狗。則。覓。取。石。頭。裹。以。素。巾。四。覓。積。水。漬。狗。令。死。
用。以。滅。口。方。沙。克。司。取。石。時。狗。時。時。竊。視。或。狗。望。色。而。知。耶。或。沙。克。司。先。示。殺。機。於。
此。狗。爲。狗。所。知。乃。極。力。避。主。人。時。時。防。備。及。見。主。人。近。池。畔。引。手。招。之。狗。竟。不。前。沙。
克。司。曰。汝。前。狗。遂。進。沙。克。司。以。巾。石。繫。其。頸。狗。逃。沙。克。司。曰。狗。前。狗。仍。搖。尾。不。進。沙。
克。司。以。素。巾。爲。套。更。蹶。其。狗。狗。略。進。復。止。少。須。力。奔。而。去。沙。克。司。呼。之。不。應。遂。亦。自。
行。

第四十九章

一日天色垂黑。白龍路以車至門。微扣其扇。扇啟。車中出一武人。司左門。車上又有
一人同御者。司其右偏。白龍路麾手。此二人自車中引出一人登樓。其人則孟克司
也。白龍路引是人至廂房中。孟克司不卽入此。二人示白龍路取進。止。白龍路曰。汝
尙何疑。彼不入者。引至道上。呼巡捕。言彼爲罪人。孟克司曰。汝敢加我以罪人之名
耶。白龍路曰。爾敢正視我耶。汝欲逃者。則汝爲狂易矣。謂二人曰。汝縱之。聽其行。二

人既釋手。白龍路曰。汝儘可行矣。我實告汝。汝足一履吾闕。吾卽呼巡捕。指爾爲謀產之盜。今日吾策已定。決無可挽。汝敢力與吾抗。則汝之禍事亦立瀕。孟克司視左右二人曰。此二狗。究有何力。能誑我至此。白龍路曰。奉我命令。我倩其人捉汝。汝謂我侵爾自由。則以法律科我。我亦自有其可以訟汝者。至時。汝求退已晚。則權力不在吾手。吾亦爲汝之地。孟克司聞言。頗躊躇不自決。白龍路曰。趣決之。或自行吐實耶。抑至官中陳之。惟汝自擇。若乞我之憐。冀被害之人赦汝。則汝當靜坐待決。孟克司嘖嘖若自商確。終不卽言。白龍路曰。趣言趣言。待吾令出時。則汝必不救。孟克司仍不答。久乃言曰。能得兩全之法否。白龍路曰。無之。孟克司見白龍路怒氣勃然。則聳肩入室。歸坐。白龍路語二人曰。汝鑰其扉。我一掣鈴。汝卽奔集。二人諾而出。屋中相向者僅此二人。孟克司擲冠於地曰。吾父契友。乃以此禮見待乎。白龍路曰。我惟與若父莫逆。而若父之同胞女弟早逝。令我鰥居至今。若父及我曾同踞於爾姑氏靈榻之前。同送其終。果斯人不死者。死日卽我之婚日。惟其親切如是。故今日不聽

爾赴之官中。爾雖不肖種種。均以若父之故。加爾以慈惠。爾知之乎。噫。以汝不肖。尙姓爾父。利福之姓。抱慚多矣。孟克司曰。我與此姓。胡涉。卽不姓利福。亦可。白龍路曰。此姓。卽爾姑氏之姓。汝不之惜。若老夫者。聞人言此心脉。爲之僮興。幸汝乃以僞姓行。吾心滋慰。孟克司無言。白龍路以手掩目。而悲。孟克司曰。汝今呼我何爲者。白龍路去其手曰。汝乃有弟。道中與爾言爾弟時。在汝應隨吾行。必不當令人引爾。孟克司曰。我安得有弟。汝不知耶。白龍路曰。汝或未知。吾當告汝。若父與若母之姻緣。可云惡劣極矣。其中不言愛情。專以利爲市。故汝生帶茲戾氣。吾固知爾父母自成婚。後。狼如仇讐。始猶僞爲敦睦。後乃逐日勃谿。於是分散而居。分居後。各挾仇而去。後此若母。亦稍忘之。而父則抱憾中心者久。孟克司曰。吾父夫妻分析。於我又何涉者。白龍路不之顧。又言曰。若父母離析後。若母在巴黎游蕩。竟忘其年少於己。十歲之故。夫矣。至爾父心空一切。長日靜處於家。後來別有所戀。汝亦當明矣。孟克司他顧曰。我何知者。白龍路曰。我觀若狀。必深識而深恨之。我所述事。在十五年前。汝年僅

十一耳。汝父方三十一歲。以爾姑成婚。尙非及時。今茲之言之。適傷我心。幸爾自述。勿令我生傷逝之感。孟克司曰。我本無言。汝欲言者。恣言之。白龍路曰。若父所繫。羈之人。實爲水師中退休之將。弁其妻逝。可半年所留。二女一十八歲。一但兩三歲。孟克司曰。此言何由見。告白龍路。仍如弗聞。言曰。彼所居地。若父正飄泊。於是間。後此過。從至密交誼。日深。爾父生平纏綿悱惻。如爾姑氏一見。令人生憐。此將弁遂極契重。然而禍水亦成。彼長女遂亦愛憐爾父。白龍路語至此。略停。而孟克司以齒齧唇。以目視地。白龍路曰。一年之後。爾父與彼長女定情矣。孟克司作不耐狀曰。汝言過長。白龍路曰。凡悲愕糾纏之故事。皆成長篇。若歡愉之事。則一言即了。後此爾父有良友。死於羅馬。病篤時。以書招若父。爲理其身。後之事。詎知若父一行。亦病於羅馬。爾母在巴黎。聞若父病。卽馳赴羅馬。至之明日。若父死矣。初無遺囑。故所有之產。悉歸爾母子之手。孟克司初聞。但注目於地。然甚畏懾。及至此。始張目。噫氣。拭其額汗。以爲無遺囑。此尙足慶也。白龍路復張目視孟克司曰。若父未行時。曾便遣探我。

孟克司復驚卽曰此語我乃未聞白龍路曰爾父到吾家時送余一美人小影卽所鍾情之人以行色匆匆未便與之同往語余曰此事乃出吾所不料今惟趣行爲當似其中尙有隱情乃未嘗語我契友詎知此見卽爲永訣並書亦不之得余後此至爾父所眷之美人家用慰其人乃至時彼父女已遷徙而去聞係負債逃奔不省所適孟克司至此釋然昂頭四顧爲狀至適白龍路移進其榻曰不料爾之異母之弟無心竟落吾手狀同乞兒矣孟克司僞驚曰汝何言者白龍路曰汝弟也適落吾手吾言汝必大驚卽爲此弟爾弟來時大病然吾斗見其人卽愕然如曾相識非相識也其狀甚類一人特不能記憶其人之安屬及歸家時斗見爾父所眷之美人如合符節且爾弟神情又酷肖我之亡友尋又爲賊人道劫此事汝已久知老夫亦不贅述孟克司曰我安知者白龍路曰爾焉能賴吾咄嗟之間卽可令爾知其底蘊孟克司曰我何闇昧之事汝果明決到底者一言之白龍路曰汝勿驚老夫自能語汝自失此兒後四覓竟無迹兆時爾母已前死余思欲得爾父身後之事非得爾莫辨

嗣聞爾在西印度中理爾產。吾故至西印度覓爾。至時聞爾綱紀言已到倫敦。叩以居址。則不我告。謂爾行蹤無定也。老夫歸後。尋求亦不可得。不期於二點鐘前。竟爾得汝。孟克司起立曰。汝既得我。又何言者。實告汝。汝適言謀人之產。其罪至重。非等謔浪。又胡知吾父與彼婦生子。詎相貌偶同。卽爲吾同父之確據。白龍路曰。吾先尙未明。乃半月之中。余則一一知之。甚審汝心。固自知其有弟矣。後來亦知若父固有遺囑。乃爾母至時。取而毀之。爾母死時。始以此語告汝。並舉其遺產付汝。遺囑中尙言與外妻有孕矣。其中尙有爲孤雛噉飯之地。此子偶爾爲汝所見。彼貌類若父。知爲遺孽。則百計欲毀其證。自至此子生產之地。得其確據。因而沈滅其迹。是乎爾與法金之言。吾今一一爲汝言之。汝語法金不言此兒之鐵據。沈之河中乎。尤有一老嫗抱此證據之人。亦已前死。是乎汝不肖之身。汝姓爾父利禰之姓。乃與穿窬之盜。在黑夜中商略。絕滅天理之事。汝膽巨矣。語至此。汝尙敢與我抗耶。孟克司聞言。面如死灰。戰兢言曰。吾不敢復辯矣。白龍路曰。汝與兇賊商酌之言。一一皆入吾耳。實

告汝是夕牆上黑影一瞥而消息即至吾家然傳此消息者亦屬宵人尙不忍此無告之兒觸滅天性揭而告我今其人己爲人所殺汝雖不殺其人其人實爲汝而死孟克司曰茲事我乃未聞今日本欲出探竟爲爾得吾實不審其中底蘊以爲彼與外婦多爭因爭而死恆事耳白龍路曰此婦之死卽爲愬汝昧良之事汝今尙能作遁詞抵我乎孟克司曰我願吐其實白龍路曰我尙不欲汝言必待衆證皆集時始令爾言之孟克司曰願之白龍路曰我尙不止干爾自承其罪尙宜謝過於爾幼弟爾父遺囑中應知若父生前所以爲爾弟部署之地爾能如約而行則聽爾翱翔於何處此世界中我良不欲更見爾面正於此時忽聞啟鑰之聲礮然洛司朋醫生闖然而入言曰此人今夕可擒而得白龍路曰得毋殺人之人醫生曰然彼人之狗出入於一陋巷間人知狗主於晚間必至今偵探四佈言此次決莫逃矣巡捕房中懸賞一百鎊求得其人白龍路曰我至其地將增以五十鎊海雷又安在醫生曰海雷與爾同來後復以馬往覓兇人白龍路曰法金得耶醫生曰我尙未聞然今夕必不

能遁。白龍路問孟克司曰。汝策定乎。孟克司曰。乞丈無喧。我必如約。白龍路曰。汝幸從吾言。尙爲平坦之道。吾今少出。汝在此專待吾歸。於是二人同出。仍鑰其扉。醫生潛問白龍路曰。汝探出其人消息否。白龍路曰。清如鏡水。汝今傳語諸人。於後日七點鐘聚而剖判之。吾輩今先以車至某處。即倭利物地稍息。且請密斯麥烈。勿太驚擾。至於崩暈。今日此心專爲南施復仇。爾試詔我何處爲賊窟者。醫生曰。汝先以車至巡捕房。爲時尙早。於是二人分路而去。

第五十章

太姆士河。卽路德昔司禮堂之所在。沿河之屋。至卑陋。近步之船亦黝黑。蓋煤氣所燻也。近處有一處爲倫敦至濼濁之地。其名至爲上流社會所弗知。果有人至是閒觀其狀。則居人及舟人。咸菜色。肆間售賣之物。如衣也。食也。皆粗陋不堪。路狹摩肩而過者。均煤夫車人。貧婦孤兒。鼻觀則腥臭不堪。耳聽則車聲軋軋。問之土人。卽知河中有小島。曰雅各島。島之四圍皆沮洳之場。潮生時。深可七八尺。寬又二三丈。實

河之支流環島而過。與島相屬處。有木梁可以通岸。島上人家。後戶皆臨溝。而門恆於窗中以綆下。汲屋之欵。斜敞壞不堪。寓目窗中。出竹竿晒其垢穢之衣。至於空氣皆含腥臊。不可近。溝中則厚積糞草。此間非極貧之人。與有罪蟄伏者。萬萬不至。其地羣屋中。別有一屋。較常屋爲巨。屋舊而窗戶常修。後戶亦臨河。屋中有三人同居。其狀甚憂。一爲託貝。一爲吉忒林。一爲新入夥之盜。年可五十以外。其人額上有刀瘕。鼻樑亦爲人中斷。前在配所尋脫械逃歸。名曰喀格司。託貝語吉忒林曰。汝胡爲亦避於是間。喀格司曰。汝不欲者。胡竟來此。我屏居是間。不與爾往來者。韜晦也。今爾被罪且死。留爾適以自累。二人不答。託貝又曰。汝知法金何時見執。吉忒林曰。二旬鐘時耳。卻立及我自煙囪中出。布而忒伏於空簫之中。二足外露。亦爲人得。託貝曰。貝忒安在。曰。彼與南施友善。往視其尸。驚悸而狂。奔越叫囂於市。爲官中捉入風人院矣。喀格司曰。沙克司何如。吉忒林曰。尙游行四避。聞晚間尙至是中。三鼈子逆旅中。公人已滿。沙克司不敢入也。託貝曰。一敗塗地矣。吾恐此時受縛者。尙不止此。

數喀格司曰布而忒入官必直承無諱沙克司固死法金亦必不免禮拜五堂訊讞定則禮拜六時別我矣吉忒林曰公人臨縛時法金與格鬥大受痍傷爲官中捉去矣尙有仇家爭欲搯其臉刺其胸公差力止之不聽殺方其語時聞有聲甚異則一白狗越窗跳入數人啟關而視則不見其主人託貝曰彼來耶來時吾輩胡得生喀格司曰我意決不至至必隨狗而前趣以水飲狗狗欲顛矣吉忒林取水飲狗言曰胡周身皆泥睛盲而股僵不審行長道幾許矣託貝曰彼至彼胡不至上彼字彼狗下彼字彼人也吉忒林曰彼必不自裁二君如何者託貝搖首曰決不死喀格司曰彼死吾縱狗而前必得其尸之所在以我思之彼必以計愚狗自逃身入於村墟此時天黑嚴閉其窗然燭於几三人同聚一處微聞聲息卽起亦不敢恣語少須聞叩門聲甚厲喀格司曰彼至矣已而又叩喀格司曰又似非彼之叩扉聲不如是託貝臨窗而窺顏色頓異觀者不問知至者爲誰矣狗聞門聲亦作聲而嘶託貝曰不能不聽之入執燭將啟其扉吉忒林曰乃無術祛之而去耶託貝曰否喀格司大驚

曰。汝。以。燭。行。吾。暗。中。益。恐。乃。取。燈。點。之。手。顫。不。可。止。託。貝。既。以。燭。下。少。須。與。一。人。同。上。全。身。皆。裹。僅。露。兩。眼。既。至。則。去。其。裹。頭。面。始。出。色。白。而。目。眶。深。陷。兩。頤。皆。縮。髯。滿。其。額。氣。咻。咻。然。非。人。鬼。矣。以。手。按。榻。背。欲。坐。則。四。顧。移。榻。牆。隅。始。坐。一。語。都。無。但。願。座。人。久。乃。發。聲。衆。聞。言。皆。駭。以。沙。克。司。之。聲。至。是。亦。大。變。言。曰。狗。胡。至。是。託。貝。曰。彼。獨。來。可。三。句。鐘。沙。克。司。曰。法。金。受。縛。確。乎。託。貝。曰。確。衆。又。無。言。沙。克。司。忽。怒。曰。汝。輩。胡。不。慰。我。以。言。三。人。皆。久。嘿。不。敢。出。話。沙。克。司。曰。我。今。日。至。此。能。容。我。耶。抑。將。賣。我。託。貝。曰。汝。以。此。地。爲。安。者。卽。可。同。居。沙。克。司。忽。迴。顧。曰。尸。埋。乎。三。人。皆。搖。首。報。之。沙。克。司。又。愕。顧。曰。胡。不。趣。埋。忽。又。曰。誰。叩。門。者。託。貝。曰。容。我。觀。之。汝。輩。勿。懼。遂。下。少。須。同。卻。立。入。卻。立。一。見。沙。克。司。卽。曰。託。貝。汝。胡。不。告。我。沙。克。司。此。時。畏。死。亦。與。卻。立。鞠。躬。卻。立。曰。汝。引。我。他。適。沙。克。司。曰。卻。立。乃。不。識。我。耶。卻。立。退。走。曰。汝。殺。人。之。厲。鬼。幸。勿。近。我。沙。克。司。以。目。視。地。無。語。卻。立。曰。衆。聽。之。吾。今。不。畏。彼。矣。官。中。圍。門。者。吾。第。一。首。指。其。人。卽。欲。殺。我。我。亦。無。懼。決。供。其。人。無。諱。衆。當。知。彼。爲。殺。人。之。人。衆。有。天。良。者。

勢宜助我縛之語已攘臂取沙克司。沙克司不之備。竟爲按之於地。三人愕然。竟不能前。沙克司力拳卻立。卻立擒之。弗釋。大呼捉賊。然力薄不能勝。沙克司沙克司已。以膝跪卻立。喉際卻立幾死。託貝忽引沙克司以手指窗。見窗外火炬如龍。萬聲雜動。似無數之人爭過木橋。其中尙有馬蹄之聲。似武弁以兵至者。叩門之聲。至厲尙有閒人臨觀。大呼捉賊。卽膽巨之人。至是亦顛卻立。仍大呼救命。取賊。其下有人曰。力碎。其扉賊在彼間。樓下又爭呼曰。吾奉王命取賊。卻立大呼曰。賊不能啟。關官人可碎扉入。於是聞以石碎門聲。沙克司曰。彼尙呼。豈趣以物縛而囚之。因曰。彼處佳。則力推入於暗室。扃其扉。問此三人曰。樓下之門堅乎。三人皆顛曰。門皆雙鑰。加之。以鍊沙克司曰。窗門如何。託貝曰。皆加鐵柵。沙克司開窗面下而言曰。儘爾所爲。我均有術。以拒汝。樓下人見沙克司。咸大呼。有人言曰。縱火焚樓。有人言以槍死之。然騎馬之人尤焦怒。下馬入人羣中。言曰。有人以梯至者。賞二十金。鎊令出萬人爭傳。其聲購賞地狹人稠。竟無展布之地。勇者竟欲沿壁直上。顧乃不獲。此時沙克司力。

閉其窗言曰汝有長繩否吾自屋頂以繩下墜從後戶越溝而逃趣來趣來汝欲賣我者我先殺爾三人三人懼以手指繩所在沙克司得巨繩竟上屋頂臨河之窗本以磚塞之祇卻立所囚地有小窗通空氣卻立引首出外呼衆司後戶迨沙克司登屋時羣人亦繞出後戶沙克司登時挾板以爲墜河尙據板上不至於溺乃一望樓下心虛不敢卽落河水復退但有泥滓而圍樓之人仰見沙克司凌高遂不復聲靜待其下捉之及見欲下不敢則又鼓噪前門之衆均集後戶而來彼此互擠火炬燭天人人咸以面上仰隔河人家亦咸出首於窗戶每窗咸露數人之首如畫重疊人矣木橋之板以人多幾不能任且折好事之人尤爭集欲一見兇人之面忽聞橋上有人言曰苟得是人者予五十鎊忽聞有人言門破矣又有人言以梯登矣消息一傳衆知罪人斯得皆却退擬在街上聚而觀之於是勢乃少殺沙克司知逃無可逃思直跳而下墜於污泥之中夜黑或可得免時樓中梯級已有脚步之聲羣人爭上心乃愈恐遂以巨繩縛煙囪之上繩端縛之腰際徐徐下墜至於河次以刀斬繩

而逃。此時方將繩圈入頸。勢將移之脇下。卽聞其下有人言曰。賊以繩自套其脇。將下墜矣。衆備之。沙克司自黑中一觀。有二睛兇視。疑爲南施鬼眼。則大叫脫其足。下墜。脇繩未穩。竟套頸上。一下至三十五尺。二手旁伸。頸上受繩。已縊死於樓半。手中尙握利刃。備以斬繩者也。沙克司尸所掛處。卽卻立受囚之所。尸身適蔽其窗戶。卻立伸首推尸向下。呼曰。賊縊於此。汝輩趣以梯取賊尸而去。時沙克司之狗聞主人登屋亦隨之。而上見主人下墜。亦跳越而下。適腦觸巨石立破而死。沙克司於黑中見鬼睛者卽黑狗

眼閃
爍也

第五十一章

前章所敘事。過後可二日。倭利物已駕高車。向其所生之地而行。其行且速。與之同車者。密昔司麥烈密斯羅斯貝德温及醫生。而白龍路則別有一車。脅一人同行。車中無言。以倭利物此時心緒起落如潮汐。至於噤不能聲。同車之人亦以身逢奇事。各有所思。咸無言。倭利物自此二女人口中。述孟克司語。顧未甚了了。知此去定能

詳晰矣。至於日來南施之死。沙克司之縊。事至凶慘。醫生令諸人祕不之示。語白龍路曰。茲事且晚當立白。惟當徐徐言之。勿令驚愕。致暈。於是車中力祕不宣。願倭利物雖無言而沿路觀諸景物百端皆足致慨。時謂羅斯曰。吾前此出時此爲隱身之小溝。此爲跳越之短籬。又得一僻路言曰。遵此可通曼恩之家。語至此忽思迭克因自言曰。嗟夫。迭克此時果見汝者足助汝矣。羅斯曰。汝轉盼卽見彼矣。行當告彼。汝今安樂且得錢矣。尤當告彼以種種佳消息。尙不敵故人相見之爲樂。倭利物曰。然吾甚欲脫彼於此間。厚其衣食。且延先生教之讀書。密斯羅斯以爲何如者。羅斯曰。佳此時。倭利物淚被其頰。乃亦不能詳語。但曰。果密斯見此人者亦必加以憐愛。彼若述其生平。密斯聞之亦將淚泚。第此淚尙易乾耳。已而車至村市。倭利物躍躍欲狂。衆爭止之。又見蘇阿白雷。轡肆景頗衰落。而人家風物如故。甘菲而之車尙停於酒家之外。卑田院俄頃見矣。門外闔者仍爲老丐。倭利物見而大震。旣而思之。吾今何震者。乃復言笑如恆。車旣過時。人家開窗而視。倭利物觀之。幾疑爲昨日亦曾過。

此者蓋人人如故狀也。意前後苦樂猝易竟同。噩夢顧乃非夢真也。車至一大逆旅門外。格林威格已立門外奉迎。見女子無老無少。下車咸與親額。幾自信身爲諸人之祖父。無一不加以撫愛。笑靨承迎爲樂。無藝而自食頭顱之言亦絕口不道矣。入時餐飯既陳。臥具亦整整。如其人數。雖初至至忙碌。迨部署既訖。人人又相視無言。白龍路則不與諸人同飯。偕孟克司飯於別室。醫生及格林威格則來往於二室之間。商酌聲響極微。有一次延麥烈出話。可一句鐘始歸。二睛皆赤。其狀似哭。倭利物及羅斯相視愕然。則皆微語。於是至於九點鐘。倭利物及羅斯以爲今夕無事矣。忽見醫生及格林威格同入白龍路。則別偕一人同入。倭利物大驚立起趨避。白龍路曰。此爲爾兄倭利物。思此人卽郵局欲肆歐之人。又在別業樹陰中與法金同立。所曾目覩者兇人也。而孟克司見倭利物則張眼作不屑狀。卽於門次覓小榻而坐。白龍路手中執束楮。近倭利物羅斯之次。言曰。我爲是事中心殊歉。然必令孟克司對衆自敘其事。孟克司他顧曰。汝所欲爲之事趣爲之。吾不欲更留是間矣。白龍路引

倭利物至孟克司前言曰此兒爲爾外母之弟卽爾父爲吾之老友愛德溫利福及爾外母安尼司佛來敏所生之兒也安尼司因產是兒而死孟克司怒曰是卽孽種白龍路止之曰汝出口無狀卽詈爾父汝縱詈若父又安知若父又有此兒生於是間孟克司曰是固生於卑田院者因指白龍路手中束楮言曰汝已書之無待吾言白龍路左右視訖謂孟克司曰非爾自言無可也孟克司曰衆欲聽者聽之面倭利物曰彼父病於羅馬彼父之妻卽吾母聞耗卽攜我赴羅馬視其人此去固爲收產而來不爲愛情來也吾父母之不睦吾知之甚審吾去時父已昏迷明日遂死自篋中得二緘后書年月卽生病之第一日書以與汝者指白龍路其上尙書云待死後再寓此書其中有書與安尼司更一緘則遺囑矣白龍路曰書中何言孟克司曰書中多言乞上帝賜福以在英國時未嘗以已娶之言告安尼司則給之曰今茲尙有隱衷將來必以白汝誰知此女信我甚篤遽爾失身且孕此書中遂一一自敘其過惡請於私處生兒我果生者必爲汝部署後事果不幸而死者則罪不在汝亦不在兒罪專

在我書中尙言前此尙贈爾髮一束金戒指一中鐫爾名安尼司備成禮後更鐫爾夫之姓此物須爾留之懸諸胸際後此書詞多模糊語無次序可覓似神思昏也倭利物聞至此淚下如麻白龍路曰遺囑中又何言者孟克司不言白龍路曰吾爲爾代言之遺囑之前有小引敘夫妻不睦之故又言所生之兒自少不肖聞母氏之言痛恨其父遺囑付爾母子每年每人八百鎊一切產業析爲二股一付外婦安尼司佛來敏尙有一股留付所生之兒果所生女也卽以此產予其人無他部勸果男也必令此子在二十一歲中無爲敗名毀家之事方與其人吾之所以丁寧至此者以吾外婦安尼司人極和厚必能教子果非佳品者則悉產與我長子此語蓋警長子之不肖故用是以戒外婦令勿溺愛孟克司曰吾母已焚其遺囑矣且歸告安尼司之父水師員弁之前力斥其女之醜於是員弁羞不自忍挈其二女逃至威而司變其姓名不令人知然其長女潛逃而出彼父百覓乃不可見以爲羞憤自裁老人心碎旋亦奄化而去語至此不言白龍路爲續之曰逾數年後此人之母至吾家

此孟指孟

司克省。余時孟克司竊取其母所有逃越於外。母子遂不同居。以所有之錢。或賭或淫。至於行僞。券在倫敦。中與宵小爲伍。其母已憤而病。一一述而告余。且言欲面其不肖之子。後始卒。顧乃百覓不可得。見僮乃得之。同至巴黎。而母旋逝。語後孟克司又自言曰。吾母死後。遂一一告我以軼事。語余曰。防吾父之外婦。實未嘗死。孽子亦存。吾卽立誓告吾母。果有寸進。必死。是兒且以計令彼伏法。吾母之言。乃果驗。竟逢之於路。吾圖謀甚邃。設非爲人所敗者。吾功成矣。語時頓足。恨恨不已。衆聞之。咸大愕。白龍路曰。彼同謀之猶太人。得孟克司之賄。堅留倭利物爲賊。及第二次入密昔司。麥烈家。則又賄囑法金給之外。出狙獲其人。故同至別業。審視其眞僞。語至此。復面孟克司曰。女更言緘髮與金戒指事。孟克司曰。此物卽從所言之夫婦二人買得者。此物蓋得自老媪手中。而此老媪又得諸安尼司胸際。白龍路與格林威格示意。格林威格出左手推考尼。右手挽本特。而同入本特。而見倭利物。卽曰。汝爲小倭利物。耶。汝行後。吾至爲汝憂之。考尼曰。此時尙何作。此讐言。本特而曰。此天性不能自忍。

者。吾。自。少。見。其。長。成。至。此。今。茲。得。諸。貴。人。憐。愛。吾。烏。能。不。喜。吾。平。日。愛。小。兒。同。我。句
我。句。我。祖。父。也。格。林。威。格。鄙。之。曰。汝。勿。過。悲。本。特。而。以。手。捧。心。言。曰。吾。當。以。術。自。制。
其。傷。心。及。見。白。龍。路。則。僞。爲。相。識。曰。汝。邇。來。佳。乎。白。龍。路。不。答。指。孟。克。司。曰。汝。識。其。
人。乎。考。尼。曰。否。本。特。而。曰。素。昧。生。平。白。龍。路。曰。汝。曾。以。物。售。其。人。否。考。尼。曰。無。之。白。
龍。路。曰。有。小。金。匣。中。貯。戒。指。憶。之。乎。考。尼。曰。汝。乃。夢。囈。胡。爲。以。生。人。作。狂。囈。白。龍。路。
復。示。意。格。林。威。格。格。林。威。格。立。出。引。龍。鍾。老。嫗。二。人。僕。行。而。入。先。入。之。人。言。曰。老。沙。
雷。死。時。汝。屏。我。於。門。外。然。能。閉。汝。門。不。能。閉。汝。聲。也。第。二。人。無。齒。卽。搖。首。曰。聲。安。可。
閉。第。一。人。曰。沙。雷。與。汝。言。吾。皆。聞。之。明。日。吾。見。汝。手。一。紙。赴。質。庫。第。二。人。曰。吾。尾。汝。
後。見。所。贖。爲。一。小。匣。汝。乃。不。見。我。也。格。林。威。格。曰。汝。曾。欲。見。質。庫。中。人。否。考。尼。曰。勿。
須。此。人。汝。輩。旣。已。周。知。吾。尙。何。言。物。固。吾。賣。然。決。不。可。覓。今。尙。何。言。見。詢。白。龍。路。曰。
無。之。惟。吾。將。告。之。區。官。汝。二。人。決。不。能。更。留。彼。中。用。以。害。人。汝。夫。婦。行。矣。本。特。而。尙。
逗。遛。不。去。言。曰。區。區。末。節。詎。卽。絕。吾。家。生。路。耶。白。龍。路。曰。如。是。判。決。汝。尙。僥。倖。本。特。

而見其妻先出。卽微語曰：「罪不屬我，而屬彼。」白龍路曰：「毀金匣時，汝固在側。且法律中女子所爲事，咎屬之夫。汝罪較考尼重也。」本特而曰：「法律如此，然則言法律者亦一驢且老鰥耳。須令彼多閱歷，用張其眼。」語後，自出。白龍路語羅斯曰：「姑娘勿恐，以手授老夫。老夫尙有言請爾聽之。」羅斯曰：「事關於我者，幸勿言。吾力不自勝，其悲白龍路曰：「此亦無術，惟今日言之爲當。」卽對孟克司曰：「汝識此女郎乎？」孟克司曰：「識之。」羅斯曰：「吾奚識汝？」孟克司曰：「吾常見女郎白龍路曰：「吾適言安尼司之父有二女，其一安尼司，其一誰也？」孟克司曰：「其一人當彼父逝時窮迫無依，爲一貧家鞠爲己女。」白龍路引麥烈前，卽趣孟克司曰：「更言之。」孟克司曰：「此在他人，決不如此。」女真姓，惟仇人之心，則萬不能釋。然此女真姓，遂爲吾母所得。吾母得此貧人時，其父貧不自聊。吾母尙微以錢調之，語之曰：「彼家爲賤品，遂蟻是女爲私生之兒。於是二貧人亦不之愛，備極磨折。後此爲一赤斯忒寡居一老夫人收養，其人氣象乃一變，居然富貴矣。以後乃不之見，直至於今日。於是密昔司麥烈力抱羅斯曰：「恣彼凌蟻老身愛。」

汝一無所減卽蠲我物產亦不汝遐棄羅斯亦倒入麥烈懷中曰吾恩人吾母氏吾心碎矣麥烈曰此真好事倭利物汝前拜阿姨矣倭利物卽抱羅斯曰姨氏非親吾必呼爲姊姊羅斯羅斯吾親愛之姊姊也於是二人相將入別室抱持嗚咽不已讀吾書者試思此二人者自以爲身是世上畸零之人乃不知有父母今忽洞然如見天日樂何如也然而生身之人已不之見矣二人嗚咽言懷至於極久及聞有叩門聲倭利物始起啟關見爲海雷倭利物徑出不留海雷移榻近羅斯曰吾親愛之人爾事吾已了了今日之來卽遵守前言謂一年更來面汝羅斯曰有之海雷曰吾前言汝肯下嫁者則以功名富貴與卿共之若仍云吾家門戶不與爾等差則吾願悉蠲棄其功名富貴與爾偕老羅斯曰吾之宗旨今尙未改終覺老母之恩決不可忘汝何爲決棄功名富貴而從我重滋母氏之憂海雷曰然則汝忍心極矣羅斯哭曰海雷海雷我豈忍者亦豈願爲此海雷曰既不爾者則爾我終身之倖福胡因堅癖而盡毀之吾今決定不於世界中求人事故汝果允我者我定於村中爲牧師與爾同

度時光則我家門地與爾無分汝亦何惜此區區者不我憐憫耶
格林威格在外大言曰天下候情人道歎曲其事至難語次忽見此二人挽手相將
而出格林威格視久復大言曰老夫今日放肆無等矣今將斟此杯酒爲海雷之新
人引滿而祝無量之福羅斯羞極以目視地而醫生及白龍路咸相續引滿爲壽麥
烈問倭利物曰孺子安往入時胡淚滿其頰茲事何也外史氏曰天下事安有盛滿
而不缺者往往所最凝望乃不之遂而迭克死矣

第五十二章

此章論法金事矣時公堂之上自樓上及於樓下觀者如堵牆一寸之地均有人爭
競目光爭注屋隅法金所蜷伏之地法金一手扶闌以耳傾聽問官向陪審者述法
金罪狀有時引目環視陪審諸人有無矜恕之意及見諸人皆赫然無語則自向其
律師乞憐求免其死然目動而身則無動如石象矣迨問官語旣法金尙傾耳聽忽
見陪審諸員咸附耳而語觀者爭覩其面遠者竟出千里鏡嚮法金面人人咸作色

指目其惡。卽諸閨秀及諸婦人。亦不加憫恤。似以伏法爲當。忽聞人聲稍靜。陪審者向問官請問。遂退入別室。商定讞。人人魚貫出。咸過法金闌前。法金欲於諸陪審中。定其吉凶。顧皆無得。此時獄卒引之坐。法金亦昏憊。隨獄卒所指處坐。乃不知坐榻之居何嚮也。仰視人羣。有出糲而食者。有麾巾自扇者。此時法金若自忘其身。但注意他人之舉動。至思問官所御之衣。其值爲多寡者。尤見肥壯之人。乃思其食否。其食所又在何處。所食又屬何物。目之所接。卽究其人之生平心緒。乃抽出無窮。初亦非自忘其生死。但心不自凝。圖救已事。雖身顛而眼赤。脣焦且自數其闌干。不已見一斷者。則思法宜修理。方萬緒紛撓。間有人言衆靜。陪審官歸座矣。人人仍過法金前。又莫悉其凶吉。萬聲都靜。中見陪審者向問官言曰。罪人情實當死。於是堂之上。下皆發聲而喊。堂外不能入者。亦發聲應之。聲止後。問官語法金曰。汝尙何言。法金雖仰面而聽。至問官第三問。始覺其問已。但報曰。吾老矣。吾老矣。已而不聞聲響。張吻欲希生路。獄卒已引之曰。汝行法金迴顧。卽隨之行。至於堂外。尙有候審之人。亦

有親戚故人。與候質者語。顧無一人與法金言。但聞作不屑嗤鄙聲。法金恨極。竟伸拳作欲毆狀。卽有二人左右脅之入監。以去。入時則徧覓其身。都無可死之物。遂鑰其扉。法金坐於石榻之上。以目視地。欲自凝其神。思問官所言。似頗憶有纒首二字。時天色垂黑。因憶黨徒之中。收局亦正如是。其中尙有多人。則爲己所傾陷而死。尤見有一人。繩一加頸。卽挺然而僵。或卽拘於我所居之地。思極而懼。謂此黑屋。胡以不予吾燈。乃立起。以手搗門不已。少待有二人入。一人執燭。一人負褥。以法金爲待死之囚。故以二人監之。時長夜已屆。人人咸望天明。惟法金之心。則以遲明爲懼。謂東方一白。夕陽一落。在在皆趣死之方。已而天明。黑屋仍無光線。悠悠又入夜矣。此監中日月。似修似短。所謂修者。漫漫長夜。若無旦期。所謂短者。則鐘聲。纍纍直驅光陰。而逝去死之日。乃逾近。於是怨咎頓生。椎胸搔髮不止。至於禮拜六夜中。自思但有一夕之延。思極而天已明。是日爲禮拜日。其夜始悟明日死矣。亦初不與二人交言。此二人亦冷淡不與法金語。法金之狀。乃如張眼入夢。夜中狂號迭出。此二人本

一睡一醒至此則皆無睡。坐以監之。方法金受繫。以拒捕格鬪受創。則以布裹之。鬚髮交亂。鬚已成結。熱重肌皆欲裂。聞鐘聲自九點至於十點。及至十一點。心肺跳躍不止。計更聞十一點者。死期至矣。大概待死之囚。夜中情狀。幸獄牆高蔽。人不之知。苟有見者。方知人世畏懼之狀。至此均不能曲繪而求其肖。是日自晨至午。均有人至監外問法金之罪。能否肆赦。及聞立決。則大悅。傳語其朋友以去。又爭度法場之地。觀法金死處。直至於十二點鐘。至監門外探者始靜。此時白龍路引倭利物至監外矣。在法閒人不得入監。而白龍路得官中文憑。守獄檢驗後。即縱之入獄。卒曰。此事安可令公子見之。指倭利物白龍路曰。法金肆惡時。此童子固已見之。今其人臨命。何妨使之。一觀。獄卒稱可。遂引二人入黑暗之甬道。及一號門之口。禁卒以鑰匙微叩其扉。侍法金之二卒自內出。各自欠伸示倦意。招手令入。法金方坐石牀之上。左右動搖其色。如甫桺之獸。初不類人口中時時作狂囓。曰。卻立。汝佳。倭利物。汝來耶。汝衣着甚美。卻立。汝引之入寐。獄卒語倭利物曰。汝勿驚。彼狀咸如是。白龍路及倭利

物咸挺立而視。法金曰：引之入寐。汝不聞耶？布而忒之頸。汝鋸斷之。且我此遭之獄。倭利物與有力焉。獄卒卽醒之曰：法金。法金亦曰：法金。卽爲吾名。嗟夫！爺爺我老矣。獄卒拊其肩曰：汝凝其神。是間有人顧汝。汝究能辨人否？法金曰：我不久卽非人。兇光怒發言曰：彼人何力足以殺我方？欲跳跟獄卒力把持之曰：客何言者？恣言之。向後將不能更語。白龍路曰：孟克司言尙有一物在爾處。有之否？法金曰：無之。彼輩盡妄語。白龍路曰：汝俄頃且死。何隱匿爲趣見告孟克司所寓之物又安在？汝知否？沙克司已伏誅。孟克司亦自承其罪。汝亦將死。留此物安用者？法金忽見倭利物卽曰：倭利物前有言囑汝。白龍路不聽之前。倭利物曰：吾不之畏。遂前。法金曰：此物在吾屋煙囪中有小布囊裹之者是也。吾今與爾同出。可乎？力推倭利物前行。狼顧欲隨之。出且曰：彼有問者。但言吾睡熟。汝苟引我。必可出無梗。我者倭利物下。淚言曰：上帝恕此可憐之人。法金曰：汝但語此得矣。我先出此門爲佳行矣。勿夷猶誤吾事。獄卒問白龍路曰：尙有何語？白龍路曰：無之。吾見是人迷矣。何術足令之醒？獄卒曰：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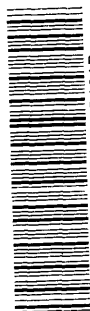
今世或不之能君輩出矣。門開法金卽曰趣出趣出。二人旣出法金欲隨。率力擒之。入法金尙引倭利物之衣。二卒力拔出倭利物。法金大肆其手足之力不勝。二卒則大聲呼。詈白龍路在甬道中尙聞其聲也。倭利物出禁。幾欲暈於道周。遂凝立獄門。閉目可一旬鐘。始邈迤出大門。旣出東方白矣。門外人已大集。而左右窗中人人爭出其首觀者。之中有吸菸者。賭博者。彼此相擠及調詼者。萬聲囂動不已。此時處處皆生氣。獨人叢中有木臺上列纓首之架。二繩下垂。則死氣令人生怖也。

第五十三章

凡吾書中所敘之人物。人人威有歸宿矣。然尙有數語宜收束者。令人知其究竟。此三閱月後海雷及羅斯在村間禮拜堂中成禮。此禮拜堂卽海雷後此講道爲牧師之地。而所搆之新居。卽於是日遷徙海雷羅斯家於是矣。密昔司麥烈隨其子婦同居。自問一生行善。居此村中心身皆逸。直至於奄化而止。至倭利物之遺產。落於孟克司母子之手。揮霍垂盡。所剩之遺。與孟克司分之。人得三千餘鎊。若如遺囑所言。

則餘資應歸倭利物。白龍路以爲孟克司長兄分之。以半。或不至於困貧而益獷。亦得藉此爲改行之地。倭利物初亦弗較。如約分之。孟克司得錢。亦不還其故姓。仍名孟克司。以金至米洲。至時仍揮霍。既盡。復墜入於下流。偷竊僞券之事。仍恃終不反。終乃死於獄中。白龍路則繼倭利物爲子。同其子及貝德溫移居近海雷。兩家至親。過從無虛日。醫生洛司朋自見海雷成禮後。仍歸吉忒斯。以朋友遠離。則大厭倦。強支三數月。謬言是間空氣。於衛身弗宜。遂謝去其業。傳諸其徒。亦移居近海雷。忽云病愈。長日栽花釣魚。治木匠之藝。用以自娛。然鹵莽之習。始終無改。與格林威格竟成莫逆。格林威格亦老鰥。恆造其家居。必數日助之灌溉。惟初不自承其過。雖花萎竿折。皆委過他人。每至禮拜之日。聞海雷在教堂講道。則卽人叢中斥駁。白龍路則時時調詼。謂汝言倭利物非佳。今如何者。格林威格曰。是事我無過。是日對表。彼究不歸。則我未嘗無知人之明也。哪亞首首法。金官中原其罪。顧既免罪。無以爲生。後乃爲官偵探。用以舉發人罪。卽緣本特而及考尼既落職於卑田院中。變其所有而

食之。食盡則考尼入貧婦院。本特而入。卑田院不爲司事之人。爲仰食之人矣。極而司及白立忒爾二僕。尙居舊主之家。極而司髮禿矣。白立忒爾向所名爲孺子者。鬚亦白矣。則長在禮拜堂中。爲趨走之使。然時時來往於白龍路家。醫生家。村人竟不別此二人爲何氏奴者。卻立旣見沙克司。則大懼。自念仍爲賊耶。或治藝。兩較則治藝爲長。因先役於村人家。繼則爲急足。後乃在腦珊木丹中爲銅匠。後亦少康。以上諸人均敍及。將擱筆矣。然不能不思及海羅斯。倡隨之樂。我欲敍其家中無事時。出撫貧人。入則仰侍老親。下筦兒輩。似此好韶光。固善人之所應享。何庸詳書其事。白龍路年老。但以課子爲生。倭利物學亦日進。白龍路觀之。彌念死友倭利物母。柩當時藁葬。已無從覓其斷墳。但卽禮拜堂立一紀念之碑。上書安尼司乳名。不標以姓。羅斯及倭利物禮拜之後。恆至碑下。憑弔夕陽也。



AS41 212 0005 3401B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賊 史一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原 著 者 英 國 卻 而 司 迭 更 司

譯 述 者 閩 縣 林 和 魏 易 紆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西 安 大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蘭 谿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林 琴 南 先 生 譯

言情
小說

迦 茵 小 傳

定價大洋一元

是書下卷舊有蟠溪子譯本久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惜闕其上帙致閱者變其果而莫審其因未免悶損林君琴南於哈氏叢書中覓得是書足本特為彙譯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俠之情不媿稱曠代奇構且於蟠溪子原譯未嘗輕犯一字而纖悉精詳足補原譯所不及

言情
小說

紅 礁 畫 漿 錄

二册定價八角

是書叙一女子貌美而多才偶掉小舟游海上邂逅一少年律師一見之餘兩情即洽俄而大風雨舟覆二人胥溺女瀕死猶握律師之髮力拔之卒俱遇救由是定生死交愛好之私甚於伉儷而終不及於亂乃其後又生種種阻力千磨百折卒之女為情而死以身殉情且以保全律師之名譽人奇事奇譯筆尤能曲曲描寫纏綿悱惻哀豔動人

言情
小說

洪 罕 女 郎 傳

二册定價七角

是書敘一女子始與一貧士相愛悅欲委身事之顧中間為家計所逼迫不得已變計許嫁一碩腹賈賈儉父也曾未幾時遽爾敗約而貧士適於意外獲多金足相响沫女卒歸之成佳偶焉其中情節詠奇文筆優美令人閱之娛目快心允推寫情絕構

言情
小說

玉 雪 留 痕

定價四角五分

是書敘一書賈多財而驕性尤刻薄一少女著書售之賈賈刻待之賈有猶子心憐少女弗直賈賈怒並逐其猶子後賈因事航海適與女同舟舟破流落荒島瀕死而悔少女因感其猶子恩義竟挺身忍痛刺其遺囑於背歸國以訟之官設種種辯駁復袒背而示公堂卒爭回巨產而與其猶子成伉儷焉俠腸義膽密意深情色色俱到誠佳構也